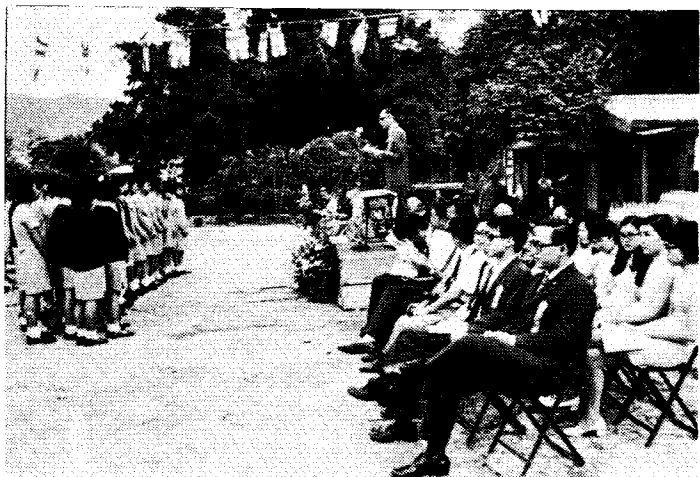


内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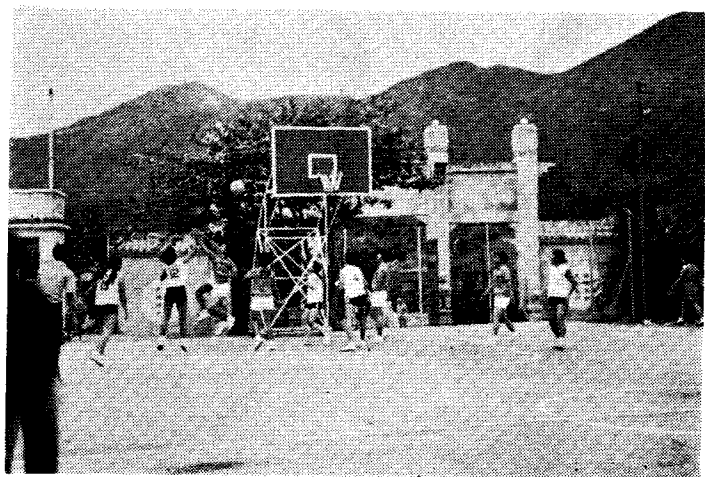
3





↑ 校長鄧潤棠致頌詞

妙法寺內明書院 十週年校慶



↑ 本校與元朗官立中學女子籃球隊友誼比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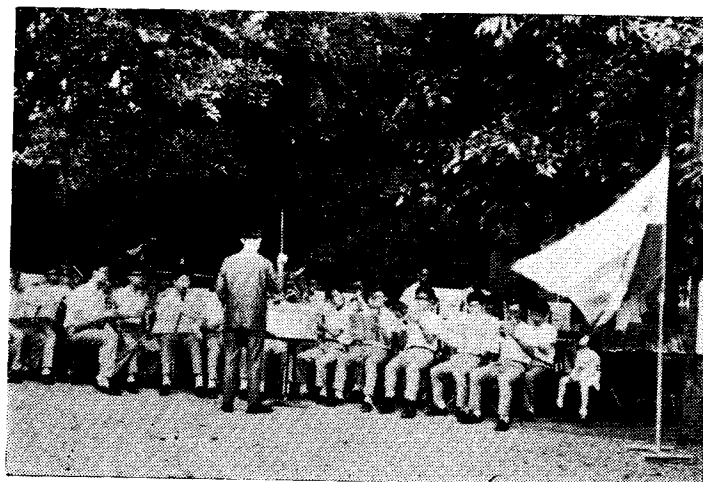


→ 由藍地花炮會醒獅在妙法寺門前表演



← 校慶口音樂會熱鬧場面

↓ 香港培英中學樂隊表演情形



香港佛教學校恭祝教主聖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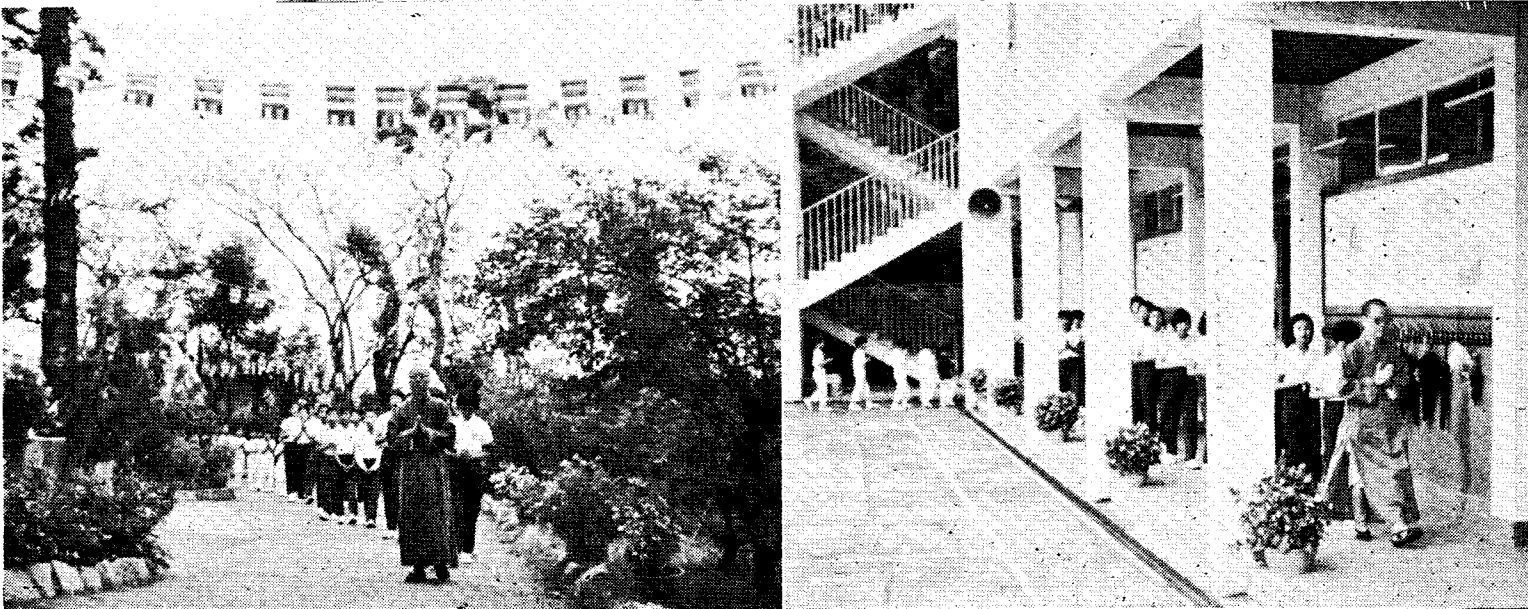
↓ 洗塵法師講解佛誕意義



↑ 佛教書院院長黃國芳副院長
白志忠領導學生浴佛



↑ 洗塵法師迎請太子入大禮堂
← 寶覺分校校長慧瑩法師演說



→ 寶覺分校校長領導學生浴佛

目 錄

5	天台思想的一念三千（上）	聖 嚴	■
8	空海的文鏡秘府論與文心雕龍的關係（上）	黃 錦 鉉	■
30	我對陸象山之學的一個看法（一）	胡 信 田	■
35	和平始於正義	蕭 輝 楷	■
11	廣東歷代詩僧簡介（三）	慧光居士	■
14	賢首五教的心識觀（二）	如 釋	■
17	佛說四十二章經講話（二）	聖 印	■
19	碧巖錄講義	王 進 瑞	■
22	瑜伽師地論披尋記彙編（三）	韓 清 淨	■
24	空心、了性、無智亦無得	雲 妙	■
26	福慧與人生	暢 懷	■
29	從內明說起	釋 澄 眞	■
37	教導孩子的學習態度	白 志 忠	■
39	論孟子與世界文化主流	李 譯 咸	■
42	角板山旅居記	楊 連 偉	■
43	木的自述	凡 鳥	■
44	心雨記	胡 猛 浪	■
46	佛教書院詩課	學 生	■
47	維多利亞公園遊記	韓 堯 森	■
48	內明通訊		
50	教界簡訊		
54	圖片畫頁		

社 長 釋敏智
督 印 人 釋洗塵
發 行 人 釋金山
編 輯 本刊編委會
出 版 者 內明雜誌社
藝 術 設 計 佛院藝術系

佛元2516 中華民國六一年六月八日出版
西元一九七二年

社址：香港九龍深水埗醫局街一七六・一七八號
承印：文采印刷公司 電話：H七一一六五四

天台思想的一念三千(上)

聖嚴

本文也是我於去年讀博士課程第一年中的一篇研究報告，在此之前，我也不是研究天台宗的專家，故就本文的內容而言，學術思想史的整理介紹，多係依據近代日本佛教學者們的已有成果，唯其對於中國的佛教界而說，尚是新鮮的東西，所以把它譯成中文，提供並就正於內明雜誌的編者和讀者。——作者附記

一、天台思想的傳承

不用說，天台思想是由天台宗的創祖智顛(538—597)的發明而來。但是，天台宗既屬於佛教的一大學派，便不能沒有來自印度佛教的根據。此在智者大師本人，並未加以說明。然在作為其學派傳承者的弟子們，這却是一樁大事。天台門下的最大功臣，是灌頂(561—632)，因此，在他為天台大師筆錄的「摩訶止觀」的開頭寫序，即提到了天台學派的傳承系統。他所提示的，有兩個線索：一是依據「付法藏因緣傳(經)」，從釋迦付法迦葉為初祖，經阿難陀、商那和修，而至師子比丘，共二十三代祖師。唯此和智者大師之間的關係，尚不夠明確，故其接着又舉出了第二個系統，以龍樹為其高祖，其下依次是北齊的慧文、南岳的慧思，而到智者大師，共為四人。①

此到天台六祖，荆溪湛然(711—782)所寫「摩訶止觀輔行」之中，即將前者的二十三祖，稱為金口相承，後者的四祖，名為今師相承。這兩大系統的前者，是印度的傳承，龍樹即是其中的第十三代祖師；後者是由印度而開出了中國的天台，龍樹又成了中國天台學派的高祖，故在天台宗而言，對此兩個系統，無不尊重。至於中國的慧文，和印度的龍樹之間，如何連結起來，那就無從追索了。

事實上，這種法脈相承的觀念，雖受傳統的佛教，特別是禪宗及天台宗之所重視，却是未必可靠的，若照「依法不依人」的原則而言，也是不必要的。其中尤以「付法藏因緣傳」這部書的

真實性，亦頗有疑問，此在宗代契嵩的「傳法正宗論」卷上，即推定其為北魏曇曜的偽作，近代學者，則以此書是曇曜依據來自西域的吉迦夜的口述，再參考了阿育王傳、大智度論卷二的記事、以及馬鳴龍樹、迦那提婆等的傳記，新編而成者②。

不過第二種所謂今師相承的說法，的確是可信的。我們知道，天台智顛，是南岳慧思的門人，南岳則曾於北齊的慧文禪師處稟受禪法。因此，在禪法的基礎上，慧文、慧思、智顛，乃是一線相承的。再看慧文禪師，是依大智度論作為修禪的根據③，從慧思及智顛的著述之中，也可明顯地知道他們三位，均對龍樹的大智度論，極為重視。

另從思想的發展上看，天台的一念三千，是受自南岳的一心三觀，南岳的此一思想，是來自北齊慧文的三智一心，北齊又是淵源於大智度論第二十七卷的「三智實在一心中得」。可見此一禪法為中心的三位中國祖師，之能開展成天台學派，源頭是出於印度的龍樹菩薩。

說起龍樹菩薩，他的思想的幅度，極其廣大而又高深，單就實相論的體系而言，他造了四部論書，此對中國佛教的影響之大，可謂空前絕後。這四部論書的書目是：

- 一、中論。
- 二、十二門論。
- 三、百論。
- 四、大智度論。

中論及十二門論，闡揚的是以空諦為主的實相論；大智度論

則是闡揚以中諦爲主的實相論。故在譯成漢文之後，也在中國形成了兩個學派，吉藏大師（549—623）承受了空諦的實相論而成立了三論學派。北魏之際，由於道場的兼重智論而被視爲四論學派的創始人，唐之吉藏，著有三論玄義，同爲唐代人物的均正，則著了四論玄義。

至於天台宗，既非三論宗，亦非四論宗，而是就智度論的立場推展出來的。不過，重視智度論的人，早在羅什的門下，即有僧叡（378—444？）的研究了。僧叡重視智論，同時也研究法華經。此一羅什的系統，也正是龍樹的學派所傳。故到南岳慧思，在信仰的實踐方面，採取般若經立場的智論，在教理方面則以法華經爲其中心。由此傳至智顛，便以法華經和智度論的統合發揮完成了天台學派。但是，龍樹的實相論，尙是屬於論理的，到了南岳慧思，所主張的一心三觀，已從三智一心的基礎上，又接受了地論派及攝論學派所唱如來藏緣起論的實踐觀之影響，而成了唯心論的實相論，但其尙未及於每一衆生的當下一念，此到天台大師智顛，始採用了法華經的十如是，智度論所說的三種世間，乘以十法界，便成了衆生當下的一念之中，即具足三千世間的諸法性相，這是個人的實相論了。

然而，衆生當下的一念心，分有眞妄兩面，智顛尙未論及，到了天台宗的第六代荆溪湛然（711—782），才對之作了申論。可是，這個一念心的眞妄問題，竟爲趙宋時代的台家子孫，帶來了所謂山家派與山外派的四十年之論爭或七年之論爭，那就是四明知禮（960—1028），站在妄心的立場而註釋湛然的「十不二門論」，孤山智圓（972—1022）雖也站在安心立場，却是唯心論者而非實相論者。雖然兩派均以自家爲天台的正統，天台學派畢竟是實相論者而非唯心論者，故其結果，四明派獲勝而名爲山家派，孤山派則被貶稱爲山外派了。

追究其中的原因，兩方祇是在觀心修道的理論上爭持不下，四明派以爲修習止觀的工夫，是由觀照安心着手的，如果直接觀照眞心，眞心是不動的無相的，根本無處着手。在山外派的源清以及洪敏等的看法，一念三千的那個一念心，必然是眞心，安心

爲幻法，豈能具足三千世間，所以用功觀照的那個一念心，定是眞心的第九識，而非如四明所說的是陰妄的第六識。實際上，此也正是實相論和唯心論所持觀點的不同之處。四明是指有相及無相的一念心，源清等人則係指的眞常的一念心。

天台宗本爲實相論的學統，怎會引出了唯心論的派別，這是很饒趣味的問題。其癥結是出於「大乘起信論」的思想，起信論這部書，是唯心論系的重要典籍，因爲和實相論不同，故在近代的日本學者，多以南岳慧思的「大乘止觀法門」是採取起信論的立場，推定不是出於南岳的著述④。可是天台大師本人，也在他親撰的「小止觀」中，引用了起信論的文字。唯其從智顛的全般思想中考察起來，他並未重視起信論的思想體系，乃係事實。因此，在現代的日本學者例如關口眞大博士，於其所著「天台小止觀之研究」之中，提出新的證據，證明小止觀亦非智顛親筆所撰，乃是由其弟子淨辨的筆受，他的根據是藏於東京上野寬永寺的「啓明開朦初學坐禪止觀要門」的一部鈔寫本，以其內容對照，即是小止觀，而其却以「天台山顛禪師說，齊國沙門淨辨私記」來表明其成立的過程。在這淨辨私記本的小止觀中，却沒有發現引用起信論的字樣，可徵天台大師可能從未涉及起信論的問題⑤。

不過，在一般流通本小止觀的「正修行第六」之中，確有引用起信論的依據：「起信論云，若心馳散，即當攝來，住於正念，是正念者，當知唯心，無外境界，即復此心，亦無自相，念念不可得」⑥。故到六祖荆溪大師，便對起信論重視起來，他將「大乘起信論義記」⑦的眞如不變隨緣說，引進了天台學的範圍，他本是爲了解說上的便利而加以引用，但却帶來了唯心論的傾向。他在其所著的「金錘論」中，述及有情非情皆有佛性之時，亦顯示了唯心論的色彩，到了趙宋天台的山外諸家，乃是本着他的這一傾向的繼續強化發展而來。雖然趙宋時代的山家派和山外派，都因荆溪大師重視起信論而均熱心研究，但以山家派主張起信論是屬於別圓二教，山外派則以起信論唯屬圓教。因此，山家派仍未脫離天台的本位，亦可說是荆溪的本位，山外派則乾脆離開本位的實相論而成了天台宗的唯心論派。故也可說，趙宋時代的山

家山外之爭，要爲實相論和唯心論的爭執。

趙宋以後的中國天台宗，即趨於衰微，直到明末清初的藕益大師智旭起來，爲天台學派的思想，作了全般性的統一，他不但統一了天台學，而是以天台思想爲背景，融和了中國佛教的各大宗派，向來的天台宗學者，對於唯識思想是不能相融的，智旭却以天台立場，接受了唯識學的調和，當然，對於禪淨律宗以及華嚴的融通，更不用說了。此後的天台宗，除了演述古說之外，便沒有另創新說的思想家了。自然，依歷史的時間而言，有創發能力的大思想家，也不是經常可得而見的。

二、天台思想的一念三千

由於上節的介紹，我們已知道，天台思想的形成，是經龍樹、慧文、慧思、智者而產生了一念三千的理論，在天台大師的三大部之中，以「摩訶止觀」出現得最遲，如說摩訶止觀是天台大師晚年最成熟的集大成的論書，一念三千的理論，也是到了摩訶止觀之中，才被發揮出來。到後來，天台學派中的主流思想的演變，也以一念三千爲其中心。所以，一念三千的思想，和三諦三觀的思想，同爲天台教學之中教觀二門的中心教義，也是天台教義的兩大特色。對於三諦三觀的問題，本文之中，暫時不加討論，且待之於另文介紹。本文所關心的，是一念三千的問題。

所謂一念三千，即是在當下的一念之中，具足三千世間的諸法性相之意。這是天台大師的究竟極說，也是作爲天台十乘觀法之體的觀不思議境的內容。因在天台的思想，不論三性之有漏與無漏，介爾之一心，即具三千世間的迷悟諸法而無欠缺。此在摩訶止觀卷五上，有如下的一段說明：

「夫一心具十界，一法界又具十法界，百法界。一界具三十種世間，百法界即具三千種世間。此三千在一念心。若無心而已，介爾有心，即具三千。亦不言一心在前，一切法在後；亦不言一切法在前，一心在後⑧。」

這就是說，檢點考察吾人於日夜所起的一念心，必屬於十法界中的某一法界；若與殺生等的瞋恚相應，是爲地獄界；若與貪

欲相應，是爲餓鬼界；若與愚痴相應，是爲畜生界；若與我慢勝他相應，是爲阿修羅界；若與人倫的道德律相應，是爲人間界；若與欲界、色界、無色界等的禪定相應，是爲天上界；若與四聖諦之理相應，是爲聲聞界；若與十二因緣觀相應，是爲緣覺界；若與淨佛國土成就衆生的願行相應，是爲菩薩界；若與眞如法界相應，即是佛界。所以說，不論你是否已在三惡道中，或者是否已經解脫，祇要一念與某界相應，此心即在某界，佛果的聖者，雖斷修惡，仍可以爲了度生的悲願而不斷性惡；惡道衆生雖因沒有修善而處於惡境，但仍不斷性善，若能一念與佛道相應，此念即是佛界。這是天台宗的獨特思想。所以，若不理解一念三千，便無從理解天台思想的性具和性惡之說。

這是說，衆生的一念心，既屬於當下所處的某一界，但此一念心亦不與一切諸法之間，不相連接，而是本無隔絕，互具互融的。因其不是單獨孤立的，故在一界，必具十界；同時，於此所具的十界，又各具十界，以十乘十，便成了百界。再以此百界的每一界，均具足法華經方便品所示的十如是——如是性、如是相、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即成了千如，合稱之謂百界千如。至於三千，乃是根據大智度論卷四十七所謂：「世間有三種，一者五陰世間，二者衆生世間，三者國土世間」的三種世間，配屬於百界的千如，每一如均具三種世間，所以構成了三千世間的理念。這三種世間，即是空間和時間的總體，也包羅了衆生的正報和依報的全部。五陰世間，是構成十界的共通要素，它是衆生身心的差別現象。衆生世間。是衆生所持正報的差別相。國土世間，是衆生所感依處的差別相。總括起來，將十界乃至百界的所有差別相，便稱爲三千世間。此三千世間，不在別處，而是具足在吾人日夜所起的一念心中，故稱爲一念三千。不過，三千之數乃是理論上用以組織和說明的概念，實際上也不必呆板地限定三千之數，故而六祖荆溪曾說：「三千者無盡之異名也」。也即是說，三千之數，乃是用作表示「無盡」差別相的一種象徵性的解釋法而已。

（待續）

論府秘鏡文的空海

(上) 係關的龍雕心文與

在我國，提起文鏡秘府論，凡是涉獵文苑的人，幾乎沒有不知道的，但說到作者的本名，恐怕知道的人並不多，羅根澤氏魏晉六朝文學批評史徵引文鏡秘府論時，稱著者為遍照金剛，小西甚一氏文鏡秘府論考稱撰者為弘法大師，「詩話叢書」所收之文鏡秘府論稱著者為釋空海。名稱很不一致。其實他俗名佐伯，幼名真魚，後又改名教空，又改如空，直至延曆十四年（公元七九五）四月九日，他廿二歲那年春天，在東大寺受具戒時，才改名空海，至於遍照金剛這法號，則是隔十年（近曆二十四年）以後，在我國長安西明寺受灌頂禮承受真言第八祖阿闍黎衣鉢時得到的密號。他的書翰集及高野雜筆集常稱沙門遍照，山僧遍照，等到日本醍醐帝賜給他弘法大師的諡號，那已是在他入定（圓寂）後八十六年的事了。一般說來，還是稱呼他空海的比較普遍。

許多名人的誕生，都有種種令人不可思議的傳說，空海也不例外，據御遺告的記載，他的母親懷孕十二個月才生他下來，又時夢居坐八葉蓮花之中，與諸佛共語。日本高僧傳說，唐朝僧侶法進上人巡錫屏風浦（空海出生地）時，聽到小孩的哭聲，就告訴他的父母說，這小孩不是凡流，他日當大弘佛法。這些傳說，當然不能說明空海的偉大，空海真正偉大的地方，是他能以天賦的智慧，專心研究漢學，吸收中國文化，促進日本文化的加速進步，對中日文化的交流，有不可磨滅的功蹟。

空海在十三歲時，就跟他舅父阿

刀大足學習漢文。十五歲時上帝都大學，那時日本的大學，模倣唐朝的制度，設有明經科，紀傳科，明法科，算道科，書道科，音韻科。空海選讀明經科，並兼修書道。入大學後的空海，刻苦精進，又有博學的阿刀大足從旁指導，學問大進。他自述當時讀書勤苦的情形說：「余年志學，就外氏阿二千石文學舅，伏膺鑽仰，二九遊聽槐市，拉螢雪於猶怠，怒繩錐而不勤。」（見三教指歸序）這樣苦學的結果，奠下空海漢學的基礎。然而，由於稟賦過人，在學問上的成就，還不能滿足他心靈的需要，想更進一步，研究宗教問題，探求人生的真理，於是有入唐求法之行。

空海入唐研求佛法的動機，早在幼時，據御遺告說：「幼小時常持泥土，在自宅邊造台堂，安置佛像，事奉禮拜。」至於他到唐朝求法的詳細經過情形，日本正史，語焉不詳，據御遺告的記載，是在延曆二十三年（公元八〇四）五月十二日出發，因遇逆風，在海上漂流，到八月十日才在福州長樂縣赤岸鎮海口登陸，福州觀察使閻濟美，特准上陸，並遣使護送，於十一月三日起

黃錦鉉

程，至十二月二十七日到達長安。

空海到了長安，即拜當時名僧青龍寺惠果和尚爲師，他在慧果和尚那裏，不但承受了正統的眞言法派，以及經論的書寫、繪畫、法具的製作，同時也得到了異國的温情。可是不久惠果和尚就圓寂了，遺命空海早歸鄉國，廣傳教義，增福蒼生。他本來計劃還要留在唐朝學習，但因爲恩師的遺命，不得不提早返國了。惠果的逝世，給空海無比的哀傷，他在撰述惠果和尚碑文中，有「惠炬已滅，法雷何春？梁木摧矣，痛哉痛哉，松檟封閉，何劫更開」之句，可見他心情之沉痛。

當然，空海在唐朝，不僅是學到眞言佛法，也在詩學興盛的風氣薰陶下，學到了詩法的精髓。據中村孝也所撰的弘法大師傳引，有空海和友人酬答詩，頗可觀采，茲錄兩首如次：

奉謝恩百屯綿兼七言詩

方袍苦行雲山裏，風雪無情春寒夜，五綴持錫觀妙法，六年蘿衣啜蔬餐，

日與月與丹誠盡，覆盆今見堯日寬，諸佛威護一子愛，何須惆悵人間難。

留別青龍寺義操闍黎

同法同門喜遇深，隨空白霧忽歸岑，一生一別難再見，悲夢思中數數尋。

空海的詩還很多，大部份收在性靈集中，但是，他的成就，不是能作詩，而是能將創作的經驗和見解，歸納成許多原則，撰成文鏡秘府論，啓示後學，也像他的眞言教法一樣，傳流於後世。

文鏡秘府論是日本文學批評史上最的一部著作。它給日本文壇確立了文學批評的標準，也建立了文學的觀念與寫作的規範，對日本漢學的啓蒙，有肯定的作用。楊守敬的日本訪書志，評其書雖其中或涉膚淺，然指陳利病，不可謂非操觚之準繩。至其所引秘篇不可勝舉，尤考古者所樂觀也。很可以說明它的價值。就全書的內容說，大體是繼承文心雕龍立論之餘緒。茲就文學觀、創作論、文學批評部分列述之：

海空的文學觀，認爲文章是出於自然的流露，就像行雲流水一樣，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當止，不必加以人爲的雕飾。所以說：

「自古文章起於無作，興於自然，感激而成，都無飾鍊，發言以當，應物便是。」（論文意）

這種文章出於自然的觀念，實源於空海對於文學的產生的主導的思想。文意篇說：

「文字起於皇道，古人畫一之後方有也，先君傳之，不言而天下自理，不教而天下自然，此謂皇道。道合氣性，性合天理，於是萬物稟焉，蒼生理焉。」

他認爲文字起於皇道，什麼是皇道呢？就是不言天下自理，不教而天下自然的「道」，這個「道」又是合乎氣性、天理。很明顯的，他的看法以爲文章出於自然之道。這種觀念，當是據自文心雕龍，劉勰寫作文心雕龍的旨趣時說：「若文心之作也，本乎道。」（文心序志篇）這裏「道」，也是自然之道。原道篇說：

「文之爲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惟靈所鍾，是謂三才，爲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立言，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文章雖出於自然之道，但還是要假於人爲才能表達出來，所以說，「兩儀既生，惟人參之」。空海的「道合氣性，惟合天理」，也就是這個觀念的延伸。所以文鏡秘府論一再強調「文章興於自然」。論文意說：「夫文章之興，與自然起，宮商之律，共二儀生。」但是最後還是繫於「黔首」、「蒼生」。文鏡秘府論自序說：

「夫大仙利物，名教濟時，文章是本也。故能空中塵中，開本有之字，龜上龍上，演自然之文。至如觀時變於三曜，察化成於九州，金玉笙簧爛其文而撫黔首，郁乎煥乎燦其章而馭蒼生。」

這裏雖是說文章的作用，但還是以自然牽合於人事。這種以自然現象發展人文現象，把天文，人文相提並論的原因，大概就

是劉勰所說的「神道難摹，精言不能追其極；形器易寫，壯辭可得喻其真」（《文心》飾篇）的緣故吧！所以說：

「道沿聖以垂文，聖因而明道。」（《原道篇》）

這樣就把天文密切結合爲一整體了。因爲人文現象固由自然現象所發展，但抽象的自然還須賴文字來表達。因此空海也說：

「（文章）所以經理邦國，燭暢幽遐，達於鬼神之情，交於上下之際，功成作樂，非文不宣，理定制禮，非文不載，與星辰而等煥，隨橐籥而俱隆。」

這種以自然現象發展人文現象，又以人文現象表達抽象之自然，就是空海步驟劉勰的「道沿聖而垂文，聖因文以明聖」的具體說明。這也就是劉勰和空海的所謂「道」。其實也可說是「天文」和「人文」的相互結合，黃侃對這個「道」的內容，有進一步的說明：

「彥和之意，以爲文章本乎自然自生，故篇中數言自然，一則曰，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再則曰，夫豈外飾蓋自然耳。三則曰誰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尋繹其旨，甚爲平易。蓋人有思心，即有言語，既有言語，即有文章，文章以代言語，惟聖人爲能盡文之妙，所謂道者，如此而已。」（《文心雕龍札記》）

黃侃對劉勰所說「自然之道」的解釋，當然也適用於空海所謂「自然」。

劉勰與空海文學觀念之所以相同，大概是因爲他們都是儒佛兼修，有人以劉勰有滅惑論（弘明集卷八），闡釋佛理，認爲劉勰是以佛家思想爲主，這固然不正確，但要說劉勰沒有佛氏的思想也不對，南史本傳說他：「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居，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定林寺藏經，勰所定也。」又說：「勰爲文長於佛理。」空海本身就是和尚，日本僧侶，多兼修儒術，所謂「學僧。」所以兩人都雜有儒、佛的思想。不過劉勰是儒而佛，儒家的思想爲主體，佛氏之思想爲從，空海則是佛而儒，以釋氏的思想爲主，儒家思想爲從，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

至於空海的創作論，他主張創新，不贊成襲故，論文意篇說：

「數古文章不得隨他舊意，終不長進。皆須百般縱橫，變轉數出，其頭段段皆須令意上道，却後還收初意。」

隨他舊意，就是抄襲古人陳舊觀念，或套用古人陳語，自己沒有新的意見，即使寫成一篇很好的文章，他認爲仍是他人眉目，不是自己的功力。所以說：

「詩以敵古爲上，不以寫古爲能，主意於象人之先，放詞於羣才之表。使耳目不接，終患倚傍之手，或引全章，或插一句，以古人相黏二字三字爲力，厠麗玉於瓦石，殖芳芷於敗蘭，從善亦他人耳目，非己之功也，況不善乎？」又說「所作詞句莫用古語，及今爛字舊意，改他舊語，移頭換尾，如此之人，終不長進。」

但是，文章必由於因襲，而後始能創造新意，文鏡秘府論也不否認這一點，不過，因襲有其條件，就是要做到「襲故而彌新，沿濁而更清」的地步。文意篇說：

「凡作文必須看古人及當時高手用意處，有新奇調學之。」這「師其意不師文」的理論，當然不是空海所創始，比他更早的劉知幾，也曾提出作品模擬的原則，那就是「貌同其心異，貌同而心同」，又說：「貌異而心同者，模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模擬之下也。」所謂「模擬之上的貌異心同」，也就是空海所說的學古人及當時高手的「新奇調」。但如何才能學到那古人抽象的「心意」，空海主張從熟讀古人佳句以發興，所以說：

「凡作詩之人，皆抄自古人詩語精妙之處，爲隨身卷子，以防苦思，作文興若不來，即隨看隨身卷子以發興也。」

這種熟讀古人精妙語以發興的理論，並沒有什麼特異之處，不過對初學童蒙來說，還是有相當啓導的作用。

當寫作在進入構思的過程時，空海認爲應以創見爲先，自己有了新意，然後才可以縱橫變化，不會蹈襲古人舊說。所以說：

「凡屬文之人，常須作意，凝心天海之外，用思元氣之前。巧用言詞，精鍊意魄。」

未完

廣東歷代詩僧簡介(三)

慧光居士

道丘

道丘，字離際，又名棲壑，順德柯氏子。年十七，薙染侍憨山大師，甚器重之。聞雪浪一雨二公演教，親依者久，深究性相宗趣，洞契玄奧，命爲副講。復參雲棲蓮池大師，授以淨土法門，并付衣鉢。尋以親老還鄉，詣法性寄菴大師受圓具戒。後往博山，親見無異和尚，再求證戒，命爲教授，異示寂，乃歸廣州。陳公子壯請住白雲蒲澗。尋訪六祖新州故址，道出端州，望鼎湖山水秀麗，策杖而入，爲鼎湖開山之祖，順治十六年示寂，世壽七十三歲。遊浴龍池云：

探幽窮澗底。盡處瀉寒流。梯磴尋奇絕。捫蘿上石樓。山花香易採。野果棘難求。雨過侵衣濕。還山日未休。

陳顥菴先生讀道丘絕詩句云：開山電頂最高層。詩衲禪中定一燈。透徹天人雨花落。玉龍起浴挾詩騰。五老雲中問不響。是真詩境有誰稱。湖山自識眞詩客。一箇扶藜半老僧。詩有人無似逝波。放離文字較如何。冥參性相吾宗事。壇坫摹詞決不多。

弘贊

弘贊，又名在慘，新會朱氏子。禮棲壑道丘，開法鼎湖山爲第二代住持，康熙二十五年卒，七十六歲。著述弘富，有七俱胝佛母所說準提陀羅尼經會釋，般若心經貫義，木人贖稿等二十四

種，列入嘉興藏二十三種，日本藏二十二種，大清龍藏三種。有山居詩四首：

數擬出山訪故人。松門觀鶴每逡巡。自閒白社荷衣老。不是黃農木食民。秋夜小亭懷蜺子。西風磐石夢驢脣。眞成獨往空千古。一抹溪光姓字淪。

傍崖築屋遠層城。滿蹕蓮花物外情。漁父莫知幽澗趣。樵童安辨隱人名。輕霜草樹芳桐老。暴雨松坡紫菌生。一笑古今成夢事。幾回禪定獨經行。

半兼禪律半耕樵。自古携筇不限橋，活句每從苦究得。光陰多爲懶磨消。白翻遠岫銜花去。黑起深潭怒雨飄。故我住山忘寵辱。一菴高臥傲神堯。

祇許閒雲伴拂衣。逍遙物外與誰歸。落花滿澗思樵藥。寒日半山歌采薇。入戶青猿依磬定。出林黃鳥破烟飛。人間世事多如幻。六代繁華今已非。

又絕句一首：

順逆未嘗忘此道。窮通一味信前緣。是他了達虛空性。不動纖毫本自然。

陳顥菴先生讀弘贊詩絕句云：鼎湖山月照山阿。院靜燈閑著作多。南北香雲護持著。爲他人說意如何。活句每從苦究得。(弘贊句)詩中關捩在禪扉。尤當珍重冰凌意。寒日半山歌采薇。(弘贊句)順逆窮通佛與緣。詩關隨地證人天。潛心內典薛居士。惜未雲烟並妙傳。(薛劍公會受戒於弘贊不炫禪蘊潛心內典而已)

元覺

元覺，字離幻，晚居羅浮石洞，因以爲號，本順德簡氏子。從宗公剃度，禮棲壑受圓具。徧參諸方，往來吳越。既而歸覲，宗公示寂，遂繼席主法華林。後住循州，遊羅浮，經石洞，愛其巖壑幽勝、築室居焉。陶握山云，石洞生平作詩，如行雲流水，天籟自鳴，初無容心，詩成輒自焚草。或爲識者持去，後得隻字，如獲拱璧，未易多見，今所存惟吾家所有，百不存一矣。歸鼎湖作云：

吾道原無住。斯行亦偶然。片帆懸渡口。孤棹入湖天。山色留前古。溪聲送暮年。江心應有月。松際幾時圓。

世事多留難。山心誰與期。行當衰老日。況值亂離時。定水呈空色。問雲寄所思。故交應有念。前路莫遲遲。

題寶積寺：

亂餘山路少人行。古寺間花滿徑生。鐵鑄眞僧重過火。土頽金像不知名。石幢有咒雲常護。香閣無基草自平。頭白樵夫頻向說。十年巖壑罷春耕。

陳顛菴先生讀元覺詩絕句云：流水行雲時一吟。吟成得失無容心。湖天孤棹江月白。秋夕一燈方丈深。

一機

一機字圓捷，番禺李氏。文字詼諧，著有塗鴉集。先世多以儒顯，會國變，慨然長歎，決心出家，年二十，禮以彬長老得剃度，旋謁棲壑受圓具，後爲慶雲六代住持。生平持戒精嚴，諸方叢席，奉爲龜鑑。晚營一室顏曰芻廬。次樊長文孝廉遊鼎湖韻。浮生閒未得。隨步陟湖峯。徑曲疑無地。山深何許松。花開明遠嶠。溪響間疏鐘。正好逢僧話。高春逼暮容。

山居二首：

經年不出戶。一榻日高眠。有相非關我。無心莫問禪。山花開復落。窗月缺還圓。新構茅齋起。雲來占半邊。

世情悟已熟。長揖入山林。道遠無人問。詩成祇自吟。半生圓澤石。一調伯牙琴。盡付東流去。沉埋直至今。

陳顛菴先生讀一機詩絕句云：慨然長歎涉湖峯。窗月山花一笑逢。偏是塗鴉隨意手。精嚴法戒却玲瓏。文章何必不俳諧。雜碎逢場了一差。可識高山流水曲。伯牙千古亦沉埋。

成鷲

成鷲一名跡刪，又稱卽山，號東樵，番禺人。石洞禪師弟子，鼎湖慶雲寺第七代住持。本姓方，名顛愷、字麟趾、學守先生子也。學守名國驊，字楚卿，隆武舉人，永歷官翰林院庶吉士，亂後躬耕於黃花塘，其詩有棉花、燈火、新涼、催夜織諸作，屈志痛心，溢於言表。自銘其堂曰學守，世稱學守先生。兄殿元，亦有詩名。成鷲本爲名諸生，遭變後棄儒爲僧，始與石洞躬耕羅浮，師資契合，相與遊戲翰墨，以文字而作佛事。旋下山雲遊，往來諸方禪林，繼入慶雲主席。晚退而掩關大通。（大通寺在廣州河南，卽羊城八景之大通烟雨也。）名流登覽，無不傾慕，互相唱和，論者謂其通於老莊而好儒者之言，蓋墨名儒行者也。康熙六十一年示寂，年八十六，所著有楞嚴直說、金剛直說、老子直說、莊子內篇注、鼎湖山志、咸陟堂前後集、鹿湖草。

成鷲論詩嘗云：詩貴有文士本色，文士有風雅之氣，山僧有烟霞之氣，此眞品也。詩貴出格，風雅中帶烟霞氣，烟霞中帶風雅氣，此妙品也。詩貴超方，風雅中無風雅氣，烟霞中無烟霞氣，此神品也。神品上矣，非深於道者未足語此。

又云：禪家三昧，詩家不知；詩家三昧，禪家不知；世之談禪者遂目詩爲綺語；工詩者叱禪爲啞羊；二者均未造其極，歧而視之，未能兼而用之也。蓋意在就詩以談禪，卽禪以論詩。其教外別傳，不立文字，必枯木不萌，死灰不然而後可者，等視爲矮子觀牆，癡人說夢也。

又卽禪而論詩，嘗謂祖風雅以爲經，爲如來禪。漢魏六朝五言古風爲緯，爲祖師禪。初盛中晚（唐代）代變新聲，爲諸方禪。

李杜齊名，王孟高岑，後先繼起，工部廣博，爲臨濟禪。謫仙高遠，爲雲門禪。右丞縝密，爲曹洞禪。其餘諸家，分流別派，亦猶法眼滂仰，鼎峙門庭，建立宗旨，無非禪。其祝髮呈本師云：男兒愛身及膚髮。平生一不毛敢拔。蹉跎四十一回春。參差兩鬢同鷄肋。蒙師爲我操慧刀。頭上不與留纖毫。一朝四大輕鴻毛。昔日縫掖今方袍。縫掖翁。方袍子。本來面目應相似。鏡中見影不見形。莫道昨非今乃是。請辭大眾入山去。山月松風供穩睡。但願慧刀時在側。不令鬚眉長掃地。

送琴僧歸里：

高僧白髮垂兩耳。手抱朱絃古焦尾。自言能作水仙操。知音只有成連子。去年爲客穗城西。大聲壓倒城與市。燈籠露柱暗點頭。盲龜跛鼈生歡喜。我住山中少到城。焉知世界大如此。聞名却恨識翁遲。相見匆匆空復爾。下榻張琴未及彈。明發扁舟戒行李。孤燈話到定鐘鳴。中庭片月照衣被。匣中枯木解龍吟。笑我癡聾難舉似。臨歧珍重老師翁。大笑抱琴歸故里。當年我亦審音人。老來失却無名指。無絃掛壁寂無聲。靦面相逢良有以。夜深開匣共商量。一曲南薰清且駛。歸來高踞萬山頭。渺渺相思在流水。

登靈山寺汲泉試茗

三年兩過靈山寺。今日初嘗峽口泉。井脈但憑巖叟說。茶經會記嶽僧傳。一身病肺嗟歧路。千里歸心向洞天。自笑不如清澗水。時時流傍碧峯前。

珠崖秋夜懷羅浮舊隱

孤燈黯黯篆烟消。久客歸心付寂寥。半枕山家天易曙。一窗風雨夜無聊。北鴻阻海書難寄。南樹逢秋葉未凋。最念朱明最深處。有人重負菊花朝。

陳顥菴先生讀跡刪詩絕句云：大通烟雨卽西山。薇蕨無荒抄化還。豈有冷灰文字去。不明生死閉禪關。黑雨蠻蠻歸紙上。化爲旭日海天寬。烟霞風月神和妙。都在靈雲法眼觀。三家抗手屬南能。語出爻山我獨嚮。（蘇時學字爻山號琴舫廣西人有寶墨樓詩）並世尙疑同調少。英雄何止冠諸僧。

深度

深度字孟容，南海佛山賴氏子。原名鏡，讀書增城白水，號白水山人，遭亂逃禪萬壽寺。性澹雅，善畫山水，筆力遒勁，氣格蒼凝，有沈石田風致。字近仿衡山，遠則長公。詩清峭幽異，時稱三絕。有素菴詩鈔。瑤溪村居云：

山晚雲棲屋。林疏月滿籬。數聲羣鳥靜。一片夜蛩悲。多病逢人少。長貧愧母慈。年侵不可覺。只有鬢毛知。

題張二喬詩集。

水月空花見色新。蛾眉鴉鬢總埃塵。等閒紅袖香消後。元是青蓮自在人。

陳顥菴先生讀白水山人詩絕句云：山雲籬月好村居。禪在詩心自舒。對客清吟後能諳。偏教赭墨便紆徐。（陳元孝有題白水山人句最工圖畫懶莫比十日不能成一水）眨眼空花水月時。百花塚畔柳如絲。老僧觀感如圖畫。開悟人間助以詩。

未完

內明雜誌創刊紀慶

內則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明乎六塵不染證無上菩提

美國三藩市
正善佛道研究會伍佩琳題

賢首五教的心識觀 (二)

如釋

(2) 始教所依心識

始教中分二：一、相始教，二、空始教，在畧釋五教名義中已經說過，這裏只就相始教說明——法相唯識宗所依心識的問題。佛學中的法相唯識系的道理最受學術界（尤其哲學家）人士的注意。歐美的哲學家也發現這是佛學中的一種哲理。若以科學的眼光來看唯識學（如百法明門的分析），唯識學何嘗不就是一部有組織有條理的科學呢！而胡適之博士却受法相唯識學的深奧哲理困擾，理不出頭緒來而稱「唯識法相學，是一部煩瑣的哲學」。事實上這部唯識學不但與科哲都合得來，而且可補足其不徹底的理論，以及糾正其不正確或歪曲的思想。這部唯識學實稱得上最適合現代文化的全教科書了！這部全教科書裏的要義不外是「探究本體論和認識論」的思想，人生最終的要求是「生從何來？」而「歸於何處」的大問題！若從本體論去探討，本體論上說有二：一、無差別的統一體，二、有差別的現象界（種子）。因為宇宙上的千差萬別的一切現象，都是眼前的事實，研究這些差別相，乃以千差萬別的種子為根源，隨類應緣而現起的，而這些種子的因法，得有個統一體來攝持它，故立一本識為種子的所依，這是約本體論而展開的「本識」和「種子」的兩大問題來。其次，從認識論上而成立「唯識無境」的意義。若否認了「唯識無境」的理論，唯識兩個字的定義，即無從安立了。故從認識論而成立唯識無境義是一重要的論題。論有「諸法唯識，三界唯心，一切皆心所作」等等有關唯識無境的道理（約現實認識論上說的），也就是等於遍計非實有的解釋，這些，在象多唯識論典中到處可見，不勝枚舉，此不多述。（詳閱唯識經論）下畧舉一二點來說明：

A 唯識思想的演變

唯識思想的體系有「種子識變」和「分別識變」，這兩大系

的根源是來自小乘的「多心論」和「一意識」，故在沒有說明這兩系的思想之前，先得了解多心和一意識的不同主張；我們人類的心到底是一個或很多個？多心論者說每個有情都有很多個心，那豈不是變成很多有情嗎？但事實上我們也不只是一個心，因心識的活動却有各種不同的作用和形態，故又不能看成一個心。這是小乘一意識師和多心論者的爭辯焦點。

1. 種子識變的源流

種子識變者，主張一切法都由一個種子識（本體論）變現的，種子識即第八阿賴耶識，一切法皆從賴耶識中所變現的，而種子識變的思想是從一意識師演變而來的。一意識師說根據佛說有六識是諸學者們共許的，說有眼等六識的差別，只不過六識所依根起用的不同而立不同的名稱。實際上只有一個意識，也就是說「識體」唯一的主張；意識通過眼根去緣色境就叫眼識，至於同樣的意識通過身根去緣觸塵就叫身識，可知識體不會有多個的，如同一門而有五個窗戶一樣。識之所以不同，是根門的不同，識體唯獨是只有一個而無差別的。攝大乘論有「如意思業，名身語業」是最有力的教證。向來都說有身口意三業，其實只有一個心思所。心思所即平常說的「意志」。這個心思所從開始發生作用，一直到最後採取活動須經過三個階段，「審慮、決定、發動」。如說：偶然碰上了一个仇人，內心思慮該先罵他而後挨他一頓，這是心裏鼓動怎麼對付他的第一念；接着是做決定主意（第二念），而後立刻推動身口去實踐工作是第三念之發動。這三種活動同樣是業；而是心思所支配的三個階段；意志發展的過程我們叫做身口意三業，實際上只有一個心思所的體性，並不許身口意有各自的體性義。又如法句經說：「若遠行獨行，無身寐

於窟，調此難調心，是名眞梵志」的遠行二個字是針對一意識的緣取心說的；及於經論中如來常說十二處，後一意處是統攝一切色心等法的統一體。這些都是小乘一意識師們成立的聖教論理等有力的證例。

2. 分別識的源流

分別識變者，指有各別的八個識，即眼等八識，都名爲分別識。一切法皆從八個識（後期唯識的三能變義）所變現的。而分別識變的源流是出於小乘多心論的思想演化而來的。多心論者說的多心是從六識說起，眼等前五識所了解的是現實的，顯露的現量境，過去之境全靠第六意識的推測。譬如說心法等不相應行等等，前五識受時間、空間的隔礙，故不能緣取到它，那就得以意識去推量了，如「無常」的道理絕對沒法拿眼看耳聞去了解無常的眞理，要依着意識去分別抉擇它；已至思想的階段，也就不是前五識的作用，唯靠意識的推究罷了！因此，多心論者主張心識緣境有各所依的體性；眼識依眼根緣色境，眼根是眼識所依之體；乃至意識依意根緣法境，意根是意識的所依體；故心識分有六個了，這是多心論者的立論宗旨。

3. 兩派綜合說

後來大乘唯識思想的發展後，發現前六識有停止的時候，如一般修無心定者，及無想天的衆生，（無想天的有情是第六識不生，滅受想定是指第六意識所想應之受想二心所不生）下生到欲界及出了定之後，生命照樣活潑潑的，應該另有一心識的存在，即發現第七第八識的作用。這是大小乘的多心思想演變過程。種子識變的思想是自一意識師來的，除六識外一樣別立七八識，但八個識之中的識體也唯一無二。眞諦譯的顯識論談到八識是由一個意識分三品的「前六識叫粗品意識；第七末那叫中品意識；第八賴耶叫細品意識」。而實際上的意識唯有一個。這個意識緣色等五塵境時叫眼等五識；緣法塵時叫意識；緣（執取）我相（賴耶見分）時叫末那；受無覆無記果報體時叫阿賴耶。這都是在

某種意義上安立它的不同名稱，其實只有一個識體。

唯識學的基本中心思想「三界萬法唯識所變」（三界內不管有情界，無情器世界；或者是心識，境界；及非色非心的不相應行法，時間，空間等諸法都是心識變現的）。而討論到能變識的問題，唯識思想就分流了！主要分成兩種唯識思想體系——種子識變和分別識變。這兩大派系的思想根源來自於小乘的「一意識」和「多心論」。

B 諸識的統一體——阿賴耶識

唯識的變現宇宙人生，只說前六識是無法解決的，因其了別之前六識及差別境全是虛妄識變現的二取相故；所以論及現起這了別境的心識，是有因緣的，這因緣的能生性即種子；但這些種子且不會是到處紛飛散佈的，得有一統一體作爲存藏的歸宿處（如倉庫）。爲什麼眼識不能自己保存眼識熏下的種子，乃至意識自己保留熏下的種子呢？因前六識是有間斷故，尙需建立一統一體的本識，作爲諸法的保藏所。本識的勝任工作最顯著的有「一、受熏持種義。唯有無覆無記性的總報體，才能夠受現行法的熏習，在沒有生起現行前的種子，均由本識保持着。二、轉識所依義。前七轉識都是有間斷的，故必立一無間斷（生滅識）的識體爲依止處。不然，就發生了前念的眼識滅過去了，後念的眼識又是那一家的眼識！是成大問題的；乃至前念的意識滅了，後念的意識又是那一家的意識？故需要第八賴耶作所依。三、執持根身義。我們的根身不崩潰爛壞是靠賴耶的執持根身。因前七轉識是有間斷。賴耶含意很多，下約因果兩方面的意義來說明：

1. 約因——種子——說

首先探究我們現前的一切千差萬別的現象，全是依因托緣而生起的，而因緣法即指自種功能性的變現義；識體變現的果法有千差萬別，其種子之多也應該是千差萬別的，佛經比例賴耶種子之多如雨點之數不盡算不清的。無始以來的善惡種子有無量數之多，怎能夠一樣樣的挑出來數？唯識家的特巧法子是將千差萬別

的種子依現行識給分類，也就是從現行的果上尋求種子的因法。種子（因緣法）的類別有三：

（一）名言種子：即概念種子，是約宇宙上的現象法而追求這千差萬別法的種子！一、表義名言——即我們日常用的語言文字，從口叙的言論和筆述的文字下能表詮某一法或某意像故；但文字語言是不能熏成種子（十八界的聲色二塵攝故）述記說「表義名言」必通過第六意識而後得熏習成種。譬如說前五識了別（口說青色，筆寫青字）青色的境界，第六意識隨起有青的境像（變似義）而熏入賴耶而成種子（以後遇緣起青的現行果法）。二、顯境名言——即指心心所法熏習留下的概念，譬如說眼見這枝粉筆，意識即知它是粉筆，而這枝粉筆也成了意識的所認識境，這粉筆之境即留在心心所法內而成爲顯境種子（心心所的一種概念）。

（二）業種子：即有支熏習（有是支，支是因素，原由，遣使我們到三界來的原素——即業）是約人生（生命）的現象說的。也就是談到人生的苦樂果報問題；因爲佛教應有超出哲理的特別本質，若只追求宇宙一切法的來源，千差萬別的法都從自種親生的道理，可只有「名言種子」的成立就足夠了，而佛教的特質是主張「生死輪迴」的人生觀；提到六道（四生九有）輪迴的因果報應，除了自種的親因緣——質料因之外，得加上「業種子」的增上緣——組合因才足夠理由而決定人生的一切善惡，苦樂等支配。

（三）我見種子——衆生無始來牢牢執賴耶中的能取相爲我，這是每個人先天與生俱來的我執大病；凡夫我執繫縛而流轉生死的大海不得解脫，聖者就因去除我的病患故脫離生死的苦海纏縛！爲了成立生死和解脫的問題，故從名言自種中別立一我見種子義。其實，種子分三，分二，都是建立在賴耶識體上而說的，下將各論的種子（義一名異）例表明之：

名言種子——等流習氣——自性緣起（賴耶緣起）——質料因

（親因緣）。

種子

有支種子（業種子）——異熟習氣——愛非愛緣起（業感

緣起十二支緣起）——組合因（增上緣）。

我見種子——

印順導師綜合諸類種子的統一體說：「……實際不然，這二種緣起（種子），在唯識學上，都是建立在賴耶識中的。不過，一在名言熏習上說，一在有支熏習上說。一切法皆依賴耶，就在這賴耶上建立二種緣起的差別。雖有兩種緣起，但它們是統一的，不是對立的」。

2. 約果——異熟果——說

唯識家說人身是無記異熟果報體，是從善惡因而招感得的。述記說異熟是「異時而熟，變異而熟，異類而熟」三種義。①異時而熟——比方春天下了種子，秋天就收割果實，下種的因和收成的果不同時；人生招感的善惡果報亦如是，此就時間性的關係而說的，譬如說今生造的善因，不一定今生受樂果，受果或未來世的，或後世；因此是一時而果在彼時，因果不同時故叫做異熟。②變異而熟——如說下了一粒完整的穀子，等候一段時間，這完整的穀子當破壞而發芽結果實，從因到果的一段時間裏因和果有不斷的變動。我們所招感的任何一種果報（無論苦或樂），是由因（若善若惡）的轉變而成熟的，故叫做異熟（異熟是指結果，即成熟的不同果報）。③異類而熟——譬喻說長江的水是長江的水，決不是黃河的水；黃河的水是黃河的水，亦非長江的水；而兩條不同的水性流入大海，即變成同一鹹味的水了！因與果的類性亦復如是。因與果的類性就不一樣，是因的一類性，果是果的一類性；因有善、惡的可記性，而果却是無記性。若是果報體上有善惡的記別，那人死永爲人，羊死永爲羊，（局限自性種子義，業種子建立不起了）凡夫的生流轉與聖者的涅槃還滅的果法也無處可以建立。

然而，始教中所立的阿賴耶心識義，方便權巧引接小乘故唯說一分生滅義。華嚴五教章「若依始教，於阿賴耶識，但得一分生滅之義。」又說「就緣起生滅事中，建立賴耶。從業等種，辨體而生異熟識，爲諸法依」。

——未完——

佛說四十二章經講話(二)

聖印

於台灣正聲廣播電臺播講

三 譯者的簡介

後漢迦葉摩騰竺法蘭同譯

後漢指的是東漢，前漢則是西漢。這是說：譯本經的人是在後漢時代，譯者有兩位，是迦葉摩騰和竺法蘭兩位聖僧。

原來漢明帝在永平三年某一天夜裏，做了一個奇怪的夢，夢見一高達一丈六尺的金人，頭頂發出了日輪似的圓光，從空中飛行到宮殿的上面，不禁大吃一驚，隨即醒轉。第二天早朝時他就質之於羣臣，希望有人能推斷出一個吉兇究竟。當時文班裏面有一位博覽古今學問廣博的大臣傅毅說：

「臣根據周書異記的記載得知，佛誕生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初八日，那天早上大地爲之震動，江河爲之洶湧，天空現出五色光虹，當時昭王問羣臣是何緣故？太史蘇由說：『依我觀察，想必是西方大聖人出世的徵兆。』原來太史據占卜所得是乾卦的九五爻飛龍大天之象，他的判斷不錯，他又說：『千年以後，此一西方聖人的教法，當流傳到我國。』昭王就把這事刻在石碑上，埋在南郊的天祠之前。以年代推算，迄今也到了一千一十年，故此夢必與周書所記載的有關。」

漢明帝非常信此話，就下令郎中蔡愔，中郎將秦景，和博士王遷等十八人，到西方去尋覓佛法。而迦葉摩騰和竺法蘭，就是蔡愔請來的天竺國的兩位高僧。

先說迦葉摩騰，他是中印度人，出生在婆羅門教徒家裏，他有過目不忘的聰明，並且是無書不讀，無書不懂，但有一次見到佛經，居然是他所不能懂，就下了苦心去鑽研，對於戒律也感興趣，於是出家求道，不久之後，成爲一位道學兼優的大德。

他遊歷到西印度的某一小國，那小國國王恭敬地迎請說法，當時他宣講的是金光明經。恰巧那時另有一個國家出兵偷襲，却

意外地大軍遭到了障礙，人馬竟無法推進，探索之下，才知道所要偷襲的小國裏正有一位高僧在宣講佛經，才發生了如此不可思議的神蹟，這哪能褻瀆神聖呢？於是不但停止進襲，後來還和該小國開誠佈公結成同盟國家，和諧共處。蔡愔一行從傳聞中知道了這件奇異的事情，抵大月氏國，便到迦葉摩騰座下，呈上國書以及禮物，非常恭敬地禮請聖僧到中國來傳佈佛教。

其次說竺法蘭，他也是中印度人，其聰明博學，不讓迦葉摩騰專美於前。他精通「禪」與戒律，記憶力特別強。他深具慈濟衆生的宏願，而且和迦葉摩騰是至契的道友，聽說老友東行，就自動發心要與同行。

由於當時交通的不便，雖然他們沿途備受各國的優待與迎送，但也嘗盡了櫛風沐雨的辛苦，他們以白馬馱着釋迦牟尼佛的立像和六十萬言的佛經，終於在永平十年丁卯歲來到中國的首都洛陽。那尊釋迦牟尼佛的立像正如明帝所夢的金人一樣，明帝大喜，再看兩位高僧儀表出家，風度不凡，與之談吐，更是肅然起敬，就接待兩位高僧住於鴻臚寺。第二年下詔在洛陽城西建白馬寺，作爲兩位高僧永久的居所。寺名爲白馬，是紀念佛法的傳入中國，以白馬馱經而來。

這兩位高僧從此安心地本着傳播佛法的初衷，從事譯經的神聖工作，而他們所譯的第一部經，那就是本經。

四 經文講解

(一) 總說

世尊成道已，作是思惟；離欲寂靜，是最爲勝；住大禪定，降諸魔道。於鹿野苑中，轉四諦法輪，度憍陳如等五人而證道果。後有比丘所說諸疑，求佛進止，世尊教勅，一一開悟，合掌敬諾，而順尊勅。

世尊成道了從，就作這樣的思想：「離開一切欲念，但求寂然清靜，這是最上殊勝的」所以他住於大禪定的當中，降伏了來侵的魔王和一切的障礙，得大自在。

得道後的世尊，首先假鹿野苑的地方，初轉法輪說示苦、集、滅、道四諦的真理，度了以憍陳如爲首的五位比丘，證得果位。繼後凡有出家的僧人向世尊質疑，要求指示何者應當作何者應當止的，世尊都不厭其煩的分別予以教化，使得他們一個個都能覺悟，明白道理。因爲世尊的契機契理的說法感化了大眾，受應化的得度者，莫不一心合十，恭謹遵照所教化的方法去做。

就這段文意可分爲四節，第一句「世尊成道已」，是總敘一化的原由，其次從「作是思惟」到「降諸魔道」是追述成道的方法，再從「於鹿野苑中」到「證道果」是說的釋尊成道後轉法輪的開始。最後「復有比丘」：「到」而順尊勅」是正叙此四十二章經的發起。

我們要知道，按照一切佛經通序來說，都是分成六種證悟入信之道，即：一、法體，說法的本體，二、能聞，使得聞法而入信，三、機感，機緣成熟而感應說法，四、教主，說教的主人，五、處所，說教的地點，六、同聞，得共同聞法而證悟入信的人。例如其他諸經一開始便說：「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某地說法」等。獨本文的次序和一般經典稍有不同。這是何故呢？

這個原因，乃是由於佛法初來中國，必須要順隨着此一地方的文字體制。中國文章貴在簡畧，而本經所譯的內容，則六種意義全都具備。世尊兩字，即代表教主，成道已三字代表機感，鹿野苑即代表處所，憍陳如等及復有比丘一句即代表能聞及其餘共同聞法的人，法輪教勅即代表法體。

我們要了解，世尊，並非是指哪一佛的專門稱謂。一切諸佛都可稱爲世尊，所謂世尊是說的諸佛德行圓滿，爲世所尊之意。不過此處所提到的世尊，却是指娑婆世界教主釋迦牟尼佛而言。他可比喻作天人上面的尊師，聖者當中的聖者，是一切無情的器世間，一切有情的衆生世間，和一切正覺的覺者世間，數他爲最尊最聖。

釋尊的誕生是相當奇特的，他在母胎中十月後，却從母的左肋下出生，而不是像普通一般人從母體的下部出生，這是尊貴的一點；何況一生下地即能行走，當時曾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向前邁了七步開口說：「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這又是可尊貴的。而後他聰敏至極，任何難事過目即會，所學任何技藝都勝人一籌，這也是可尊貴處。尤其自少能覺悟人世間的衆苦，淡泊於富貴功名，嚮往於出家求道的生活，這是更可尊貴的。

釋尊的成道的經過，實際上就是一部艱辛困苦達於極點的歷史。他曾從許多的仙人外道學道，到各地去遊學訪道，爬山涉水，忍餓挨餓，後來又自己一人到了荒涼的大雪山勤修苦行，經六年之久，每天只喫一麻一麥充饑，弄得身體皮骨聳出，面容憔悴，不成人形，還是不能得道；最後毅然捨棄苦行，接受了牧羊女絲迦達好心的供養，喝了牛乳恢復體力，又到尼連禪河洗浴，除淨身上所積的穢垢，從而容光煥發，精神充沛；這時帝釋天尊化現爲一童子向他送上一個吉祥草，他收了下來便到了菩提樹下，敷上吉祥草，結跏趺坐其上。運用了慈心三昧，終於降伏了魔軍們，深入於四禪的大禪定，觀察出四諦十六行相，就在臘月初八日子夜時分，天空中明星出現的剎那，睹星光而豁然大悟，得證無漏的正道。

「離欲寂靜」這四個字輕描淡寫了釋尊的一生，一般人都是追求人生有限的欲樂，但聖人智者與俗人愚者的不同之處就是在於這一點上面，把一切世人追逐的虛榮欲望都看得很淡，甚至不屑一顧，然後才能集中精力去求聖道，研修真理。佛陀和弟子們日常的生活多是在山林，或停留於路上的。午後佛陀多在毘舍利的彌猴河邊的牛角婆羅林，或王舍城近傍的溫泉靈鷲山，那爛陀近傍的捺樹林等處，如在這些林中禪定時，弟子們遙見他的威儀，等他起座後始請其開示。舍利佛曾說：「今我們各自思惟，無由聞問，終是不明究竟，還是到世尊處請示吧！」於是佛弟子多在月明之夜，到世尊處闡述各人的意見，並求開示。這種情形，宛似孔子遊於沂上野外林泉時，諸弟子各述其志一般。

(二) 義講錄巖碧

—— 超慧答眼法 ——

法眼出世有五百衆，是時佛法大興。時韶國師，久依疎山，自謂得旨。乃集疎山平生文字頂相，領衆行脚。至法眼會下，他亦不去入室。只令參徒隨衆入室。一日法眼陞座。有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法眼云：「是曹源一滴水。其僧惘然而退。韶在衆聞之，忽然大悟。後出世，承嗣法眼。有頌呈云：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法眼印云：只這一頌，可繼吾宗，子後有王侯敬重，吾不如汝。看他古人，恁麼悟去，是什麼道理。不可只教山僧說，須是自己二六時中，打辨精神，似恁麼與他承當，他日向十字街頭，垂手爲人也不爲難事。」

圓悟繼續舉一例說：法眼悟道以後遊到江西臨川時，受請住於崇壽院，做一寺之主上堂演法稱作出世。法眼嗣後轉往金陵報恩院，又清凉寺等，大宏其宗風。因此參禪之學徒由四方雲集，多時達一千衆，少時亦不下五百衆，使五代佛教大興。其時有一位天台德韶者係處州龍泉人，俗姓陳，出生的時候就有奇異，年十五受一梵僧勸勉出家，年十七投本州龍歸寺受業，十八至信州開元寺納戒。後唐莊宗帝同光元年公元九二三年上投子山謁大同禪師，轉往潭州謁龍牙山居遁禪師。由此歷訪各地名山參禪。據景德傳燈錄的記載曾參過五十四位善知識，皆法緣未契。因曾在疎山羌仁禪師處參得多年，自以爲得旨，即集疎山的言句及其肖像，自任爲疎山的法嗣，並度了幾個徒弟，領衆仍在各地行

脚。最後到了法眼會下時，亦祇令其徒衆去入室問法而已，德韶本身並不入室參問。可是有一天法眼照常陞座說法時，有一僧出來問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曹源是曹溪源泉之意。曹溪因係六祖慧能所居之地，後來通用作六祖之代名詞。所有五家七宗莫不由曹源所流出來，法眼亦不例外。所以這句曹源一滴水亦正是指稱法眼，因此法眼回答說：「是曹源一滴水」。你亦是我也是，大家既然是曹源一滴水，要怎樣做才對不必再說了。法眼所答這句最爲恰當親切，答在問處。可惜這位問話的僧却無法箭鋒相挂，使法眼所答的箭鋒落地去，該僧亦惘然而退。不料正在座下大衆中聽法的德韶，聽了法眼這句話即像觸電一樣豁然大悟，接受法眼的箭鋒，兩鋒相挂，使德韶平生凝滯渙若冰釋。遂以所悟入室呈露法眼，法眼遂即允許道：「汝向後當爲國王所師，致祖道光不吾不如也」。德韶從此嗣法眼，以後雲遊各地，到天台山看天台智者大師的遺跡時，似有還回故居之想，即在山內通玄峰卜居，定爲終焉之地。『德韶在天台山定居以後，作一首詩呈於法眼，表示心跡。詩曰：「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法眼看這首詩了後很賞識德韶悟境，並說：「只這一頌，可繼吾宗」。正如法眼所預言，德韶入天台以後，受吳越國忠懿王錢弘俶迎請爲國師，除宏揚禪宗以外，又應天台學僧義寂之託，奏請忠懿王遣使往新羅國，日本等國求其所遺逸天台教籍，復興天台教宗，使時人歎爲智者大師之再來。至於宋開寶五年公元九七二年圓寂，享年八十有二，圓悟繼續說：看他古人這樣悟去，是什麼道理，不可只教山僧（圓悟自稱）說，須要各人在二十四點鐘中，打辨精神用功去體取。如果能像德韶在法眼會下所悟一樣，和德韶承當一體時，各人自然會在十字街頭垂手教人，亦不是困難。」

所以僧問法眼：如何是佛。法眼云：汝是慧超，有甚相辜負處。不見雲門道，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雪竇後面頌得，不妨顯赫。試舉看。

圓悟把話返過了從頭說：所以僧問法眼，如何是佛，法眼答曰，汝是慧超，有甚麼辜負的地方，一點都沒有。問者，答者亦

均無不對，而且乾淨利落。因此問者慧超亦能於言下大悟。各位不聽過嗎，雲門文偃禪師曾說過，對所舉示的一句話，如果不返過來顧視自己本份時，便與所舉示一句語的真意，生出差錯。而且對此一句語如果要擬議思量時，即雖經無限的長時劫都無法得悟。爲什麼，因爲禪悟不在於言句上思量分別。應絕思量分別才有真悟。這種端的，雪竇禪師有頌可鑒，他頌得很顯赫明瞭，大家不妨看看後面雪竇的頌，體會聲前一句的境地。

頌

江國春風吹不起。

盡大地那裏得這消息。文彩已彰。

鷓鴣

啼在深花裏。

喃喃何用。又被風吹別調中。豈有怎麼事。

三級浪高魚化

龍。

通這一路。莫謾大家好。踏着龍頭。

癡人猶岸夜塘水。

扶籬摸壁。挨門傍戶。

納僧有甚麼用處。守株待兔。

這首頌是雪竇禪師的傑作，七言絕句，頭二句已經把本則公案頌得無餘，後二句即藉其文才警戒後學的。

「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真是一幅江南好景。法眼禪師最後住在健康清涼寺，其地點即現在南京市城內，正臨秦淮河傍。在這處景色秀麗的江南，春風吹來，似有似無。忽然間聽到鷓鴣啼哭的聲音，迴頭去看，那裏有鷓鴣的影，祇有滿叢的花枝微笑地搖動而已。這正是本則的主題，如何是佛一問，汝是慧超一答的情景，問的亦不錯，答的亦很好，尤其是答的人，不言佛而將佛的端的很隨便就舉出來，這首頌亦是言佛而將遍地佛法詠出來，即是雪竇和法眼箭鋒相挂的一着，各位如果見得透亦是和他們二位同參。「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岸夜塘水」。「三級」是指禹門三級，據傳說昔時禹治水時曾鑿太華山九年，至於禹王力盡神疲。時有神號巨靈有大力神，彼神來助禹，將太華山劈開爲二山疏通黃河之水流入東海。在其所劈開的地方有三級高，所以這叫做禹門三級。是現在陝西省韓城縣與山西省河津縣的中間。這個陝口兩壁由二百五十公尺高的懸崖石壁所挾，潤僅一百四十公尺，河流由高而下奔放傾瀉，聲如萬雷，又名

龍門之險。據水經記載：「鱸魚出鞏穴，三月上渡龍門，得渡爲龍，否則點額而還」。又據三秦記所載：「江海魚集龍門下，登者化龍，不登者點額暴腮」。就是據傳說說：每年陰曆三月三日江海魚類均集於龍門下，如果能夠登得此處龍門險，即身中出火燒去其鱗尾，頭上生角化作龍擊雲而去，跳不得者點額受傷而回。因此後來喻人及第登科者謂登龍門，祝其及第爲燒尾宴。雪竇就是把這種故事借來喻慧超於法眼會下的情形，慧超是像跳過禹門三級的魚化作龍去一樣，在法眼言下已經得悟了。這是因爲他慧超，俊敏靈利所致。可是世間有許多癡人在魚已經化龍去的池塘裏，連夜汲水覓魚是何等的愚癡。

這是喻許多癡人把這則公案的文字言句，以情解詮索字義，有甚麼用。聲前一句，千聖不傳，真理不在於文字言句。這則公案的文字言句是僅在當時慧超得以作爲悟道因緣而已，別人即不通。如靈山會上釋尊拈花，僅迦葉一人能夠會意一樣。悟道因緣一機一境，並不相同。所以不要癡想翻開別人悟道的文字言句就有甚麼用處，這些都是乾屎橛。

其次解釋圓悟禪師所下的著語。江國春風吹不起的下面有二句，第一句「盡大地那裏得這消息」。就是圓悟以詰責的語氣說：春到時江南若是春，江北以及盡大地莫不是一樣的春了。風來也好不來也好，仍然是春，天地間一味平等。何必說甚麼江南啦春風吹不起啦等等差別文句，這些消息那裏來得。第二句「文彩已彰」。說甚麼春風吹不起，豈不是笑話。說吹不起便是有了春風的證據，文彩很明，欲蓋彌彰。鷓鴣啼在深花裏的下面有三句，第一句「喃喃何用」。喃喃是話不絕的意。這樣多言有甚麼用。第二句「又被風吹別調中」。圓悟借用唐詩中高駢所作「風箏」一詩中的結句來說明雪竇的這句格調又變了。風箏這首詩是：「夜靜絃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不堪聽，又被移將別調中」。圓悟把結句中的移將二字換作風吹，以便聯絡雪竇頌的前句。第三句「豈有怎麼事」。豈有這樣事，就是怕學人着於春風，花，鳥等聲色裏，才說這樣以便把住的。三級浪高魚化龍的下面有三句，第一句「通這一路」。魚要化龍只就通這一條

路禹門三級一樣，學人要打破漆桶亦須要這樣努力。第二句「莫謾大眾好」。這是圓悟的逆說。話是說不要這樣欺瞞大眾好，其實是勸大眾應要這樣努力。第三句「踏着龍頭」。這隻龍即喻悟道，大眾應要踏得緊才不會被逃去。癡人猶辱夜塘水的下面有四句，第一句「扶籬摸壁」。這種癡人總是瞎摸，不走正路。第二句「挨門傍戶」。已經化作龍走去的空屋子裏，癡人仍在挨門傍戶，守其空屋子。第三句「衲僧有什麼用處」。身為衲僧應有隔山見烟早知是火，隔牆見角便知是牛，舉一明三，目機銖兩的本領才對，像做這種猶辱夜塘水的糊塗事的人有甚麼用處。第四句「守株待兔」。這句出於韓非子五蠹篇：「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得而身為宋國笑」。是笑不事耕作祇守株待兔的愚。喻學人自己不奮發用功夫，祇看他人悟道因緣文字言句的愚癡。

評唱

雪竇是作家，於古人難咬難嚼，難透難見，節角諷訛處，領出教人見，不妨奇特。雪竇識得法眼關捩子，又知慧超落處，更恐後人向法眼言句下錯作解會，所以頌出，這僧如此問，法眼如是答，便是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花裏。此兩句只是一句。且道，雪竇意在什麼處。江西江南，多作兩般解會道，江國春風吹不起，用頌汝是慧超，只這個消息，直饒江國春風也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用頌諸方商量這話浩浩地，似鷓鴣啼在深花裏相似，有什麼交涉。殊不知，雪竇這兩句，只是一句，要得無縫無罅。明明向汝道，言也端，語也端，蓋天蓋地。他問如何是佛，法眼云，汝是慧超。慧超道。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向這裏薦得去，可以丹霄獨步。爾若作情解，三生六十劫。

圓悟說：雪竇是具有大機用大力量的人物，所以對古人這種難咬難嚼難透難見，即因難解釋困難見得透，且節角多又容易諷訛的地方，能夠頌出這則公案的真意，不妨說是很奇特。這是因為雪竇識得法眼的要訣，又知道慧超所悟的根底，更恐怕後人對法眼言句下錯作解會，所以作這首頌的。這僧這樣問，法眼這樣答，將其一問一答的情形，使用「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

花裏」這兩句頌出，表現雖然是二句，其意即是一句連貫的。這就是法眼和慧超箭鋒相挂，啐啄同時的情形，二而不一。那麼究竟雪竇真意在那裏，有許多江西江南的人，多作兩般解會說：「江國春風吹不起」就是用了頌出「汝是慧超」這句的，又有人說：「鷓鴣啼在深花裏」這句是用來頌出各地的禪林中正有很多的入商量這則公案的情形，好像是鷓鴣啼在深花裏一樣的，此二種瞎猜的話那裏有甚麼交涉。殊不知雪竇這兩句，只是一句，頌得天衣無縫。我可以明白地向你們說：言也端，語也端，蓋天蓋地。雪竇的一言一句都是真理的端的，應以身證體驗，不得在其字句上求情解，如果能識得其端的，即可和天地打成一片，就是蓋天蓋地去了。他慧超問「如何是佛」法眼答「汝是慧超」，雪竇頌出來說：「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祇是這樣，言也端語亦端，不容你作情解。如果你能夠對這端的進得去，可以在丹霄，即曉天的太空中獨步，獲得無碍自在的境界。但是你如作情解時即經過三世六十劫都不會超脫生死。

雪竇第三第四句，忒煞傷慈，爲人一時說破，超禪師當下大悟處。如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辱夜塘水。禹門三級浪，孟津即是龍門，禹帝鑿爲三級。今三月三，桃花開時，天地所感，有魚透得龍門頭上生角，昂鬚鬣尾，擎雲而去。跳不得者，點額而回。癡人向言下咬嚼，似辱夜塘之水求魚相似。殊不知，魚已化爲龍也。端師翁有頌云，一文大光錢，買得箇油糍，嚙向肚裏了，當下不聞飢。此頌極好，只是太拙。雪竇頌得極巧，不傷鋒犯手。舊時慶藏主愛問人，如何是三級浪高魚化龍，我也不必在，我且問爾，化作龍去，即今在什麼處。

圓悟繼續說：雪竇所頌的第三和第四句，太過慈悲，爲怕學人墮落邪解，才同時說破本則公案的要點。慧超禪師大悟的情形已經在前二句頌得清楚，二句只是一句的意，他把慧超大悟喻爲「三級浪高魚化龍」，像龍門下的魚跳過三級的奔流化作龍去一樣。可是癡人看這則公案問答的言句，像看作好寶一樣在這言句上去作種種情解，所以才頌出「癡人猶辱夜塘水」以便警戒學人

(下接24頁)

瑜伽師地論

科句披尋記

彙編

卷一 (三)

彌勒菩薩說唐三藏沙門玄奘奉詔譯

韓清淨科記 三時學會彙編

丑二取果業

又謂能取愛非愛果，是第六業。

復有二業等者：此說二業，即隨轉業及取果業。隨轉業中復開爲三。一、隨意識轉；二、隨意染轉；三、隨發業轉。眼識轉時，由染污及善意識力所引故，從此無間有染污法或善法生。由此道理說彼眼識，隨意識轉，隨善染轉。如下意地釋。(陵本三卷六頁)又由意識能發善不善業、彼亦隨轉；由是復說隨發業轉。取果業中，於人天趣有善業異熟生眼；於諸惡趣有不善業異熟生眼。如是差別，從業所生；是名能取愛非愛果。

庚二耳識攝四

辛一自性

云何耳識自性？謂依耳，了別聲。

辛二所依二

壬一舉依三

癸一俱有依

彼所依者：俱有依，謂耳。

癸二等無間依

等無間依，謂意。

癸三種子依

種子依，謂一切種子阿賴耶識。

壬二出體

癸一耳

耳、謂四大種所造耳識所依淨色，無見有對。

癸二意等

意及種子，如前分別。

耳識自性等者：此中自性及所依隨應當知，如前分別。鼻舌身識，下皆準釋。

辛三所緣二

壬一出體性

彼所緣者，謂聲，無見有對。

壬二辨種類二

癸一出多種

此復多種。如螺貝聲，大小鼓聲，舞聲，歌聲，諸音樂聲，俳優叫聲，女聲，男聲，風林等聲，明了聲，不明了聲，有義聲，無義聲，下中上聲，江河等類，鬪諍誼雜聲受持演說聲，論議決擇聲。如是等類。有衆多聲。

如螺貝聲至有衆多聲者：此中螺貝乃至俳優叫聲十種聲攝：女聲男聲風林等聲，七種聲攝。等言，等取叢聲。明了聲不明了聲，二種聲攝。即了義聲不了義聲。有義聲無義聲，八種聲攝。四聖言聲，名有義聲；四非聖言聲，名無義聲。下中上聲江河等聲，此亦七種聲攝。下惡趣聲，是名下聲；中人趣聲，是名中聲；上天趣聲是名上聲。江河等者：等取鳥獸獸聲。鬪諍誼雜聲乃至論議決擇聲，六種聲攝。如下自釋。(陵本三卷十二頁)

癸二略三種二

子一初三種二

丑一標列

此畧三種。謂因執受大種聲，因不執受大種聲，因執受不執受大種聲。

丑二料簡

初，唯內緣聲。次，唯外緣聲。後，內外緣聲。

因執受大種聲等者：地水火風，名四大種。此為依因偏生造色，得大種名。今依大種有三差別；是故建立成三種聲。謂若大種內身所攝，為阿賴耶識之所執受；是名執受大種。以此為因，聲現前起，名因執受大種聲。若諸大種外器所攝，不為阿賴耶識之所執受；是名不執受大種。以此為因，聲現前起，名因不執受大種聲。若以執受不執受二種大種為因之所生聲，名因執受不執受大種聲。如下自釋。初唯內緣聲者：謂如鬪諍誼雜聲等。次唯外緣聲者：謂如風林聲等。後內外緣聲等者：謂如螺貝聲等。

子二後三種

此復三種。謂可意聲，不可意聲，俱相違聲。

壬三釋異名二

癸一約彼相辨

又復聲者，謂嗚音詞吼表彰語等差別之名。

癸二約根識辨

是耳所行，耳境界，耳識所行，耳識境界，耳識所緣，意識所行，意識境界，意識所緣。

辛四助伴及業

助伴，及業，如前應知。

庚四舌識攝四

辛一自性

云何舌識自性？謂依舌，了別味。

辛二所依二

壬一舉依三

癸一俱有依

彼所依者，俱有依，謂舌。

癸二等無間依

等無間依，謂意。

癸三種子依

種子依，謂一切種子阿賴耶識。

壬二出體

癸一舌

舌，謂四大種所造舌識所依淨色，無見有對。

癸二意等

意，及種子，如前分別。

辛三所緣三

壬一出體性

彼所緣者：謂味，無見有對。

壬二辨種類二

癸一標

此復多種。謂苦，酢，辛，甘，鹹，淡，可意，不可意，若捨處所，舌所嘗。

可意不可意若捨處所舌所嘗者：此顯所緣三種差別。非可意非不可意名捨處所。於此處所不生貪恚，住無記故。

壬三釋異名二

癸一約彼相辨

又味者，謂應嘗，應吞，應噉，應飲，應舐，應吮，應受用，如是等差別之名。

癸二約根識辨

是舌所行，舌境界，舌識所行，舌識境界，舌識所緣，意識所行，意識境界，意識所緣。

辛四助伴及業

助伴，及業，如前應知。

庚五身識攝四

辛一自性

云何身識自性？謂依身，了別觸。

(未完)

禪宗的頓悟，全靠話頭照顧得當，未動念前名話頭，話頭名不生，不生是無爲，無爲是真空的主體，用功能證入究竟空理，便能空心了性，而智也不可得；不可得中，而無不可得。此諸法實相唯佛與佛乃能知之，非二乘證偏空真理，菩薩證法空真理所能知其實相妙理。今把心、性、智以及妄識的名相畧釋如下：

心乃性之輪廓，性乃心之神明，此一點靈明，爲萬法之體名性。爲一身之主名真心。妄的分別名識。分別繫縛名念。亂之馳騁名想。溺愛名情。圖謀計度名意。妄起染境名妄。心內逞知名能。一切外境無所染着，無分別名善。能分別名慧。多生多劫染習惡業成種子爲無明。含藏心內，遇境發生，不學而能者爲聰明。在性內爲業相，一動成識爲轉相，轉相一動成境爲現相；業相、轉相、現相在內爲三細，三細生六粗，六粗生十八界；何謂十八界，六根六塵生六識爲十八界，十八界全空；三細猶難除斷，況識神不除，執着染污，即成業苦；因業纏縛，劫劫受輪迴六趣之苦，不能泯絕業識之妄，那能發性中本覺智慧，而得妙用以應世呢！故觸途成滯，盡被一切業苦纏縛，何由解脫而逃生死之輪轉，此之苦惱皆由識心變現，難得五蘊之空，到達不生滅之境地。所以我們要迅速回頭，遁入空門，歸投大覺世尊，嚴持戒律，至寂寞林中，迴光返照，希能到達空心、了性、無智亦無得的正等正覺。

靜動空心

做工夫要得到靜動空心，實在難之又難，何以呢？坐禪能照顧話頭得當的話，便能把妄想壓住，在此期內，不知不覺常能得到靜中的空心，但動中要得其空心，那就不容易了。今把得靜動空心的道理畧述如下：

空是因緣所生法，究竟而無實體名空，又謂理體的空寂。維摩經弟子品說：「諸法究竟無所有，是空義」。大乘義章二說：「空者就理彰名。理寂名空」。空有內空，外空。內空者：說內身的空無自性。外空者：說外器的空無自性。大畧說有十三空：第一義空、有爲空、無爲空、畢竟空，無始空、散空、性空、自性空、諸法空、不可得空、無法空、有法空、無法有法空；此爲十三空。然得靜中的空心，如人取一盆濁水放於靜處，不要動它，經一段時間，便能看見水中沙土一陣一陣的沉澱下去，沙土沉盡，便能看見盆中的清水現前，及水中之月，此名爲

無 · 性 · 了 · 心 · 空

等等；以是俱非世出世故，即如來藏圓妙心。即心、即空、即四大、即十八界、即明無明、明無明盡，如是乃至即老死盡，即六波羅密，即常樂我淨，以是俱即世出世故。即如來藏妙明心元，離即離非，是即非即。如何世間三有衆生，及出世間聲聞緣覺，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菩提？用世間言，入佛知見，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由不勤求無上覺道，愛念小乘，得少爲足。如是研究富樓那問佛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佛告富樓那，汝雖除疑，餘惑未盡。二乘雖證偏空真理，未證法空，及畢竟空理，故只能定中空諸所有；動中還有一切的山河大地，故清淨而不本然。雖靜中空心及諸所有，而動中未得了性，以達無智亦無得的境地，故不究竟。此談靜中空心的道理。

再談到動中的空心，動中的空心：由靜中空心的功夫做來的，要經一番的參究，而後逐漸進入動中空心的功夫。上文說過，參

(上接21頁)

不要做像這種魚已經化作龍去的堤塘裏，連夜汲水要尋魚的愚癡舉動。禹門三級浪是陝西省韓城縣與山西省河津縣的中間，有一個陝口叫做龍門險，據說是禹帝鑿開的，因由高而下有三級才叫做禹門三級。此處河流甚急所以說浪高，詳細在前面頌文的解釋裏面已經說過。其次圓悟說：「孟津即龍門」這句可能弄錯。孟津即武王伐紂時，約八百諸侯在此同盟故曰孟津又名盟津，是在河南省孟津縣，黃河南岸的傍邊。這處雖然亦有一個龍門山，可是這個龍門山是以石窟出名，即所謂龍門石窟便是這裏，在伊水傍邊洛陽之南方三十里處，東崖爲香山，西崖稱龍門，崖高約一百公尺，南北約一公里的石崖中，自後（北）魏太和年間以來，到唐初爲止的年間中所造成的無數石窟佛像，其價值是無法估計的。這個龍門和陝西省韓城縣之龍門，距離在四百公里以上，自不能混爲一談，所以圓悟這句孟津即龍門，可能弄錯。這句應該要刪除。禹帝把這塊陝口鑿爲三級，現在每年三月三日桃花季節的時候，有許多魚類受了天地所感便集來此處，如果能跳得過這龍門者，頭上便生角

初伏客塵煩惱，亦是得到靜中的空心。我們用功參禪亦復如是，坐時把腿子盤起來端坐不動，把話頭一提，經一段時間，便覺得心中的妄想一陣一陣的沉澱下去，妄想沉盡，便覺心境空靈，此是定中所得空心的功夫，再進一步的照顧，或單照功夫，此空心就會常常現前的，心空了而山河大地也自然空無所有，能如此常得空心的境界，時間久了，便能得證偏空真理，此是靜中空心的功夫證得。如楞嚴經上富樓那問佛，我常聞佛說：世間一切根塵陰處界等，皆如來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諸有為相，次第遷流，終而復始？佛說：汝嘗不聞如來宣說性覺妙明，本覺明妙？如來藏唯妙覺明，圓照法界，是故於中，一為無量，無量為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不動道場，徧十方界，身含十方無量虛空，於一毛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背塵合覺，故發真如妙覺明性，而如來藏本妙圓心，非心、非空、非四大、非六根、六塵、六識；非六波羅密清淨虛空理，不受自性故。頓悟了自心，開佛知見，但了自性，徧一切處。所謂無性，華嚴經云：法性本空寂，無取亦無見，性空即是佛，不可得思量；此則是了性的境界。

得無亦智

禪用功，如澄濁水，貯於靜器，淨深不動，沙土自沉，清水現前；今動中空心的功夫，要連清水都要倒去不存在；如果清水留在的話，時間久了，便會復被塵土染污，所以要泥純水，名為永斷根本無明；明相精純，一切變現，不為煩惱，皆合涅槃清淨妙德。我們參禪打坐亦復如是，不着於靜，要動靜一如，如果長久着靜，一遇動境，功夫便失；所以參禪能動中得個消息，才是真功夫，此功夫首先要把妄識打死，才能得到動中空心的，如果動中空心，時間久了便能空去山河大地，及一切的諸相，此時便能得證法空真理，再進一步功夫的精進，也能達到畢竟空的旅程。這是靜動空心層次的畧說。

了性

我們佛家說：明心見性，證入畢竟空理，到此的功夫，連見性也要了去不可得，這功夫即是究竟了空寂，不偏於一邊，不着於有無，所以能「常善入於空寂之行」。所謂有無，所以能「常善入於空寂之行」。所謂有無，所以能「常善入於空寂之行」。所謂有無，所以能「常善入於空寂之行」。

妙雲

我們佛家說：明心見性，證入畢竟空理，到此的功夫，連見性也要了去不可得，這功夫即是究竟了空寂，不偏於一邊，不着於有無，所以能「常善入於空寂之行」。所謂有無，所以能「常善入於空寂之行」。所謂有無，所以能「常善入於空寂之行」。

無智亦無得

智有三智：一、名眞智；二、名內智；三、名外智。何謂外智？謂分別根門，識了塵境，博覽古今，皆通俗事，此名外智。何謂內智？自覺無明，割斷煩惱，心意寂靜，滅無有餘，此名內智。何謂眞智？體解無物，本來寂靜，通達無涯，淨穢不二，故名眞智。眞智道通，不可名目，餘所有者，皆是邪偽。「智」又分三品妙智：（一）初地斷分別二執，就是我執煩惱障，法執所智障，轉為下下品妙智。（二）二地至七地漸斷俱生我執，轉為中品妙智。（三）自八地至金剛後心，（等覺妙覺），斷俱生法執。轉為上品妙智。此一段文是「智」的名相的分別，漸修所得的妙智。若祖師禪，不歷階梯，頓悟無生，三心不可得，何處悟得三空之理，既然人、我、法空不可得；自然地「智」亦無所得。

總括說

禪宗一法，參話頭，務須勤力，能喫得苦耐得勞，日積月累，踴躍以前進，如而智也不可得，禪宗本無實相，法空、性空、緣會一義耳。

，昂起像鬚鬣的尾，乘雲化作龍昇天而去，跳不過者在其頭額便受大傷流血，叫做點額而折回來。現在對本則公案，如果有人咬嚼文字言句者，便是汲夜塘水求魚一樣的癡人，殊不知魚已經化作龍去了。白雲守端師翁（即圓悟的師父五祖法演的師父）曾對本則公案，作了一首頌。其意思是這樣的。

一文大光錢，是喻慧超問如何是佛。

買得箇油糍，是喻法眼答汝是慧超。

喫向肚裏了，是喻慧超在言下開悟。

當下不聞飢。是喻一生受用不盡了。

圓悟繼續說：守端師翁所作這首頌，作得極好，可是表現太粗拙。相反地雪竇所作的頌，非常巧妙。雖然極其利害，可是其鋒鋇却不傷犯手。往昔圓悟尚在大潯山修行的時候，有一位叫做慶藏主者時常啓蒙圓悟，圓悟記得當時慶藏主很愛誦這句三級浪高魚化龍，平常就拿這句問人，如何是三級浪高魚化龍。但是我（圓悟自稱）對魚化龍這一節却不必在意，我要問你們的就是，化作龍去了之後，即今又在那裏，這即是你們要參的公案。（完）

福

慧

與

人

生

■ 懷 暢 ■

人生在世間，最重要而不可缺少的，便是衣食住行，不論男女老少，富貴貧賤，壽夭窮通，賢愚好醜，都要倚靠這四件事，方能生活。因此，天下人類，晨出夜入，經年累月，勞身苦思，東奔西走，無非為滿足個人的基本需要。一旦雖能使到饑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安度平淡的生活，但又得隴望蜀，不以為足，更求洋樓汽車，錦衣玉食。經云：「知足之人，雖臥地上，猶為安樂，不知足者，雖處天堂，猶不稱意」。由此可見，縱使已成百萬富翁，也不能成為樂天派，何況欲無止境，仍要非分妄求，求之不得，乃苦上加苦。因為貪心無厭，便要千方百計，不擇手段，想要達到目的，甚至偷盜搶劫，欺世騙人，或殺豬宰羊，祭神拜鬼，或求籤問卜，看相算命，結果仍舊不能獲得從心所欲，東成西就。因此神喪氣沮，愁容滿面，終日不是怪責自己命運惡劣，便是怨天尤人。其實，乃因人無有自知之明，不瞭解人的力量勝於天地鬼神，是超羣絕倫；真正可以挽回惡劣命運的，乃是自己本身。因其捨本逐末，走向邪途，猶如砂非飯本，欲成佳饌，縱經塵劫，也不得成。古云「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由此可知，人之吉凶禍福，壽夭窮通，全在個人把持與操縱，並非俗諺所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的漫無標準，均是人云亦云而已。

人生於世，既要衣食住行，就得倚靠天時地利，苦其心志，勞其筋骨，始能獲

得豐屋厚蓄，飽食足衣，周書有云：「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雖然道理是如此講，但在事實上也很奇怪，有人生來，不動一毛之勞，便獲美服厚味，富貴逼人；有人終日奔馳，風塵勞苦，竟難禦寒餬口，溫牀暖被，如果將此對比「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大同格言，實是不能圓成其說。因為我們觸目共見，不論男女老幼，富貴貧賤，誰人不是處於兢兢業業，各盡其力，同謀生活，但是有人金玉滿堂，花天酒地，有人捉襟見肘，無棲身處。由此可見，並非全靠自食其力，便能獲得共同心滿意足，安居樂業。固然書云：「巧者有餘，拙者不足」，但是不能保證巧者決定有餘，拙者必然不足。例如子牙與管仲，均有掀天揭地之才，因少年不得志，飽受困乏之苦；再舉劉禪與晉惠帝，均是笨拙不堪之木偶，但其能繼承父王為國君主，吃是珍饈玉粒，住是堂皇宮殿，穿是千金之裘，用是宮娥綵女，三宮六院，七十二妃。由此便知，雖然自己能夠操縱一切的善惡命運，但是命運也能支配人的災祥禍福。

世有人不信命運之說，每舉荀子天論篇，而來抗拒此理，以為荀子是明周孔之教，其既不信天賜地與及神鬼作祟之說，由此足證一切命運，全是謊論。其實駁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例舉荀子所說：「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此義豈不是說，不怨天不尤人，吉凶禍福，全在個人掌持？「疆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饑，寒暑不能使之疾，祇怪不能使之凶。」此義難道不是說，敬勝怠者必吉，義勝欲者必從？「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畧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饑，寒暑未薄而疾，祇怪未至而凶。」此義難道不是說，怠勝敬者定滅，欲勝義者定凶？由此段文足證荀子，雖不信有鬼神之說，可是對於善惡報應，命運氣數，全由自作自受，絕信無疑。佛經亦云：「如是惡業，本自發明，非從天降，亦非地出，亦非人與，自妄所招，還自來受」。由此可見，古聖先賢，全是從一鼻孔出氣，不過後人，各執管見，定要分河飲水罷了。

然而自作自受之定律，並非粗心浮氣之人，可以窺視於萬一哩，因為每人所作的善惡業因，且有千差萬別，而所感的善惡業果，也有萬差千別，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業果不同，各如其心。有人前生作業，今生受報，有人今生作業，來生受報，也有今生作業，現生受報。須知，前生又有前生，來世又有來世，既有無窮無盡的前生與來世，當然就有無窮無盡的因果與報應，因此要想世人領解三世因果，實在不易，姑且將此擱置不論，但講今生作業，現生受報之原理，簡單分析，也是分明不惑，歷歷在目。

須知中國儒釋道及其他各種宗教，莫不提倡要人行善，捨己爲人，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是千古不能移易的定律，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因果報應，如影隨形，誰能不信。因此到處懸著「爲善最樂」四個大字，意在告人，要想安居樂業，首要「先正其心」，心正則身修，身修則家齊，家齊則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世人既言「爲善最樂」，而相反處，必有「爲惡最苦」之原理存在，因為無有「爲惡最苦」，絕顯不出「爲善最樂」的道理來，兩者必定互生互滅，相對而成，此有即彼有，此無即彼無。兩者之理，雖然均衡，但世人很奇怪，到處皆是懸著「爲善最樂」的這一面，從不會見掛著「爲惡最苦」的那一面，當然此理不難知曉，因為世人時時刻刻欣樂厭苦，非但視痛苦如怨家，就是苦之一字也不願提及，因此人喜聽吉利之言，不願聞到逆耳之聲，以爲這樣就可以避免諸多痛苦。其實不然，就因世人不會鑽研苦之根源，才受種種的痛苦，假使大家能夠瞭解痛苦的根源，用智慧刀將根斬斷，試問痛苦，又從何處發生，當下逍遙快樂，猶如神仙。因此我們也應該將「爲善最樂」的反面之「爲惡最苦」的道理來，時常警惕世人，假使世人畏苦果，即不應該種苦因，苦因不種，苦果不成，如果大家能知此理，也自會改過自新，善與人同了。

於此首解善惡二字，試問大家認爲何者是善，何者爲惡，實在善惡沒有一定的標準。若人以爲刀杖是屬於兇器，定它爲惡，假使利用刀杖去救生命，即變成爲善事；若人以爲資財是屬於善

美，稱它爲善，假使利用錢財去殺生命，即變成爲惡事。由此一事，例舉一切，林林總總，觸目所見，沒有一樣是屬於善，或屬於惡。實在善惡，由心而發，心欲善則一切皆變爲善，心欲惡則一切皆變爲惡，善惡在心，不在於物，由此而論，一切善惡以心爲主，外物皆隨心轉而已。

對於「爲善最樂」之哲理，於此舉例，假如我人隨時隨地，忽見有人，將遇大險，於千鈞一髮之際，及時趨前搶救一命，所謂「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試想其心該有如何的高興，可能終日流露著揚眉吐氣的神情，總覺自己作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就是吃飯睡覺，交朋結友，出入往返，莫不心曠神怡，眉開眼笑，縱遇神鬼作祟，或官府捉拿，心也寧靜無憂，坦蕩不懼，所謂「自己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也不驚」。須知身體以心爲主，心能時常暢快舒懷，自然影響所及，生理調適，脾胃胃開，食慾增強，心靜神寧，睡眠安穩，心廣體胖，身強力壯，諺云「笑一笑，少一少」。此人既能心安理得，歡悅於心，必能「誠於中，形於外」，面上時常帶著從容和悅，笑口常開，試想誰人不願和他打交道，結朋友，可說人見人喜，親屬看重，朋友敬仰。因此所以就能求男得男，求女得女，求財得財，求官得官，在上位必獲下者敬重，在下位必蒙上者垂慈，營商發達，居官厚祿，因爲樂善，厚德載福，所以能夠長壽富饒，不遭惡運，逢凶化吉，遇難成祥。此是敘述「爲善最樂」的現時現報，分內自得，作餘善事，皆同此理。

反之，「爲惡最苦」之原理，正與前相同。假如我人無故，殺死人命，其心該有如何的感懷，孟子云：「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不論此人怎樣兇惡，或如何壞良心，祇要作了違天背理的事，其人必定心驚肉跳，恐怖異常，就是吃飯也在提心弔胆，睡覺定作惡夢，食不甘味，寢不安枕，行住坐臥都在疑神疑鬼。如有參加研討大會，請爲發言，本有才儲八年，學富五車，但在此時，總覺人微言輕，無面見人，縱使發表意見，也是語無倫次，言不達義。如果一個人時常憂愁悲觀，戚戚不樂，日久天長，必會影響所及，脾傷胃損，消化不良，精神不寧，心跳失眠，如此積年

累月，必定體力衰弱，面黃肌瘦，人見人嘔，親屬懶理，朋友不顧，資窮財盡，無處覓食，貧病交加，饑渴逼惱，此時雖有慈親孝子，也不能相救，因為因果報應，需要自作自受，就是諸佛菩薩與天地鬼神，皆不能挽救萬一，此是敘述「爲惡最苦」的現時現報，分內應受，不能轉移別人。

因此我們要想離苦得樂，化戾氣爲祥和，就應植福修善，廣積陰德。假使遇見別人貧病交加，或大險臨頭，縱然無力挽救彼之困苦，也要生起同情心、憐愍心、施捨心、救護心、因心生善，福慧日增。世人不明此理，以爲既無捨財，又未利人，何來福慧。須知我佛有言，人人本具無量性功德，有修則顯，無修則隱，現在假彼生善，即是自性福顯。若再利用資財救彼生命，彼此皆獲收益，如果有心無力，雖然對彼無補，仍能單自得福，猶如以燈燃燈，自燈燃著之後，與彼燈並無損減。若人能將自性本具之福德智慧，修之又修，顯之又顯，積年累月，行圓果滿，功德法財，自能全部昭彰。此時可以化長河爲酥酪，變大地爲黃金，取之不竭，用之無盡，猶如佛陀，從無量劫來，難行能行，難忍能忍，捨身飼虎，割肉餵鷹，始有今日的百福俱集，萬德莊嚴，從性顯現，表露無遺。

若心能夠培德植福，身體自會端正強健，趨吉避凶，轉禍爲福，衣食住行也隨之而來。心時修善，乃屬道德，若有道德，必有福氣，若有福氣，必行好運，若行好運，必能居高臨下，富貴榮華。可是僅有鴻福，未有智慧如海的開路先鋒，仍會墮坑落塹，誤入歧途。不是吝嗇不捨，便是奢侈淫佚，不分皂白，輕重倒置，有此作爲，均是惡德，仍不受人敬重。因此有福氣之後，必定還要有智慧，始能尊嚴端重，爲人上人。所謂「皈依佛，兩足尊」，人須福慧兩足，堪稱爲尊，智能分析善惡好醜，是非邪正，故要追求智慧，立爲根基。例如勤奮讀書，集思廣益，博古窮今，訪師覓友，此皆能啓發智慧，通曉人我是非，風情世故。

如果人人都能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世界自然和氣致祥，兵革消弭，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即時五濁惡世，變爲清淨樂土矣。

（上接38頁） 有片刻的空閒，便是認真的學校。這是戕賊學生，虐待學生。我以主持香港佛教書院的關係，近年來先後接觸過的英中五畢業的學生，凡數千人，其中有政府學校，津貼學校，教會學校，和私人創辦的學校畢業的學生。結果，發現私人某某教會學校畢業的學生，成績最劣。有些在參加會考的七科考試中，全部在六級以下者。我問那些學生們你的成績爲什麼這樣壞？回答說：學校只顧收銀紙，老師從不關心我們的功課和作業。於此，可知今時今日，孩子讀書與學校的選擇不能不特別認真。其次，指導孩子的步驟和方法，更與孩子的器材成器，有決定的影響。須知，教育的終極目的，是培養孩子過獨立的生活。受到他人的歡迎、尊敬。因此，在一開始的時候，便須給予身教，以期養成孩子喜歡勞動，不怕麻煩，不怕辛苦，具有忍耐、沉着、努力不懈的精神，引領其智慧昇華，能力解放，向壯濶的人生大道邁進。才能担当大任，負起時代的使命。

至於，知識的學習，真理的探討，是非的分辨，思路的開展，必須由淺而深，由近而遠，由具體而抽象，這樣才能引起孩子的濃烈興趣，增強學習信心。同時，更須消除孩子學習過程中的困難，若有疑義，應透過各種淺顯的事例，詳加解釋，以免困難越積越多。其次，專家認爲：給孩子多少知識，不如教孩子怎樣找尋知識和豐富知識的方法。再次，要鼓舞孩子從日常生活中豐富想像力，俾與實際知識相印證。最後，要培養孩子愛好讀書的習慣，使其感到一時刻不讀書，都是一種嚴重的損失。當孩子有了讀書習慣的時候，便已成功了一半。就以令公子讀書的問題來說，應以多尊重他自己的意見爲主。你們夫婦主觀的願望要少一些。讀書不是好玩的，如果他想不到外國去念書，你們一定要送他去，後果是可怕的。何況今天外國的風氣是這樣壞，處處都是陷阱。我認爲應讓他在香港重修中五一年，把英文和一些基礎的學科讀好，增強他的信心和讀書的興趣，這樣才是做學問的正確方法，不知尊意如何？

我說完這番話後，老鄧夫婦便高興地從坐位上站起來，說了好些恭維話，然後便匆匆地去了。

有一天，張君約我到新界元朗旅行，路經青山藍地妙法寺——內明書院。他告訴我：這個地方，從前叫張園，教署曾借用來辦學——鄉村師範學院。那時院長是黃國芳先生，轉眼又是十多年前的事了！現在牌坊矗立，一望而知是個佛教道場了。他問我爲什麼佛教所辦的學院，不叫佛教書院，而叫內明書院，是什麼意思呢？我便把五明學向他解釋：

(一) 聲明——即文字、音韻學等。(二) 因明——即論理學、知識論等。(三) 醫方明——明一切醫藥，衛生學等。(四) 工巧明——即理論科學，實用科學，藝術雕刻等。(五) 內明——即佛法，三藏十二部。明自家宗旨的學說。地持經云：『菩薩求法，當於五明處求』。因爲行菩薩道的人，上求佛道，下化衆生。爲了教化種種不同的衆生，所以要具備種種學識，種種技能。所謂廣學多聞，隨機化度。因此，行菩薩道的人，不能不向五明中學習哩！

尤其站在科學昌明的今日，交通方便，地球縮近，也無需使用神足通，都可以環遊世界，而教化衆生了。可是要通曉世界語言，世界學說，到處弘揚佛法，度化不同種族的衆生，那就方便得多了！假如身爲一個弘法者，就算學通三藏，不旁通科學、哲學。連幼稚生所懂得的科學常識都不及。試想，又怎能攝化科學頭腦，藝術的知識的青年呢？所以『菩薩求法，當於五明處求』。的確是有其道理，可謂古今同轍。

不過可惜者，我們的生命有限，學海無涯。以人生有限的生命，怎能窮通無涯的學海呢？只有令人望洋興嘆而已！就內明——佛學的教理來說，包羅萬有，統攝世出世間的學說，亦即是人類思想、道德、學術的總匯。欲探究宇宙人生真理，透視人生的秘奧，解脫人生的苦痛，實現和樂清淨的人生理想。我以爲除了內明——佛學之外，則無其它方法可尋了！

他繼續問：佛學怎樣可以解脫人生的苦痛呢？我便把苦痛的來源爲他分析。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大家都承認的。生乃無常的開端，有生即有苦，苦的來源，究竟從何而起的呢？八大人覺經云：『心是惡源，形爲罪藪』。人之所以要受生死輪迴，種種苦痛，是以善惡業爲因，煩惱業爲緣，引起五蘊積聚之身心，因而有我見，我所、我欲、我執、我的一切等等。由有我見，就不斷地擴展我貪、我瞋、我痴的毒素。內心的思想，外身的行動，在日常生活，自然表現着，每一言行，每一影子，都是損人利己的動作，破壞人類互相依賴而共存共享的要求，從這造成自身苦

從內明談起

釋澄真

痛的根源。換句話說，貪、瞋、痴爲萬惡的淵源，一切我見、我慢、我：都由這三毒中產生出來的。追本窮源，必須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諸惡不作，業感既不集，苦痛無由而生。所以佛教之究竟目的，就是教人斷惑證真，斷除煩惱業惑，達到純真、純善的境地。在佛教來說，最重要的就是慈悲與智慧。

他聽到智慧二字，則接着說，有智慧的人，就可以斷煩惱，這不是很簡單的事情嗎？我答道：你不要誤會，斷煩惱不是世間聰明人所能解決的。世間的聰明人，我們也叫他有智慧。科學發明，製造飛機、火箭、利器等等。都是有聰明的人所能發明的。假如善用之，固然使人生享受快樂，這不能抹煞他的功勞。可是發明種種武器，都以戰鬥爲前題。楞嚴經云：『因地不真，果招迂曲』。聰明人的所作所爲不是以慈悲爲出發點，故招來生死的業因，而造下生死的業報。像這樣的聰明，怎值得向他恭維呢！在佛經上叫它做『世智辯聰』。列爲『八難』之一。

佛經上所講的般若，也譯爲智慧。其實智慧二字，並不能包括般若的含義，在無以名之就簡單用智慧來代表而已！菩薩修行，以大悲心爲出發點，以般若智爲導行，有慈悲心，則能同情衆生苦，由悲愍而起救濟，則能與樂拔苦。有般若智，才能消滅貪、瞋、痴的禍首。所以佛學上修學的方法，由戒生定，由定發慧，以戒、定、慧爲因，圓成無漏智慧，才是真智慧。利用這智慧的寶劍，斬斷貪瞋痴煩惱的惑業。這樣，一切自我的私欲，私見的行動，已剷草除根的淨盡無遺，那有再作生死的後有業呢？這不是佛學可以解除人生的苦痛嗎？一般人認爲佛學的理论太深奧，太玄妙。你覺得怎樣？我這樣地反問他。

佛學不太難懂呀！我今日所聽的都清楚明白哩！在佛學上的道理，那不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體驗得到的嗎？例如：家庭中，父子之間，兄弟之間……發生口角，發生爭執，爲了財產，不和不睦，都是由於「我見」「我執」等在作怪，對嗎？

對的！家庭不和睦，乃至國家社會不安寧，都是由「我見」而來的。學佛就是破除我見，煩惱不生，正如釜底抽薪的辦法，使禍根消除了。假如社會上的人，都能接受佛法的熏陶，打破「我見」，效法佛陀把我我擴爲大我，就能表現捨己爲人的偉大精神。能夠做到這樣，則人類自然和樂相處，天下自然安泰無爭了！

我對陸象山之學的一個看法（一）

胡信田

兼述我的哲學體驗

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

先生之語，如震雷驚霆。——吳澄

一提起「宋」學或「理」學來，有不少的學者就說：理學是消極的、悲觀的、厭世的，那些研究科學、文學、藝術及沾親帶故的晚輩們，一聽這話是學者長輩說出的，再回之歷史，果真南宋之亡，就在陸秀夫背着衛王沉海之後。聚蚊成雷，理學就這樣走上了荀子、墨子的後路。

目前，除了台大的戴君仁先生開「宋明理學」，及政大的方豪先生治「宋史」而外，其他的大學，尙未聞及。

講宋學、道學、佛學，沒有獨到見解的人及特立獨行之士，是不敢一試的。因為它要憑空推出理來，憑理見之于行。前些日子去永和鎮訪林正弘兄，他說：「鼓應在台大開哲學、我開邏輯」。我雖然不認識陳先生，從他寫的東西、接觸的人、教的科目——老莊哲學——上觀之，的確是胡適第二，殷海光的化身。（林、陳是殷的得意門生）

因為我由衷的欽佩殷海光先生到臨命終時，對中國文化的宣判正確：中國文化在理性，胡適先生治學重條理，有個性。所以，我惦念着逝去的胡、殷二位今日的哲人，也很喜歡陳鼓應的一枝獨秀。在此，也謝謝正弘兄給我的指示。也藉以向他道賀一九

六九年他在永和鎮寓所燈下著「邏輯學」的苦心（在三民出版）。前有古人，後有來者，正弘、鼓應在我心目中，真是兩位響叮噠的新進人物。

我以為世上最可悲的人，莫過於知識份子的盲從，人云亦云，顛黑倒白；世上最可痛的事，莫過於知識份子的信口雌黃，蠱惑人心，誤人誤己。

如果荀子的學說不中斷，中國的法學知識不致如此淺薄；墨子的思想不中斷，中國的科學理論不致如此脆弱。法律、科學一去，社會秩序大亂，民生日用不足，單憑儒家——孔子——精神的單獨支持，於是造成一種倫理一體、文字一體、四海一家的偉大中華。此種子歸于孔子。可是孔子畢竟不是法學家、科學家，他的主要思想在教育——忠恕的倫理人生，而荀、墨適得其反。目前雖然我們已能立法、造船，這畢竟是別人的東西，不是土生土長的原來貨，用時須要削足適履，才感方便。歷史上的指南針、火藥、印刷術，絕不是現在的雷達、火箭、彩色照相，歷史的中空，誰敢填補？

五千年歷史，先秦諸子與宋明理學，真是兩個美好的文化時代，自漢以來，佛入中國，道學亦興，至宋，化儒、釋、道而為理學。這是中國學術正式同化外來思想的一個完美時期，也是中國正式有了哲學的時期。故此後一反過去，那些明眼人研究學術

，再不好意思把法學、科學知識從理學中摘錄出來，強詞奪理，以偏蓋全的肯定、承認。就這一點，叫人心裏舒服多了。有時看到、聽到有人從孔子書中找「科學」，以之來與洋人論戰，使我這個沒有出過遠門的人感到難過。

某種學問，有某種學問的形式、內容、來源與其固定的目的、作用的。確定了這一點，就不會自愚愚人，斷章取義，循章摘句，古稱腐儒。這種人，好東找西找，只要彷彿其是的，就把它扯在一起，應付一時。這是視覺泯滅了心靈，到阿里山旅行，檢到一撮鹿毛，強調有虎，停止前進，如果同中求異，則知全非。鹿不能代替老虎，自然不致傷人，可放胆前進。故一種學問，先要明其來源、結構、目的，然後作深入的研究，則不致信心動搖，盲無下腳處。

宋儒的派別亦不少，大致說來為「尊德性」與「道問學」兩大主流，前者為大程子與陸象山，後者為小程子與朱熹。道問學是格物致知，尊德性是明理盡性。明理盡性的基礎建立在內心的思維與外在的體會；格物致知的基礎建立在形跡的觀察與名實的整理，以求得內心之滙源。二者均為吾國近古以來，兩種空前、實要、明顯，治學、做事方法，只有形式大小、輕重、先後的不同，而無本質、來源、目的的差異。

我這裏說的是尊德性的陸象山，世人恒以「心學」喻之。這是由于象山天分高、思想深奧、境界大的緣故。

于今科學已能幫助人類登上月球，開闢另一世界，另一方面，也能用核子彈把人類毀滅，可是人類的精神枯萎得像秋天的落葉。隨風飄舞，毫無歸宿。在此到處戰亂，烽火滿天的今日，我們物質領域，已有專門研究科學的人，在強大的美國學習、觀摩、研究，科學重在迎頭趕上，大可不必以自己的過去同人較量。我們的精神領域，應該由我們研究哲學的人從根救起，以自己的土，培養自己的生物；以自己的民族思想，來啓發自己的精神領域。不研究思想的，不知思想之可貴與作用。

我提出這個問題，不敢說收到若些作用，但，其時機、目的，是非常正確的。人非人不立，水非水不續，願賢達高明之士，與

我共勉之！

胸襟、苦學、我的一個看法，以此三點來說明象山的一個輪廓。

一、胸襟

古人云：詩言志，少年的詩中含着夢般的美麗，雖然是夢，正因為少年的生命正在開始，像海浪般奔放的衝進，有志竟成，古往今來，有多少創造、發明，令人難忘的盛況，就是曾先有個夢般的幻想。如果是老年人也在幻想，等如西天的太陽，令人有日暮途窮之感。

象山在「少年作」中有云：

「朝飲渤海（註一）水，暮宿崑崙巔，連山以為琴，長河為之絃，萬古不傳音，吾當為君宣」。

象山在少年時能夠作這樣一首胸襟開闊的詩，真有鳥瞰地球的神眼，故其工夫不得不易簡，朱熹格物致知，即事窮理，眼光不得不現實，工夫不得不瑣細。在中國作考據（吾意：漢為訓話）最早、最好、最多的莫逾於朱熹。在中國講心學除孟子以外（七一），除王守仁外，尚無一人敢與之匹敵。欲知其中奧妙，須從他的弱寇以前，看看他的生活、環境、應對，方足以明瞭他胸襟的始末。

1、生活

人生要有異行，須要有異秉。秉者秉性，天賦的本性；或曰秉賦，受於先天的賦與，即天性也。後天只能賴以成全而不能予以加減。

象山能自站立時，即不作常兒之戲弄，三歲失母，此後其父宣教公兼代母職。某日問天地何所窮際？其父笑而不答。先生（此起，稱象山為先生）思至極時，不食不寢。衣履雖舊，但很整潔，指甲修長，足跡不入庖厨，室內自行灑掃，林下小坐，或門前立足，皆大方自然，過者駐望，異口稱讚。

四歲入學讀書，隱重如同成人，一本書，自始至終，沒有一點折疊裂痕，無論在心情上、舉止上，都有範式所在。八歲，看孟子，至曾子不肯師事有子，至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因歎曾子見得聖人高明潔白。

他的四兄梭山（在金谿陸氏義門之東，是號也，曰梭山居士。即九韶字子美）嘗說：

「子靜弟高明，自幼已不同，遇事逐物皆有省發。嘗聞鼓聲振動窻櫺，亦豁然有省」。

大凡研究文科的人，尤其是哲學家，觸物感應的怪癖，屢見不鮮。言似矛盾，行能協調，叫人想不通、見不到、不能說的，他都能娓娓道出，而見之生活，筆之成書。

當代德國文學大師、一九二九年諾貝爾獎得主——湯瑪斯·曼，曾說：

「對世人所謂的自然，毫無記憶。爲觀賞自然，必須從自然游離，我自己本即是自然。」

離開熟悉的事物（很久以前熟悉的），着實痛苦，離開窻簾、枕頭與孩子床，比離開熟悉的人，如奶媽、姊妹與嬌婿，還要悲哀。我新臨的生活很是不安。（引托爾斯泰語。）

托爾斯泰聽到音樂時，臉色即呈蒼白，畧皺眉頭，而現出恐怖之色。但他沒有音樂就活不下去。年輕時曾一度組織過音樂團。寫作之前，先彈彈鋼琴。在莫斯科時，曾坐在柴可夫斯基的旁邊，聽他B長調四重奏，到行板時，他就在衆目睽睽當中，歔歔起來！

巨人安泰歐斯，用身體接觸大地，大地之母就會給他新的力量，從未失敗過。」（註二）

我個人也有幾種自己難以形容的怪氣：小時候走路好數數磚頭，往往倒回去，重數。讀書往往用一二三數出字的數量，再倒數。最近幾年來，一旦被晒過，整夜失眠，新枕頭三個月後才能長用。如冒然一用，假睡一陣，把舊的換上，才能入睡。

人的名利權勢血統環境雖不能相提並論，但，是非生命功夫是不因名利、權勢、血統、環境之別而有異的。因爲生命是靠天

然力造成的，而功夫是靠己力達到的。所以大平等與不壞差別，從厚有（天然力）到終極（功夫），沒有一點援力作用。安泰歐斯用身體接觸大地，安逸舒服，心神自然，生趣倍增，大地雖然不語又無私心，這是由于大地沒有知覺的關係。可是有一種永久不變的真理，那就是好生之德。只要有計劃、能力去接近它，它一定將清新的空氣、生產的果實、理想的房屋，使你健康得到幫助，生存得到延續。凡是有真理的東西，它有其永久的不變性，短時的建設性。只要你誠心的禱告，滿身舒服，無不良反應。見蜘蛛結網，草木生長，給人生之原理啓示。不像是的：

「你說吧？」

「說什麼？」

「你自己有數。」

「有數什麼？」

「唉！別裝象了。我會成全你的。」

似這類無是生非，引人入罪的勾當，大地上是沒有的。有了人類，便有了虛偽，欲求真實，必反回自然。一九七〇年文學獎諾貝爾獎得主蘇澤尼欽說「我覺得每一瞬間，都像今生最後的一刻一樣，對山林修行的哲學，我產生無限共鳴」。（註三）一個受盡人世折磨的人，才能體會出折磨的痛苦，而嚮往於無拘束的自然生活。安泰歐斯既是位巨人，當然在觀感與生活方式上同常人異，爲了求「同」，於是他想起了大地，大地不嫌他任何方面的「巨」，也不給他「白眼」，於是他快樂了。

斷章取義的評論人，循章摘句的寫文章，其理由是「莫須有」的，其手段是「下流」的，希特勒也會寫成孔子，張飛也會成爲四姑娘。眞理重研究、商量，便知道希特勒是一八八九年至一九四五年，德國法西斯領袖，曾掀起二次世界大戰；孔子則是西元前五五一年至前四七九年的春秋大教育家；張飛是蜀漢時劉備的勇將；四姑娘則是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的義女文書機要。托爾斯泰一聽到音樂臉色蒼白，但他在寫作之前先彈鋼琴，這是什麼道理呢？理由很簡單：托氏要的是眞正的藝術。藝術修養夠老練、成熟，工夫夠深度、創見，平平常常，阿狗阿貓，他不喜歡。

他若果真不懂藝術、不愛音樂，絕不會坐在柴可夫斯基的旁邊，聽他B長調的四重奏，感動得泣不成聲。「戰爭與和平」是純粹俄國式的作品，以藝術的分析力、綜合力、創造力，在崇高的統一性裏，描寫出俄羅斯的國魂。不要說出語驚人的托氏不聽俗音，就連孤苦零丁的胡信田本人，一向是背叛家言的。我喜歡自然，愛智慧，好孤獨，因此，華特狄斯耐的動物片及外國的偵探片，其愛好之程度，媲美美軍在越南吸食鴉片無異，華氏去世，書文追悼！據在巴黎讀書的龍寶麒兄稱：法國人見到我們的電影中，恒有不愛惜動物的舉動，指為野蠻。我則感到：我們的演員——甚至導演，不懂藝術，在銀幕上像趕飛機一樣的興奮、匆忙！爲了文化，我研究學術；爲了藝術，我欣賞巨匠手筆，對此，我很辜負國內的「我們的電影」界——十年沒有看它了。

陳必先十九歲，曾在西德受過嚴格、正規的鋼琴訓練，演奏蕭邦之作，氣勢磅礴，動人心絃。我們的歌唱藝術是傳統的京劇與國樂，打拌、做工、腔調等，其嚴格不足爲外人道。目下的流行歌唱者，只要漂亮、會唱、有條件就一步登台。藝術？藝術是講修養的。不是苗條、口談、宣傳。如果托氏生在中國，「聽到音樂，臉色蒼白、皺眉頭」到「沒有音樂就活不下去……」我倆彼此的感覺是一樣的。

不過，在二十幾年以來自我放逐與被冷落的心境上總感觸到：科學如不止于哲學，如飛鳥失巢，身心永無安頓之日；哲學如不止于科學，如徒手渡河，民生日用失去憑藉。如今，嬉皮起源于科學進步的美國，旨在反對物質的干擾，爭取精神的甜蜜；鴉片戰爭割地失敗，八國聯軍破北京，七十年來，民心自卑，不能復起，這就是我們哲學與科學脫節的結局。科學，舟也；哲學，水也。大凡研究哲學的人，荒郊野廟，處之泰然；一木一瓦，都有感情，因此，明眼人，在泥礫中勘出礦苗，在熙攘中覓得知音。王陽明窮居貴州深山，悟得「良知」，張大千臨敦煌壁畫，而青出於藍。此理在宇宙間，不以人之明與不明，行與不行而有加損。落葉歸根，水流有源。樹葉有生命，流水可寄情，物我一體，天人一致，人的年限、精神總是有限度的。人對人的關心，人

對物的扶持，不能不騰出精神，拿出至誠，人而愛之，物而惜之。以達到忘我境地。再提昇視野，返歸原位，則非前我矣。在這一種親切、隨和、習慣的生活裏，一一都是從根認識，就是瞎子，也能嗅出其中的溫馨；既瞎又聾的，也能覺出它的安適。世有祖傳之物，有至窮而不願割愛者，原因就是它含蓄了始人的精神，是以托爾斯泰不願意離開很久以前熟悉的事物，以來換取精神的健康，保持心理的平衡，使習慣自然化，自然條理化。如是則至誠如神，物來而順應，感而隨通。人，天資不一，造就各殊，是以「離開窗簾、枕頭與孩子床，比離開熟悉的人，如奶媽、姊妹與嬌嬌，還要悲哀」的說法，我表同感。湯瑪斯·曼一九五〇年，七十五歲，在芝加哥大學講演「我們的時代」，被選爲美國藝術、文學學士會會員。生活聲望，名聞國際。七十七歲，因鄉愁深濃，丟開名利，重回歐洲。他這樣作，就是要離開卑俗，以遊高明。世人所謂的自然，是「逐物」，而湯瑪斯·曼所說的自然，是「去欲」以尋求自己、人性和正視本源的問題。

而象山自幼聰明，凡事肯從整體觀、心思入微處下功夫，是以他的人生在天地裏邊，天地在他裏邊，質實不尚智巧之士，都能做到行于言先的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的獨知之地。因爲此等人心智健全，精神平衡，行能願言。觀微知著，是他們的治外精神；防微杜漸，是他們的治內工夫，進退，則綽有餘裕，義之所在，豈直避嫌畏譏而已！縱在急迫之際，亦能寬心游意，擺脫庸俗以進入高明。

古今，聖賢、豪傑之士，最易受人辱罵，也最能受得住考驗，原因，他們立意精確，事實勝于雄辯，足可悟疑辨惑，所謂不言而信者，以其中有可行的因素。太陽遮于雲內，並不能因爲地上的動植物的歎歎而改變本身的進度，晴、雨、晦、明，天地密移，而草木不知，聖賢、豪傑之與庸俗、末流，以此。由于聖賢境界高，心智全，把全付的精力，甚至自己的身體、生命，都放在境界和目標上，已達到至定、至靜、至一的修持，不要說是「鼓聲振動窗櫺，亦豁然有省」。就是「萬籟寂寥中，忽聞一鳥弄聲，便喚起許多幽趣，萬卉摧剝後，忽見一枝擢秀，便觸動無

限生機，可見性天未嘗枯槁，機神最易觸發」。王陽明看花，以爲花在心裏。心明萬理明，是東方文化的特色。

高道淳曾言：

「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最不可輕忽，雖至微不至易者，亦當以慎處之」。

方寸已亂，萬念俱毀。吾人欲行動有節奏，須內心能分明。一個卑明不分，敵我不明的人，我不相信他能愛國、救人。十年前，一位大專學生在鳳山受訓，不給國父遺像行禮——理由是不拜偶像，今（一九七一）年三月，美軍一上尉在越南叢林中與共黨相遇，下令後退。以美軍的訓練、裝備，足可一能當十，大學生的素質，種種反常現象，不以爲恥，不以爲怪。這是西方文化、信仰與東方精神差異之點。我們的文化是「一」畫開天地，一元文化，肯超然物表，闡性命之微，窮天人之蘊，吾人之精神，與斯道之循環往復，成一體系，有始有終，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急起而追之。

吾民之不亡，在斯道之不衰；斯道之不衰，在斯學之不絕，巍巍乎中華，堅貞不拔！

以上所述，是象山三歲到八歲的舉動，羅列中外，體之已行，無不吻合。觀之年譜，依照中國禮俗，二十歲——弱冠——是最有意義的階段，象山在此期間，一些生活習慣的舊跡，在日後成功成名的歲月裏，不時隨機遇的沖激以隱以現，夜讀，是最輕鬆、自得的時候。先生十一歲，常被家人發現，靜坐觀書，有疑便有覺，後，嘗語學者說：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此年與五兄復齋（九齡字子壽，號復齋）讀書疎山寺。止是一部論語，誠想：如果他不能舉一反三、聞一知十、身體力行。印證書中的道理，推求生活的創發，他一定不滿現實，嫌環境孤立，資料不足，跑到國都——浙江杭縣去找東西、求證據。可是我的好象山他不，不聲不響的在歸納宇宙的現象，演繹人生的真理。他有這份能力，也有一份苦心，何況「論語」作者孔子也不是位凡夫俗子，一部了不起的著作，由一位有能力和苦心的人去研究它，當然會有成就的，這成就使他有所發現而安心。

十一歲到二十歲，其中變化最大的是十三歲、十五歲、十六歲三年，明己、治學、立志都包括在裏面。

先生在十三歲：因宇宙字義，篤志聖學。先生四歲時，曾以「天地何所窮際」問于父。不得要領，寢食俱忘，衣履不去者數日。這個「疑案」，竟在十年後讀古書至「宇宙」二字以解之。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者也」。乃援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他這種創見，來自內心不斷的思維，與外界現象參差不齊不能協調。於是引起他的好學（讀書）、觀察（天地萬物）、研究。

有次他的五哥復齋讀「論語」，問「有子一章如何？」

先生曰「此有子之言，非夫子之言」。

復齋曰「孔門除却曾子，便到有子，未可輕議？」

先生曰「夫子之言簡易，有子之言支離」。

一位十三歲的孩子，即能用論理學作形式的邏輯。同中見異，以知其思維之細密與觀察之徹底。七百餘年來，只要一見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就知道是陸象山思想的口語。

先生十五歲，作偕字詩云「講習豈無樂，鑽磨未有涯，書非貴口誦，學必到心齋，酒可陶吾性，詩堪述所懷，誰言會點志，吾得與之偕」。這首詩道出教與學的樂處，及學海的無止境，在讀書時，不必多在口頭上言說，要做到心安理得。一切求放心了，吃點酒陶冶性情，作作詩表達下志趣，也是人生的常情。誰能夠有像會點與會參父子般的慈孝，他當與之偕行。

十六歲時，研讀三國、六朝史，悉夷狄亂華，又聞北宋靖康之恥，乃將留了十三年的指甲剪短。從事射騎。——未完——

註一：渤海——解，音蟹，渤海，即渤海的別名，渤海，是山東半島與遼東半島合抱而形成的內海。此詩錄自「陸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五。四部備要，子部。中華書局據明李氏刻本刊行。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四月台二版。該局在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四號。

註二：選摘「歌德與托爾斯泰」——人文性的探討，三七—五〇頁。湯瑪斯·曼著，李永熾譯，水牛出版社，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出版。台北市連雲街三六巷二一弄二號。

註三：民五九、十、二一，中國時報副刊。台北市大理街一三二號。

和平始於正義

蕭輝楷

「反戰主義」的瘋狂

我一直非常厭惡今日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所謂「反戰主義者」。因為我根本不能想像方今之世，如果居然沒有了「戰爭」，這世界究竟會變成怎麼一個模樣。

我不知道是否真會有許多人對我上面的話感到奇怪：「沒有了戰爭，多好多美的事呀！這就是『世界大同』嘛！這就是『天下太平』嘛！」——請容我放胆說句重話：如果真的有會有人會有這種想法說法，那我認為此人距離送進精神病院的日子，大概已經不太遠了！

這裏，我所了解的真正道理是：如果沒有戰爭，或者說，如果沒有「人與人之間的各種『集體對抗』的努力」，則我們這一個世界，立刻就會變成最自私、最殘酷、最足鼓勵罪惡繁衍的修羅世界，我們這一天下，立刻就會變成有史以來真正「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最最不太平的天下！

這是無可奈何的，這是娑婆世界有情衆生的「貪瞋癡」三毒之所必然鑄定因而無可更易的。

「戰爭」源自各種「不義」

「戰爭」的表面現象是：一羣人與另一羣人之間的廝殺，大家都在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方式去企圖消滅對方，或者，消滅對方的抵抗意志，因而整個合為一種「雙方全在那裏犧牲」的互相殺戮，一種「你死我活」而事實上是大家全都在那裏整批地死的糊塗的拚鬥。

不過，透過上述這一「戰爭的表象」，如果我們還有耐心去追尋一下各種「戰爭」的原因的話，則我們應該立刻便可發現：「戰爭」的本質，實是由於一羣人自居於集體盜匪的地位，打算不把對方當做「人」來看待，而另一方則不肯無端便乖乖接受對方的凌辱宰割，因而一方要恃強蠻幹，另一方則起碼總要「拿目

前可拚之力來先拚一下」，（或者，雙方都企圖不把對方當人看待，都想試試「看究竟是誰吃掉誰」，或者，雙方都在恐懼對方要吃掉自己，因偶然的誤會而把本來的僅僅對峙激發成了真正的大打出手，等等，）如此這般，彼此才會真正打將起來的！

因此，歸根到底，戰爭的基本原因，其實完全在於人的「不把別人當人」——要對別人為所欲為的這一侵略的根性；因此，只要世界上日還有某些「不肯講理，只要有可能蠻幹便會去蠻幹」的仗勢欺人的人，不管這些人的數目是否只是少數甚至到只有一個，也不管其所仗之「勢」是飛彈核武器飛機大炮軍艦戰車還是刀鎗棍棒拳腳牙齒乃至筆頭嘴頭甚至（藏在衣袋裏冒充手鎗的）手指頭，總而言之，這世界便一定會有各式各樣的戰爭，而且也非有不可。

和平不等於「人的生活」

為什麼只要世界上還有人意圖侵略，存心「蠻幹」，則各色戰爭便一定會有而且非有不可呢？

因為我們大家還必須在這個世界上好好活下去。

因為，人生在世，唯一的目標便是「活得好」（用哲學說法來說，即是「去追求、去實踐、去完成最理想最圓滿最美好的生命」，包括儒家「與天地參」的「聖神」生命、佛家「常樂我淨」的「涅槃生命」或基督教「永恆平安」的「天堂永生」等等在內）。全人類在世界上的整個歷史發展，唯一的目標便是「讓大家都一起活得好」（這也包括儒之「民豐物與」、佛之「情及無情，同圓種智」、基督之「神愛世人，為世贖罪」等等思想在內）。——因此，從這一基本了解出發，人的真實目標正是「活得好」，其他一切比較具體的目標，譬如「和平」、「富裕」等等，通通全不外是為求達成上述這一總體目標而立的各種具體的手段，如果僅僅為了某一手段而不願犧牲其他各方面的追求，如果僅

僅爲了「某一方面的活得好」而讓「其他許多方面甚至其他一切方面通通都活得不好」，那便是因小失大，執一廢百，那便是對於「活得好」這一總體目標之實質的取消，那便不僅是荒謬，而且正是罪惡！

「反戰」即「要大家手無寸鐵」

爲什麼我要說上面這一大堆彷彿是在討論哲學理論的話？因爲只要世上還有一些意圖侵略別人，亦即打算用暴力去對他人的生命內容（生命、財產、健康、家庭、愛情、自由、尊嚴等等）「爲所欲爲」的人，則大家這一「活得好」（乃至僅僅「活下去」）的目標便絕對不可能自然保住，一定要勉強保住它，那便不能不是對此種蠻不講理的侵略者之「以拳頭對拳頭」的硬性對抗，易言之，那便不戰不是「戰爭」，那便不能不是對於（通常作爲「活得好」之某一具體手段的）「和平」的暫時放棄！

這裏正是今之所謂「反戰主義者」的最大罪孽所在：「反戰主義」也者，絕不是在「反對各式各樣不合理不公道的侵略」，而是在「反對被侵略者對侵略者的抵抗」，他們是在反對被侵略者之各種保國、保家、保座、保命、保自由、保尊嚴的奮鬥，他們的意思是「爲了和平」，被侵略者必須自動繳械投降，自動成爲「手無寸鐵」束手待斃的聽任他人宰割的魚肉！

「投降主義」下的「生」與「死」

或曰：（適如羅素過去所說的意思）戰爭是大家都死，不顧一切的「和平」（按即投降）雖說會使（被侵略的）一方「吃虧」，但起碼「大家」總可以活下去，不致再不斷死人呀！

我願簡單指出：這是百分之百的自欺欺人的詭論：

第一、對於任何侵略的無端退讓，都只有使侵略者的胃口愈來愈大，戰國後期六國「爭割地以事秦」卒使秦國更非併吞天下不止，即是好例（適如西方寓言那匹帳幕中的駱駝善意地讓馬探進一個頭來，緊跟着便是這匹馬還要入頸，還要入足，以至逐步把原在帳中的駱駝完全擠出去爲止，亦適如中國寓言中的「中山狼」要人「做好人做到底」而乾脆讓牠吃掉一樣）——反過來說，對侵略者的侵略經過努力拚鬥之後的被迫退却，却反而會使侵

略者感到這一侵略的果實並不易得，並不好吃，因而下一步反會鄭重躊躇許多，如當年蘇聯史達林之力戰始下芬蘭部分地區，因而此後反不再事進逼一樣。

第二、對於侵略者的全面投降，其結果是否真可使投降者能就此含垢忍辱偷生下去，都還非常難說，君不見「秦阮趙降卒四十萬於長平」，與象聯併吞波羅的海三小國後對原住民的滅種行徑，與歷史上大大小小數不清的「降後屠城」（如古希臘人之屠特內城與黃巢李闖張獻忠等等的殺人記錄）麼？

第三、縱使此後真還可以忍辱偷生，此種「生活」又是否準比死好也非常難說，君不見「生不如死」，古有明訓，因而產生出許多可歌可泣的「冒死逃亡」「大逃亡」事蹟乎？退一萬步說，「監獄內也有和平」，但又在何時何地沒有囚徒冒死逃獄的？

義戰纔是和平的助產者

最後，或者有人要問：按照你這樣說來，地球上豈非永不可能出現「和平」，人類豈非仍只有不斷自相殘殺下去？

我答曰：這必須分兩層說：

首先，如果你希望的「絕對的和平」，則在各種教化尙未進至使世人盡成仙聖的地步時，人間的強凌弱寡暴寡之事自將仍不可避免，至少至少，類如「警匪血戰」之類「戰爭」當是絕不可免的。

不過，如果你希望的僅是「相對的和平」，僅是戰爭的規模及其頻率都愈來愈小的話，則「致力義戰」便正是如假包換的「和平之道」——只有在世人的正義感及「不惜犧牲去維護正義」「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的決心愈來愈強之時，換言之，不願侵略別人但也不肯輕易被人侵略的「堅持原則」的人愈來愈多之時，那「戰爭」即必會隨之反比例地愈來愈少，規模也必會愈來愈少（甚至小到僅有警匪零星駁火之類），因爲「窮兇極惡」的一個形容詞便是「肆無忌憚」，只要一有「忌憚」，真去考慮到任何侵略都必須付出代價，那便惡極有限，連一條蠢蠢無知的野狗，也懂得怕你手上的那塊石頭者也！

老鄧是二十年前在美國留學獲得有高級學位的人，現在在某大機構擔任高級職員，生活舒適，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最近他爲了他孩子在去年會考中，有一半以上的學科在五級以下，於是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先打電話和我拉關係，說他哥哥和我是同學，現在如何如何有急事。須要請教我，我雖然對他有些陌生，但在親情、鄉情的種種情況下，自然應許他到我家來談。某天老鄧和他的夫人來到我家，顯得至爲憂鬱緊張，隨而吞吞吐吐的說：

「白教授，打擾你了，真不好意思。我的哥哥××，和你在中學時是同學。你是在教育方面有着偉大貢獻的人。是青年的良師，父母們的明燈。我以工作關係，一直很少來看你，請不要見怪。所謂無事不登三寶殿。」

「我有兩個孩子，大的叫偉兒，小的叫從兒。我們一家生活簡單，除我們夫妻外，只有他們兄弟二人。偉兒已於去年便送他到加拿大去讀書了。他不用我們怎樣担心了。現在，留下的從兒却最使我感到頭痛和傷腦筋了。做父母的人對於子女的求學，若不給予公平的機會，或者有偏愛與偏惡，常易以留給子女間日後的不滿，和嚴重的歧見。所以，我暗地裏早就打算也給從兒送到外國去。可是，從兒自己不爭氣，他雖然在一九七一年完成了英中五的階段，但會考的成績大不理想。也就是說根據反映的成績，他非但不可能在香港循序進中文大學深造，到外國去留學，也有很大問題。按照一般的情形。英中五畢業後，要在同一名的考試中，有五科以上合格，其中必須包括中英兩科，再讀完中六，才有資格投考中文大學的入學試，和向外國大學申請學位。現在從兒在英中會考中，全部失敗了，等於剝奪了他求學上進的機會，你看應該怎樣辦。所謂「知子莫若父」。平情而論，他天資絕

教導孩子的學習態度

非低劣愚蠢，對於學科方面從小便感到興趣，常手不釋卷，聚精會神地學習，然而他還是失敗了，這是誰的責任？誰的過失？」

老鄧滔滔不絕地發表了上述的議論。但，我並沒有正面給他答覆，因爲「孩子是自己的好」，人類普遍的弱點，都自以爲自己所想所做的都是準確的。何況老鄧又是早期留學新大陸，獲過高級學位的人。而今位居某商行的高級職員，月入七八千元，生活舒適，看不起任何人。現在他有了問題，據他自己的描述，曾看過我寫的不少單行本，以及經常從好些雜誌讀過我寫的文章，在他心目中，還算瞧得起我。所以，我不能不小心應付他，最少也不能給他失望。於是，我認真地表示我的意見，我說：「鄧老兄，自然是最可愛，和最寶貴的。求學上進的道理，也正屬相同。望子成龍是人之常情，但不必勉強期求。否則，自己會感到失望，孩子也會覺得是一種精神虐待。我知道有一個張兒，父親是醫生、是大學教授，所以當他的孩子出世後，他便期望孩子，將來也習醫可以承繼他的衣鉢。因此，一開始便把張兒送到西人主持的幼稚園，受嚴格的管理教育，過刻板

的學習生活，整天讀書寫字，死記枯燥乏味的與人生社會脫節的事實名詞。死知識在他腦海中，誠然記得不少，但待人接物却表現得十分可笑可憐，尤其瘦弱矮小的身材望之令人駭怕。有時偶有客人到他家中，倒杯茶水會把熱水瓶、茶杯打翻。要他整理客廳，會越整越亂。他的父親目擊孩子如此的不成材，感到十分灰心，也恍然覺得兒童的教育，必

白志忠



須順應自然，依據個性志趣，未可施予成人的主觀願望，否則，真會畫虎不成反類狗。我們應在日常生活中，透過各種方式，使孩子意識理解到：「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的道理，以糾正其認為世界上的一切，都好似小說中銀幕上的談情說愛一樣容易的錯誤心理。相對地要明示、暗示以及運用孩子熟悉的陳老伯和四哥等，如何在顛沛流離中，如何在走投無路，受盡磨折的愁城裏，過着捱餓的悲慘日子，然而憑着他不屈不撓，愈挫愈奮的卓絕精神，不懈奮鬥，到了今天已是實至名歸，人們都對他讚美、敬佩了。這些有靈肉的內容題材，在進行教育兒童的過程中，具有重大的價值與意義。於此同時，要運用生動易解的詞彙，感人的句子，解說一些千古不易的成功真理。例如：愈有價值的成功，所需付的代價愈大。越是不朽的成就，遭遇的失敗越多。所以說：成功是辛勤的結果。天下絕無便宜的功成。明乎此，可知偶然的失敗，殊不必介懷。世界上一切成功者，莫不經過多次的失敗，依然能堅定不移，奮鬥不懈有以致之。

可惜，現在一般年輕人，多經不起失敗、挫折。有的自己未盡努力，抱着望天打卦的心情，去博取僥倖的成功。稍不如意，便怪責他人，或歸諸命運。失去信心，表現沮喪。而父母們迷於眼前事實，急切盼望孩子早日學成，可以減少負擔。於是，托親求戚，瞞着孩子的缺憾、漏洞。這樣的護短，是愚不可及的思想行爲。」

老鄧給我這一說，自然心知肚明，不再堅持他自己的意見，轉移到和我討論讀書的難易，和該如何教導孩子的態度了。他說：「有人說現在讀書，此之三十年前要難得多了。你覺得怎樣？如果是的話，父母們該以怎樣的方法態度去教導他們？」

「讀書原沒有什麼難易。所謂『難、易』完全決定在心理。『天下事有難易乎？爲之則難者亦易，不爲則易者亦難。』這是很具科學價值的話。讀書的道理，也是如此，能用心去學，難讀的書，亦容易理解、明白，牢記不忘。無心去讀的話，易讀的書，也將茫無所得，感到讀書的困難，甚至厭惡讀書，害怕讀書。

所謂「現在讀書比三十年前難多了」。不是說現在的書比三

十年前的書難讀得多。書的本身沒有多大的變更，所謂「困難」的是課程比從前多了，內容題材可能增加了一些分量。從前因爲課程少，內容比較簡單，所以應付較易。現在同時要習國文、英文，以及許多自然和社會科學的知識，所以從外表上看來要難一些了。

不過，一個善於讀書的人，絕不會感到課程多，內容繁雜，便有所擔心怕懼。通常年輕的人，都有一往無前的樂天觀，具有熾烈的求知慾，恨不得讀盡天下羣書的抱負。從前我國的哲人孔子、孟子、荀子，西方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非但是文學家，哲學家，同時也是政治家、教育家、藝術家。可見一個真正做學問工夫的人，是以讀書爲樂，以不讀書是一種損失。中小學的課程，都是基礎的工具知識，爲研究學問不可缺少的，一如農夫種田不能沒有耕牛、鋤頭、犁、耙一類的工具。

我們指導孩子讀書，切不可囿於世俗之見，存在着虛榮的觀念。在孩子未達入學年齡，便送上幼稚園、小學，去接受他智慧能力未能荷負的知識內容，以博取親朋的讚美爲上智、天才。須知這樣除易以影响、妨碍孩子身心的健康發展，更可能導致其害怕上學，產生厭惡讀書的心理。我曾經看見過不少孩子，父母熱望他成材成器，但孩子本身因不願上學、畏懼讀書，偷偷地把書本賣掉，整天在街上遊蕩，及其父母發覺的時候，已變成無可救藥的阿飛了。」

當我說話的時候，老鄧頻頻點頭，表示同意我的意見。繼而他又說：「教育孩子，該採取怎樣的方法與態度較爲妥當正確。」這是一個複雜的牽涉非常廣泛的問題，我沉思了一會，然後表示我的意見。教育應有原則、步驟、方法。做父母的人，到了孩子適宜入學的時候，對於學校的選擇不能不特別小心。在這十里洋場的都市，不知多少僞君子，和不知教育爲何物的人，利用辦學作爲發財的門檻，這些人運用一切的招徠術，騙取家長和學生，其目的在斂財，聘請廉價的黑市教師，敷衍應付，利用家長短視和錯誤的心理，以爲功課排得密密層層，使學生從早到晚沒

論孟與世界文化主流

李澤成教授講
黃穆仁筆記

孔孟之道，本諸天地之心，深植人生性情中，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無處而弗有其要義之存在，弗失其本心者，則無處而弗可體會之，不待探索，乃已見諸人生日用之中。

孔孟之書，均爲言簡意賅之文，或爲面對當世利病而發，則單舉其要義而已足；或爲立言垂教，則畧明條理，期爲百世可知。

「大成至聖先師」孔子嘗率徒周遊列國，皆弗見用，遂復返魯與門弟子習六藝、講六經。孔聖抱「述而不作」之旨，第爲排比整理，取便講說而已，非自爲撰者也。孔聖既歿，門弟子輯其講學論道之語，曰「論語」。

孔聖歿百餘載，有鄒人孟軻，私淑仲尼，作孟子七篇，於孔子仁說外，更爲義利之辨，主性善，法先王，倡民貴君輕之說。斯時楊朱墨翟之說盛行，駸駸有凌駕儒家之勢，孟子乃大聲疾呼以拒之。

古今以還，人類活動之方式多矣，社會變革之途程殊矣；然一索其源，則無一而非由於人類之保生、樂生、謀生意識之指揮而構成者；是故唯生意識者，乃人類活動之機樞，社會變革之關鍵，斯亦歷史進展之動力也。

世界文化可分五大主流，茲分別加以說明：

一、孔孟學說與中國文化

中國文化歷史悠久，溯自公元前二千六百六十二年，黃帝立國。黃帝爲軒轅氏，姓公孫（或云姬姓）。自神農氏衰，蚩尤至暴，與榆罔相攻，黃帝克蚩尤、平榆罔，邑於涿鹿之阿。以雲紀

官，乃推廣前世制作器用之意；命蒼頡制六書；握奇衍陣法；大槁作甲子；隸首定算數；伶倫造律呂，立占天之官，制器用之利；寧封爲陶正；赤將爲木正；揮作弓；夷牟作矢；共鼓化狐剝木爲舟，剡木爲楫，廣宮室，垂衣裳，興貨幣。其元妃西陵氏教民養蠶，以治繭絲。指南針之發明，航行貢獻至大。

歷唐虞三代，建樹尤多。周公制禮作樂，禮以節文，樂以導和，弗僅有助個人修養，國家體制、社會風俗咸賴以謹嚴肅穆，自是吾國文化輝煌以達於今。子曰：「郁郁乎文哉，吾以周。」信然！

孔子上承吾國固有文化之傳統，復以天縱之聖，集文化之大成，刪詩書、訂禮樂、贊易象、正名分、定人倫、主忠信、講仁愛，從「修、齊、治、平」之道，進而推究宇宙，故凡「宇宙內之事，皆吾分內事」，可謂本末兼賅，有體有用之學。惜大道不行，乃退於洙泗，教化三千，各有所成，顏回、曾參七十二子尤爲傑出，蔚然成風，遂開萬世不易之儒宗。其后孟子繼之，秉其浩然之氣，拒淫辭，闢邪說，黜功利，明王道，言必尊堯舜孔子，行必循仁義，主性善，力倡民權，反對專制。

孔孟學說先後輝映，奠定吾國文化之基礎。孔孟以後，迄今二千餘載，儒者仰承薪傳，一面堅持吾國固有文化之立場與發揚光大儒家之理想，一面融匯外來文化，所以不論佛教文化，回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乃至近代科學文明都能截長補短，取精用宏，大有「入我門來一笑迎」之概！

近百餘載，吾國遭受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文化夾擊，表面似覺消沈，然其潛力却在發揚，傳統之大同理想終有實現之一日。

二、佛教與印度文化

佛教始祖釋迦牟尼，生於公元前五百六十三年，天竺迦維羅衛國淨飯王之太子，本刹帝利種，棄家修道。印度自佛出生前，流行婆羅門教，分爲四大階級：（一）婆羅門，爲司儀階級，具至高權威，因祭禮被視爲萬能者；（二）刹帝利，爲國王與武士，乃貴族階級；（三）吠舍，爲農工商與平民；（四）首陀羅，爲被征服之奴隸與土著，過非人之生活。釋迦目擊社會階級不平等，心中無限感慨，乃親遊四城，目覩生、老、病、死現象，不禁油然而興悲憫之心。釋迦謂萬物皆本於理，精神不滅，人因覺悟可得佛果，又立平等之說，以爲民族不應分等級，是爲佛教。佛祖以普渡衆生爲己任，廣收門徒，以「苦」爲出發點，是以「四諦」以苦諦爲首，且以衆生之苦痛乃由慾念而來，所謂貪、瞋、癡、慢等罪孽皆因慾念所致，吾人若能斷絕飲食、男女、名利等慾念，而淨化其思想與言行，則不造因，自不生果，不入輪迴，永於不生不滅之涅槃淨境，斯乃「佛」也。吾人若非具超越之智慧與大慈大悲之精神暨廣大無邊之毅力，難達功德完滿之目的，是以佛教著重修。由於佛教爲印度文化中心，且遠播暹羅、緬甸、越南、高棉、寮國、錫蘭及東南亞諸國，中國與日本韓國亦受其重大影響，洵爲光芒四射，且具有最美麗之遠景！

印度立國已久，文化深厚，復受佛祖「慈悲」與「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犧牲自我普渡衆生之精神，故能亡後復興。佛教之功不可沒也！惜近千年來婆羅門教成爲印度國教，及後來傳入之回教鬥爭劇烈，演成印巴分裂之大遷徙，同時排除佛教至於無法立脚，不能兼容並蓄，致令哲學、倫理、科學、文藝以至政治制度，社會組織幾無不胎息其間，寧不令世人爲之長太息！

三、回教與阿刺伯文化

阿刺伯人善於營商，往來各國之間，東西文化因而交流，遂使阿刺伯文化深具良好基礎。公元七世紀，阿刺伯麥加人穆罕默

德以一介商賈公然創立新宗教，名爲伊斯蘭教，又名回教。教義擷取猶太教和基督教之優點而加以改進，以真神阿拉爲主代替神祇，既不像基督教化身贖罪，使人心存邀恩心理，冀望罪過得救；復不像佛教倡導「三世因果」使罪孽得以暫緩執行之猶豫；祇以「劍及履及」之快幹精神，創立一嚴肅主義之一神教也。故傳教時右執可蘭經，左持利劍，盡力弘教，視征服異教中人令之改宗爲本身莫大義務。穆罕默德死，門徒益擴勢力於國外，五十年間，披靡於中亞各地，而阿刺伯人所建之大食國，勢日以振，乃奪波斯東西貿易權而有之。

至於慷慨施捨，尤爲回教之特色。可蘭經：「樂園是爲慷慨施捨，抑制憤懣，寬恕別人者而準備。」真神阿拉厚愛和善之人，與孔子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及耶穌之「己之所欲施之於人」的精神相契合。回教教人孝親、恤孤、節儉（浪費者永遠爲魔鬼之兄弟）和戒酒諸美德也是難能而可貴。

阿刺伯人提倡科學，設天文台觀察天象。清真寺附設學校，講授科學知識，教人進德修業。科學之成就有天文學、物理學、化學、代數學。近今通行之阿刺伯數字乃爲回教文化之產物。醫學則有「天花論」。文學如「天方夜譚」乃世界名著。

四、基督教與西方文化

時維二十世紀，世人之意識咸以西方文化爲首，而西方文化則以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精神爲主。

近四百年來，各國建軍爭強，文化角逐，基督教與西方文化後來居上，佔優越之地位。古代希臘、羅馬之文化與精神因而重生於廢墟，形成歐洲文藝復興。繼而發現新大陸（美洲），乃至法國革命、美國獨立成功。嗣英國工業革命，世人思想驟改，摻縱原子能武器，且向太空發展，大有征服太空之勢。

近今世人多以基督教教義爲精神文明中心，其教義以爲「人皆有罪錯」，斯與佛教以爲「人皆有苦痛」乃殊途而同歸。基督教以「罪」之來源可分「本罪」與「原罪」。「本罪」乃個人

自作之罪孽；「原罪」乃祖先遺留之罪過。上帝憐恕世人，乃降世化身爲耶穌，受盡劫難，終被釘十字架，以其生命之血替世人贖罪。是以上帝愛世人而成爲救世主，信者得救！

西方文化深具優點，宜乎睥睨世界，俯領羣倫。惜乎深受資本主義之渲染，游離宗教範圍，政治雖以民主自由爲標榜，然囿於現實功利疇範，每因現實而向邪惡俯首，每因功利而放棄正義，是以釀成當前人類若干難題，苦無解決之方法，值得西方文化論者三省之！

五、共產主義與蘇俄文化

蘇俄面積遼廣，佔地球陸地六分之一，然缺出海港口，故與外地交通來往幾告隔絕，復且位於寒帶，不毛之地，出產稀少，乃構成文化落後之基本因素，始終保持「種族單一性」，墨守「部落之習俗」，以迄二十世紀初期，仍爲原始農業社會之國家。

溯自公元八百六十二年，蘇俄始有羅弗哥若政府建立。十世紀時，形式納希臘正教與東羅馬文化薰陶，然國內封建部落互爭雄長，仍具野蠻遺風。

時維公元一千二百三十八年，吾國元朝之拔都舉兵遠征攻之，破，乃臣服欽察汗。一八四零年始由莫斯科維宣布獨立，其苗裔邁爾克被推爲「沙皇」，國勢日強，然仍襲東羅馬傳統與蒙古典型。彼得大帝至尼古拉二世，暴虐無道，加深奴役百姓。一九零五年，日俄發生戰爭，蘇俄大敗，俄國革命因而爆發。一九一七年沙皇尼古拉遜位，乃組織聯合政府，列寧領導布爾希維克黨成立蘇維埃政府。嗣後共產主義蔓延，危害全球，爲世人唾罵。猶太人馬克斯所倡之論調似是而非，惟落後之國家民族如蘇俄等因其缺乏文化始爲所愚，接受而滋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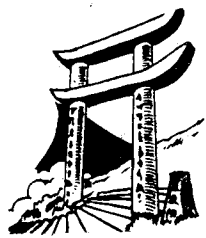
其實，物質之享用與滿足，非人生之至高理想，至要者乃爲精神之薰陶；宗教信仰、文化啓迪，務使人類產生崇高道德人生，宗教人生、藝術人生……斯乃眞善美之人生也。蘇俄文化側重物質，大巫小巫，卑不足道！

總之，本世紀世界文化乃由上列之五大主流匯合，有的互相配合而日益光大，有的互相衝突而自啓分化，形成兩次世界大戰，蘇俄共產主義乘機崛起，與西方文化相抗衡，彼此衝突，勢成水火。人類欲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然却日益接近，人類危機正是千鈞一髮，因濫用殺人武器，其威力之猛與毀滅性之大，人類危矣！

愛因斯坦曾謂：「若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世上一切生物因而毀滅，沃土頓成不毛之地，世人弗能立足因而罹難焉！」

羅素曾謂：「科學知識技能乃屬工具，本身絕無好歹之分，善用則爲善，反之爲惡。吾人欲和平共處，務須道德與科學並進始克實現；否則知識愈增則憂患益多，是以研究科學固屬重要，然如何運用始克造福人羣尤爲至要！斯乃人生哲學問題。人生於世應知分辨善與惡。」又謂：「西方文化之表徵爲科學，中國文化乃人生哲學。科學乃力量，然人生哲學乃主宰科學。力量之智慧。兩者並用乃可中西文化交流。交流匯合而成力量，既可消滅共產主義，亦可消除資本主義，進一步可維護世界和平。」

由斯觀之，中國文化實爲世界文化主流，孔聖之「世界大同」之理想更爲世人之至高理想境界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信以立己，義以制事，民無機詐，國無私謀，強不逞雄，弱不受屈，人皆和愛，暴亂弗興，國皆禮義，干戈不作。以孝報恩，老得其養；以慈爲懷，幼得其育；以恕處世，人得其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以勤勞勵享受；各節所用，各輸所餘，以仁惠救殘缺。科學公用，人才充足；貨暢其流，物盡其用；消費得滿足，人人有工作，以工作保障生活以生活管理行爲，使社會上無窮人，無閒人，無愚人，無壞人，直至廢止刑法；變政治爲文化，化制度爲習俗。人皆秉斯旨以自勵，世界乃得安和，臻於大同境界！此種「大同政治」之文化思想，是可以包容世界所有文化主流，可無疑義。深望諸君對於孔孟學說之本質——倫理、民主、科學之義蘊，能悉力「致其廣大，益盡其精微。」並以科學之整理作國粹之闡發，躬踐力行以個人立身準則，進而發揚中國固有文化爲復興國家而努力。



角板山旅居記

楊連偉

角板山，打從懂事的時候起，就會聽過大人們提及它，說此山風光明媚，景色奇佳。因而在幼小的心靈裏，就蘊存著一種希望，期待長大後能有機會暢遊此一北部素享盛名的風景區。皇天不負苦人心，想不到十年後的今天，不僅達到夢寐已久的宿願，並且因家父的遷調介壽國校而舉家卜居此山之下，成爲此地的一份子。

角板山，也許居住在台灣北部的民衆對它並不陌生，它位於桃園縣大漢溪石門水庫的上游，景色絢麗，從來即爲北部著名風景區之一。又因此山頗似角板，故取名爲「角板山」，今則易名爲復興鄉，隸屬桃園縣，爲桃縣風景「最」秀，面積「最」大，人口「最」少的一鄉。「三最」中以前者最負盛名，流風所及，凡到此的遊客無不有口皆碑，一致認爲北部最能引人入勝的風景區。提起小烏來，真是無人不曉，凡到過角板山的遊客，雖時間匆促，亦得抽空來此一遊。台北已有烏來，此地更引起人們的好奇。何謂小烏來呢？因該山中有一瀑布，頗似台北近郊的烏來瀑布，唯畧遜於烏來，故取名爲小烏來。它位於北段橫貫公路復興橋附近，由復興乘車約一刻鐘可達復興橋，再徒步而上，半小時即可達此。計由復興至此，往返只需一個半小時即可暢遊此地。且一路上還可飽享北段橫貫公路的勝景。北段橫貫公路通宜蘭，沿途山明水秀，兩旁山林迴繞，層層疊疊，襯托著路旁蜿蜒的淺溪，構成了一幅生動的圖畫。由復興橋到小烏來，則需沿山路而行，路頗寬，可容三人並行，近聞鄉長有意將此路闢爲大道，以便旅客可直接搭車抵此而毋需步行。足跡所至，林蔭蔽天，清爽異常。路的右側爲原始的深淵，左面則爲陟峻的山壁，山徑蜿蜒

其間，可稱奇觀。步行約三十分鐘後，即可看到一股巨大的泉源由山頂傾瀉而下，白浪滾滾，氣象非凡。其不遠處有一專供遊客眺望的涼亭，從此涼亭遠眺瀑布，立覺身入仙境，留連忘返。再走六、七分鐘，瀑布即呈現眼前，其上有一巨石呈橢圓形，直徑約十公尺，此一巨石在本省已屬罕見，而此石獨特處更令人嘆訝，何以呢？因此石雖巨，然與地面接觸處僅二平方公分光景，且此石位於斜岩之中，雖地震或千百人推它，亦仍巍然直聳，屹立不動。更令人感到奧妙處，乃此石竟恰位於瀑布之上，儼若瀑布之守護神，因此遠近遊客爭相共睹，咸認爲本省罕見怪石，亦有不遠千里專程看此一怪石者，風聲所及，提起怪石，愈談愈覺其神怪莫測，每天遊客爲爭看此怪石者，絡繹不絕，更爭相攝影或題名於其上。相傳此一怪石，約有千年歷史，迨近世始爲人所發現，到此爭相討論，此怪石遂成茶餘飯後人們交談的主題了。

復興鄉乃屬一交通管制區，凡欲進入山地的人，必須取得治安當局核准的「入山證」始得進入。因爲此山乃林木生產區，且常有要人居此。是故凡未持入山證的人，一律不得其門而入。此一措施，確也難倒許多入山人，常有遊客因未持入山證而望山興嘆！追根究底，入山證之用意，不外防止不肖之徒闖入，爲非作歹或盜林伐木的緣故。因此「入山證」雖大掃遊客之興，治安機關亦有不得已之苦衷。

角板山除小烏來值得一遊外，其他尚有幾處，亦是令遊客樂此忘返者。如復興亭，古色古香，建築雖談不上雄偉，倒也別出心裁，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亭下有石桌、石椅，供遊客乘涼、憩息，其位處濃蔭之下，清爽無比，登斯亭上，大有怡然自樂的

感覺。

長波吊橋，此一吊橋乃銜接復興與溪口、奎輝等鄰村之捷徑，長有五百公尺，走斯橋上，搖擺不定，而令人驚心動魄，有如置身陝西黃土高原的鐵索橋上。橋下乃大漢溪上游（大漢溪昔稱大溪，今改名大漢溪）碧藍的溪流，沉靜無波，宛如一潭泓水。橋的上面，有一亭名曰介壽亭，建築一如復興亭，惟不若復興亭大。從亭上遠眺，橋上、橋下風光一覽無遺，遠處的房舍與偶然駛來的小艇襯托着雲朵，更增加了此景的誘人，清風吹來，更覺如臨仙境。此情此景非身歷其境者無法品嘗。他如阿姆坪、百吉隧道、福興宮等，亦是離此不遠之名勝，尤以前者阿姆坪為然。阿姆坪乃一土語，其意指船渡地。因阿姆坪乃石門水庫所屬之一船渡地，每天總有熙熙攘攘的人在此渡船。此一船渡地風景尤為動人。在黃昏時，斜陽西沉，潭水浮影，湖畔青翠如濯，此景益生嫵媚，仰望碧藍天空，微風拂面，如置身化外，有怡情悅目的感覺。百吉隧道，則乃一沿山而鑿之山洞，全長約二百餘公尺，建築宏偉，堪稱一大工程。福興宮，建築壯麗，每天總有三五成群的善男信女在此膜拜，為此鄉唯一的廟宇，也是善男信女們唯一的精神寄托所在。

角板山雖佔桃縣面積的三分之一，然人口卻僅萬餘人，漢人與山胞各半，大抵是山胞居山地，漢人居平地。漢人以經商為主，山胞則大半以經營林木，香菇，果園為主。平地唯一人口聚集處乃是中正路一帶，小街上商店林立，有學校、郵局、衛生所、鄉公所、車站、分駐所等，儼若山中的小王國。此地居民自光復後百廢俱興，加以民性勤樸，故不論漢民、山胞生活均極富庶、安定，堪稱富庶之鄉。鄉內人民奉公守法，未有兇殺、盜竊、欺詐事件發生，人與人之間和睦相處，同舟共濟，安定富裕，身處此境，堪稱為今之世外桃源了。

此篇是寫實遊記，屈指計時，旅居角板山已有兩年光景，泰半住台北的我，對於它僅知道一點輪廓，因感於此之明秀佳景，述之聊表區區見聞，以作前往旅行之參考。

民、五九、二、於台北



木的自述

■ 鳥凡 ■

碧綠的天空，遠遠的飛來了幾朵白雲，無垠的原野。融成一片天然的畫圖。高山峻嶺之中，綠陰無際之處，那便是我們的家鄉。同儕之中渠然生得突聳高大；矮的小的四週都成陰翳密集的所在，我們的同類都將所有的地方站滿了。那比較矮小的把身子不斷的挺了挺，想爭取更多自己應得的陽光。希望藉陽光的養料增加自己的高大。有時大風一吹起，彼此枝葉互相磨擦，那知小的還小，大的自然轉秀。不久之後，我成爲一株大喬木，亦就很想轉換另一個環境，對原有開始討厭起來了。日日的期待我的理想實現。

有一日，人們在開始拔除我們的同類時，把我們推滾落下的小溪去，大批的搬扎起來，我在靜靜中嘲笑其它同類的哭泣，可能捨不得自己可愛的家鄉。可愛的同伴，我們天生來便一身好良材，纔有今日招致殺身之禍，可是我却很想到另一個世界去觀光一下，過着自在的生活，「自由」二字太嚮往了。

順着河流一批一批前進；由蜿蜒的小溪，轉到滔滔的江河，在飄蕩不定中向前，啊！原來世界是這麼的大。已經被幻想所陶醉了，當來到水連天，天連水的當兒，更加說不出的快慰，亦有難以形容的恐懼。

不久，黑雲不斷的相疊而來，繼續增加其密度，再過了不久，風開始疾吹，雲朵一塊塊的猛捲撲向前，我們的大隊中受到大浪的衝擊，搖擺不定，起伏如排山倒海，我們的同伴受不起風浪的鞭打，散失開來，各自的載浮載沉隨風逐浪的飄流，在不知不覺中，我被擱淺在沙灘上，皮已被海水和峻石削到一乾二淨，喘息不已，在未拔下的當兒，對「自由」二字用想像力去豐富它；如今反而乏味。



■ 浪 猛 胡 ■

須彌在妳的懷中生長——矗立汪洋，
鉅艦在妳的身上盪漾——迅來速往，
海鳥在妳的頭上飛翔——影波相接。

* 海洋啊！海洋妳！
* 日夜奔忙，

行健自強。

時間老不了妳，
空間少不掉妳。

在風和日暖的日子裏，

妳尚有一「無風三尺浪」的餘威！

假若是狂風暴雨的頃刻，

如會有山搖、地動、船翻的震懾！

* * *

海洋啊！海洋！

我羨慕妳的容忍，而——

更愛上妳的壯闊，

妳不擇細流，

終能成其大；

妳藏垢納污，

始能見其量。

南北東西風俗各異——

賴妳的溝通，

人類有了關係；

四海一家，

由妳開始。

民六十、六、廿四、于報恩居。

盪悠悠，
心依舊。

越過崎嶇坎坷與懸崖，

翻過高嶺山峯向前邁！

呀！

高處爽，

新處涼，

悠悠河面無波浪；

孤身單，

地爲娘，

看盡天下好風光。

* * *

河水悠悠！

您終日長流，

流不去的相思，

帶不走的情誼。

您越流越深，

越深越旺，

越旺越壯。

在這渺渺茫茫的人世上，

唯有您——代表真理；

唯有您——給予啓示。

不怨不尤的直流，

自強不息的奮鬥，

參天與地，

亘古如斯！

* * *

河水悠悠！

您的語聲，如哭如訴；

您的行踪，如葉飄零！

您有養育之德，使幼苗長成棟樑；

八、寄海洋

海洋啊！海洋！

天地誕生，

就有了妳。

妳與天地同其終始，

妳爲萬物作了先知。

潮汐有時，

變化不已！

九、河水悠悠

微風吹起漣漪，

歡笑飄上心頭。

您有震撼之威，使邪惡變成善良。

多少有情男女，

藉你結成：天上比翼，地下連理；

多少美麗山莊，

藉您譜成：動人的旋律，使沮喪轉

爲希望；

多少有思想、有魅力的人，

藉您完成：正氣的橋樑，凝結成復

興民族的力量。

民五十九、十一、十八、于自治齋。

十、水之讚

水啊！水啊！

妳默默的流着，

流過草原、鑽過沙漠、越過高山，

滙合壯闊的海洋，

流到中國的南疆！

*

*

*

水啊！水啊！妳——

無口能說，

無足能行，

無翅能飛。

藉賴光熱，你飛上天空飄過高山，

灑下淚水，滋潤了枯乾的人類；

利用衝力，你日行不息，把土塊踏

成泥漿，山石踢成蜂房，日積月累，

闢成道場；

大雨驟至，山洪暴發，妳瘋狂號叫，

聞者心跳，似天龍就縛，猛虎負傷！

*

水啊！水啊！

妳公平普及，

成全了多少生命的奇跡。

藏在海底的神蛟，

長在深山的巨木，

生在平地的小草。你——

慈悲量力，

始終如此。

小草淺嗜輒止，菇茵處處，大地一

片生機；

巨木幹大根粗，得你而有血氣，徘

徊在自然裏，頂天立地；

神蛟不畏山搖，不怕地動，在海底

之上，蒼天之下，縱橫東海、西洋、

南溟、北極。

*

*

*

水啊！水啊！

妳怒吼吧！

神蛟爲妳歌唱，

小草爲妳跳舞，

巨木爲妳共鳴！你——

嗚咽地送着日落！也——

歡躍地迎着日出！

願自己活在黑暗！

讓世上長放光明！

*

*

*

水啊！水啊！——你從

海底怒吼！

發自深省！

朝惕夕勵！

亘古如斯！

民六十、十、二十八夕，台北念本堂。

十一、松山寺的聲鐘

——寄呈 道安吾師

迤邐的坵嶺之傍，

茂密的叢林之中，

沃野的平原之上，

立着一座巍峨莊嚴的道場——松山寺

*

*

*

朝晨黃昏，

常聞到隱隱約約的鐘聲，

從那巨殿中傳出，

充滿在平原、林中、坵嶺。

*

*

*

我徘徊在寺門之外，

但聞其聲，

不見其形，

天地一片寧靜，

不知身在塵境！

*

*

*

好微妙的鐘聲呀！

您黎明夜晚、忘記苦難！

和祥送給人間，

自己作了春蠶；

自強不息，

法輪常轉。

（民、六一、一、二五台北）



佛敎書院詩課

蠶

枝爲房屋葉爲牀，不吃稻梁祇吃桑，吐盡千絲猶自縛，爲誰辛苦爲誰忙。

公園晚步

公園幽徑樂悠悠，鳥語聲聲叫不休，竹影掃階塵不動，已知月上柳梢頭。

祝佛祖降生

釋正因

炎炎火宅中。有情被困厄，西方誕聖人。法螺振象蹟。今逢佛生辰。我悔積罪債。生死何時了。放逸應深戒。

祝佛祖降生

慧基

昏昏身毒國。佛降救羣黎。悲願來濁世。象生得雲梯。黠暗宇宙界。光芒露端倪。灑將功德水。人間盡覺迷。

春遊

林大雲

携手春遊去。漫步綠草間。遍野杜鵑紅。嫩葉生滿山。烏兒枝頭叫。溪水聲潺潺。景色如詩畫。日落不知還。

春興

大地一片生氣。景色煥然一新。春光不應虛渡。一年之計此辰。

大廈嘆

韓堯森

廣廈連雲百萬間。爐峯寒士未開顏。空樓鼠輩爲巢穴。尺土千金住屋難。

述懷

許佩娟

獨倚欄干坐。春愁萬縷絲。明月來相伴。益復惹凝思。孤雁歸南巢。懇勤只悔遲。何當縫白袷。毋負踏青時。

述懷

梁國柱

花月談明艷。舞蝶偏樂羣。管它爭妍麗。世事誰慙勤。敵愾猶餘力。神州清濁分。自有凌霄氣。吐出掃殘雲。

春興

又見營巢燕子飛。枝頭綠萼露初晞。和風着稻輕飄雨。踏遍郊原緩步歸。

咏梅

何美賢

寒梅傲雪庭前種。冷月斜侵倍耐風。疏影翠枝階下映。暗香飄入畫堂中。

大會堂看花展

結伴觀花展。携得相機行。遊人如穿梭。衆口喊好評。栽培各異態。水影翠枝橫。船裏紫荊開。百合迎風展。萬花爭吐艷。香溢遠彌情。鏡光收不盡。聊以寄閒情。

小樓聽雨

岑詠芳

簾外秋風細雨潺。小樓深處獨憑欄。簷前寂寂無人過。靜聽芭蕉響兩間。

送友人

帶上行裝遠渡洋。羨君此去不尋常。鋼鵬展翅青霄外。馬達一聲最斷腸。

述懷

岑永庚

烈日沉西下。明月掛長空。我自獨徘徊。思似波濤洶。少日懷大志。排山氣壯虹。待向中原進。勒馬會羣雄。

梅花

寒月影婆娑。扶筇樹下過。餘香凝不散。孰似冷梅多。

敏智法師

敏於真理勇於行，智量無邊道量宏，法語諄諄揚正道，師懷普渡挽蒼生。

慧明精舍

慧見如來真實相，明觀諸法本源心，精通彼岸菩提道，舍却凡塵入定深。

弘法精舍

弘法精舍極清幽，蒲團合什可忘憂，堪笑世人爭寸土，紅魚青磬了煩愁。

妙法寺

妙法南移佔聖地，巍峩寺觀立雄風，蒼籐異草環階綠，聳翠層巒秀獨宗，生佛萬家沾法雨，莊嚴大殿化天工，無名作業入生死，靜聽禪鐘萬事空。

維多利亞公園遊記

佛教書院 韓堯森

金黃色的朝陽，宛如精明的法官，正在尋找風神和雨神，在幾日前肆虐萬物的證據，又像失職的人，努力補償過失，把他的體溫，大量地傳到人間，雖是殘冬的季節，大地溫暖如春，這天正是假期，因此，我坐上一輛東行的電車，它緩緩地把我送到久別的維園。

風雨洗去了維園側門垂柳的塵埃，露出那淡綠的新裝，長長的柳絲，彷彿垂在米黃和淺綠相間的草地上，就像一位清麗絕俗的美人，微風拂動柳絲，猶如向遊人揮動那對柔荑的手，又像少女正在撫摩着裙邊的寵物，非常溫柔。矮矮的萬壽菊，吐出金魚黃色的花朵，好像少女的百摺裙，亦有夾雜雜着青蔥可愛的花蕾，等待溫暖的南風，把它拂開，紅草構成的圖案，活像箭靶的紅心，很惹人憐愛，路邊的軟莖植物，攀附在鐵線網的周圍，它的葉子，把鐵網敷成一道綠油油的葉牆，更均勻分佈着幾個粉紅色的花球，好像是插花名家的傑作，在竹架上的炮仗花，花蕾一簇簇地掛在綠葉裏，就似微型的佛手瓜，不過顏色近似萬壽菊。熱帶的桄榔樹，雖然經過寒風冷雨的侵襲，依然筆直地生長，偶然發現半片咖啡色的葉子，就算是殘冬的象徵吧！水泥道旁的高大松樹，披着墨綠色的針葉衣，活像箭豬的箭毛，在那土丘的斜坡上，長滿密密的矮松，青翠可愛，好像是羅漢松樹，看園中的草木，就有四季如春的感覺，吸引極了。

行上土丘，從維園後望，避風塘邊的小泥路擴闊了，已可以雙線通車，但是維園彷彿像猴子給人切去了尾巴，失去一條帶狀的面積，避風塘縮得更少，各式艇隻麻麻密密地擠在一起，環境比徙置區更差，撞船比撞車的機會更大，宛如廣州的密殖魚塘，每立方尺就擠上廿多尾魚兒，每尾約五六兩重，太擠了。對開的海面，活像野馬馴養場，海水宛若一匹脫韁的野馬，在海床中來往奔馳，野馬的跑道給人填窄了，現在彷彿是一條巨魚的腸

子，吞吐船舶就如動物消化作用一樣，人們就像附在腸內的寄生蟲，吸取魚腸內的營養，風和浪都給巨魚擋着了，人們正在辛勤地為巨魚清理腸子，免除巨魚腸塞的痛苦。那條海旁大道，就是巨魚的主動脈，彎彎曲曲的飛橋，就是牠新長的血管，交通工具就是牠的血液，維園就是牠的心臟，牠的血液循環道徑，包括整個港島，眼球形的血管，就是企圖加強血液流動的能力，最重要是增加巨魚的活力。

最後人彷彿被巨魚心臟的收縮力擠了出來，回頭看那個活像鍾無艷的銅像，那就是維多利亞女王嗎？半青半黑的臉孔，就是被人遺忘的象徵，關於她的歷史，我也一時記不起來，不過，忘了也不要緊的。

一輪金閃閃的太陽，快要行到空中，彷彿法官將要升堂審判那些罪犯似的，好一副威嚴使人不敢仰視的面孔！

華岡佛教文化學報 徵求預約 廿年來佛教經書論文索引

一、本所為介紹現代從事佛學研究者之心得，特輯印華岡「佛教文化學報」一書。其執筆者，多現任中國文化學院之中外教授，及從事佛學研究之青年碩士。內容方面，分佛教思想與佛教藝術上下兩編，約十萬餘言。

二、本所應海內外從事佛學研究者之要求，特搜集自由中國二十年來出版之佛教經書論文索引，近六千餘種。研究佛學者手此一編，如欲尋求某項資料用作參考，可以按圖索驥，立時可得。然此二書之輯集，人物兩力耗費頗鉅，因此，敬請海內外大心之士，惠為預約，以促其成。出書後立時按址寄奉。

預約價：學報每冊四十元（原定價五十元）索引每冊四十元（原定價五十元）以上均以台幣計。

預約辦法：請利用「吉南亭戶、三三七〇」地址：台北市濟南路二段四四號、郵遞區號 100。將書款由附近郵局劃撥（姓名、地址、請用楷書、以免錯寄。）

預約期：自即日起至六十一年六月三十日截止。





某某學友法師：

在你編成內明第一期後，寄我一封信，同時亦收到航寄內明一冊。時我正是高血壓病復發，低血壓高達一二〇度，高血壓高達一八〇度。但不能繼續為內明寫稿，就是寫信給你，亦覺力不從心。因為終日頭暈暈的，根本不能閱讀和寫作。經月調理醫治，現在已稍好轉，不若過去那樣頭暈，堪以告慰！

內明的編排，大體是不錯的，學友初為佛教文化服務，能有這樣的表現，的確是難能可貴的，而你所花的時間和精神，可謂沒白費，很可為此繼續努力下去。

茲寄來講稿一篇，以供第三期用。不多說。此，順祝
編安
佛曆二五一六、五、十六日下午二時三刻
演培作禮

某某法師：

來信及內明雜誌皆已收到，請釋念。

內明水準很高，裝訂、紙張也很好，弟子醜作筆拙實不敢加入行列，蒙您慈悲鼓勵，當盡力寫些佛學心得投稿，上次您曾寄來一張小報紙，

上有您的大作，看了之後頗覺清涼，筆調新穎，博學廣聞，弟子甚覺慚愧自己的孤陋寡聞，「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不深入人間，無以度眾。願「內明」由您們熱心負責編輯之下，日愈出色和進步，帶來佛教的復興曙光。專此

敬頌
法喜充滿

台灣省立海洋學院

徐勤安頂禮

五月十五日

某某法師：

我在這裏受訓，將在八月初告一段落，回到原單位參予工作，而後，如果時間許可，我會儘量給您的「內明」寫稿，不過，提到「內明」我倒想向您提供一些參考的意見，如果您有權決定一個雜誌出刊的型態的話，不妨列為追求的方針，目前佛教雜誌的型態，一般都是十六開紙的，而編輯方面，似乎離不開前人的俗套，今日已經是科學的工業時代，如果您的雜誌想真的通俗於四眾弟子的話，那麼何不顧慮到，經濟的閱讀時間與攜帶方便的觀念上，出奇制勝呢？「內明」的封面設計很有創意，我想縮小為卅二開紙的話，勢必更有美感。在編輯方面，大可仿效「讀者文摘」，「綜合月刊」之類的特殊方法。

一個刊物的持久性，與雋永性的文章，其趣味和誘發是相當重要的，在滿谷滿坑的佛教文獻中，取材的來源，不慮匱乏，在編輯的技巧上，就有商榷的餘地了，大致上說，文字的通俗和易懂是一般要求的重點，如果將「內明」劃分為「經偈新註」，「禪門公案」，「頂天立地」，「古詩欣賞」，「科技要聞」，「高僧選錄」，「沙門笑譚」，「人間小故事」，「佛教新聞」……等類型上發揮，不失為明智的抉擇，當然，宗教性雜誌文章不一定要嚴肅得老氣橫秋，非處

處在板起臉孔說教不可，目前社交文章都是「寓意於教」的，您來過台灣，可曾欣賞過台視公司的「星期劇院」？它是相當成功的，它能使您在不知不覺中受宗教的感染，在劇情的過程中，緊緊地扣住您的心弦，到最後，才會發覺，「原來是基督教的……」我認為「內明」在經濟力量許可下，也可以改變前人的觀念，以趣味性，啟發性，雋永性為主幹，促其面目一新，為佛教招徠更大的宏效，您認為如何？當然，如果這份雜誌，只供沙門流通，不在對外傳教，那又另當別論了。

法安

祝

弟 國雄上於學寮

一九七二，五，十二

洗塵法師：

內明「發刊詞」為閣下大筆，一位李教授讀了說：「是不是你替他寫的？」「不！洗塵法師親筆。」「為什麼和你筆調一樣？」「由於我倆性格一致，所以成了筆墨之交。」李氏聽了笑着說：「洗塵法師一定請你作編輯。」「待見面再說吧！」

閣下云：「衆生的根性是千差萬別的，所以才用深淺齊備，老少咸宜，雅俗共賞的程度，」達到「內明」的目的。內明者，心不惑則外不迷。譬如行路，先是光照也！閣下根器甚利，故文筆清新，據台北市所接觸者，除道安法師品德、學問、能力外，閣下第二。道公與我至善，吾敬之如父母，禮之以「師」。

「內明」乙份與函一併寄「台北市南海路國立中央圖書館」，它可陳列、保管、摘目編出，該館與「內明」同其不朽。一期盼能多保留，待合訂本，分售、分寄大圖書館、大思想家。鸚鵡、鸚鵡、不如一鶚。衆生也看不懂學術，他們喜歡法會、唱唸、參觀，巧名不勝枚舉。所以斯等人

，在家、出家、皆是一「俗」。

那些湊熱鬧的信眾，大可不必在文字、思想、時間上同他們浪費。他們喜歡「名」、「利」、「位」的追求，寧肯自欺、欺佛、欺人，不願叫心受委屈，身受拘束。怪不得虛雲、太虛、弘一諸大師去後，再未有名法師出世。

閣下！我是受盡苦頭的學人，仍勸閣下：一、節省金錢，善用時光，友善知識；二、要有遠大的打算，續佛慧命；三、有胆識，有擔當，期與洗塵法師共勉！

胡信田敬覆

民六一，五，十一台北

信田居士：

承您過獎，愧不敢當。

衲逃難來港，瞬經二十餘年。初十年，在艱難困頓中度生活，貧無立錫之地，國家多難，教運不振，唯有默默地奮鬥、經營，期於新機運的來臨，經過十年的掙扎、苦幹、耕耘，艱辛備嘗，乃得信眾的支持，同道的擁護，開創一間內明中學。四年前，辱承僧伽聯合會諸董事推為會長，開始籌辦佛教大專——香港佛教書院。（附設大學預科，英文中學）目前，除繼續發展內明（中學）書院和香港佛教書院外，由香港政府津貼的英文書院在興建中。並擬建世界佛教招待所一座，以供各國佛教大德旅港棲身之所，工程之浩大，恐此生難竟其願矣。

今日的佛教，為迎合時代潮流，適應社會需要，務須從教育、文化、慈善三方面著手。藉教育之功，培養弘法人才，灌輸佛教思想，啓導人心，淨化社會；依文化的推動，傳播我佛偉大精神，宏博智海，續佛明燈至於永遠；興辦慈善，救濟貧困，使其滿足物質需要，進而給予永恆的安頓，邁向於菩提大道。

小 啓

一、上期「六祖衣法傳授的一些經過」，作者是胡信田，誤作「胡田信」。四十五頁「時賢詞錄」卜算子，風入松二首，作者係何敬祥，未予排入。謹此更正，並向作者致歉。

二、本期因稿擠，尚有演培法師的「從燈供養說到各自的心燈」；林傳芳居士的「畧述西藏史籍『教法史』」；寬如、寬榮二法師合撰的「佛說八大覺經講義」；姜渭水居士的「學禪室隨筆」；張無相居士的「我讀『南洋之旅』」等文，當於下期陸續刊出，統希作者諒察。

內明編輯部謹啓

內明雜誌社收支報告

一、收入

洗塵法師樂捐五〇〇〇・〇〇元

金山法師樂捐三〇〇〇・〇〇元

李海居士樂捐三〇・〇〇元

共八，〇三〇，〇〇元

二、支出

籌備費用一，一〇二・〇〇元

第一期印刷費二，五一九・九〇元

第一期郵寄費六一一・一〇元

第二期印刷費一，五四二・〇〇元

第二期郵寄費二五七・五五元

共六，〇三二・四五元

三、結存

除淨支存一，九九七・四五元

內明雜誌社謹啓

為實踐大乘菩薩道，就得深入社會，接觸羣眾；犧牲自我，成就他人。興建學校，創辦刊物是行菩薩道，弘揚佛教的基本工作。近十年來，廢寢忘食，除個人修持，閱讀經論而外，為教奔波，援引信眾，的確是消耗不少的時間和精神。但抱着自未得度先度人，利他即是自利的觀念，只要佛教得興隆，衆生得離苦，個人的犧牲應是有代價，有意義的。

時。為做（佛教）大事，已無暇酬廣大信眾。學問與事業是不能兼顧的，幾年來為興學、領眾，頗費苦心，而對研究一事近於荒廢。佛法的弘揚，需要多方面的合作。修持、學問，做事，人才濟濟，並能同心協力，為共同目標而精進不懈，佛教的復興，庶幾有望。希望居士發展智能，擁護佛法，共建人間淨土，理想世界，完成我們艱鉅的任務。順祝

衲洗塵合十
五月十五日



香港佛教領袖

出席世界佛教會

(本刊訊)世界佛教友誼會，第十屆大會，於五月廿三日在錫蘭召開，香港佛教會會長聯合會會長洗塵法師，護法委員潘永光，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覺光法師，常務董事茂蕊法師，佛教黃鳳翎中學校長孫寶元，一行五人，於五月廿一日下午三時，

會，於五月廿三日在錫蘭召開，香港佛教會會長聯合會會長洗塵法師，護法委員潘永光，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覺光法師，常務董事茂蕊法師，佛教黃鳳翎中學校長孫寶元，一行五人，於五月廿一日下午三時，



香港代表出席世界佛教大會

乘英國海外航機BA九四一號班機前往錫蘭，代表本港佛教兩大團體參加世佛大會。是日送行者有佛教僧伽聯合會董事智梵、金山、了知等法師，佛教書院、內明書院師生，以及佛聯會副會長黃允啟居士、董事大光、松泉、慈祥、愍生、慧明諸法師，黎時煖、周有、劉光漢、陳寬屏、黃義華、邱松基、陳瀚香、林黃慧明等居士數十人。聞僧聯會長洗塵法師，除出席世佛大會外，并將訪當地佛教團體，及延聘佛教書院佛學系教授，擬於廿六日始行返港云。

世界佛教大會閉幕

出席者廿三個國家

(本刊特訊)世界佛教友誼會第十屆大會於五月廿三日在錫蘭首都可倫坡召開，參加的國家有：澳洲、奧國、比利時、緬甸、柬埔寨、加拿大、錫蘭、中華民國(香港)、捷克、英國、芬蘭、西德、匈牙利、印度、日本、南韓、寮國、馬來西亞、蒙古、尼泊尔、荷蘭、孟加拉、菲律賓、錫金、星加坡、瑞典、泰國、美國、蘇聯、南越等三十三個國家，出席代表計有五十九個地區。中華民國代表：香港佛教僧伽會洗塵、潘永光。香港佛教會覺光、茂蕊、孫寶元。其他各國代表與觀察員共有三百多人。赴會代表比丘由錫蘭僧伽會招待，男女居士則由錫蘭政府招待。各國代表廿一日到達錫蘭可倫坡，廿二日上午九時簽到。

此次大會，因各國出席人數眾多，場面顯得異常殊勝。(各國比丘所着之海青顏色均不同，中華民國代表以黃色為主，日本則穿紅色，韓國及其他國家，大致以着灰色為主)在大會期間，各國代表聚會一堂，促進

大小乘佛教的交流。卅三個國家的佛教人士熱烈討論此次大會主題：「如何發揚佛教以導致世界和平」。大會已於廿七日圓滿閉幕。錫蘭佛教簡介：錫蘭的寺院有一萬多間，而寺裏面附設有學校的有兩百多間，學校課程分英文、錫文、巴利文，佛學、佛教文化、史、地、數學、經濟等，經文分梵文，巴利文、錫蘭文三種文字，此時的錫蘭佛教宗派有三：①Siam②Rananga③Anarpura

佛教聯合會

恭祝教主聖誕

(本刊訊)香港佛教書院，大專、大預及中學各部學生，年來皈依三寶者甚眾。該院為恭祝教主釋尊聖誕，於五月十九日(初七)日上午十時在二樓課室，舉行浴佛大典。浴佛典禮由校監洗塵法師主持，參加者有院長黃國芳，副院長白志忠，暨大專部各系教授，講師、職員、學生等，濟濟一堂，盛況空前。

又訊：香港佛教聯合會以農曆四月初八日為教主釋迦牟尼佛降世二五二六年的良辰，各大道場於是日分別舉行慶祝，該會特於五月廿一(初九)日上午十時半，在該會會所灣仔洛克道三三八號舉行浴佛典禮。參加者有會長覺光法師，副會長黃允啟居士，董事洗塵、大光、元果、茂蕊、永惺、了知、修慧、松泉、愍生、慈祥、繼航等，儀式莊嚴而隆重。禮成之後由該會分贈佛誕素點，歡喜而散。

華嚴法會圓滿

二百人受戒皈依

光明講堂 沿海放生

(本刊訊)跑馬地佛教光明講堂，舉行讀誦華嚴經大法會廿一天，本月十四日圓結。同時恭請壽治老和尚，敏智老和尚，聖一法師等，主持授菩薩戒、五戒、及三皈依。男女善信受戒一百三十人，皈依者五十人，並於十五日舉行放生，下午五時齊集灣仔碼頭，僱油麻地輪船一艘，五時半開行，沿海至香港仔放生云。

台灣東山寺

護國千佛大戒法會通告

- 一、時間：出家戒——自民國六十一年國曆十一月八日起至十二月九日(農曆十月三日至十一月四日)圓滿(卅二天)
- 在家戒——自民國六十一年國曆十二月三日起至同月九日(農曆十月廿八日至十一月四日)圓滿(七天)。
- 二、地點：屏東市勝利里忠孝路修德巷六號本寺。
- 三、報名時間及手續：自即日起至開戒前一天止。填寫報名表及附最近半身二寸相片三張，送交本寺傳戒辦事處即可(報名表函索即寄)。
- 四、報到日期：於傳戒前一天報到，並請攜帶海青，棉被及盥洗等日常用品
- 五、戒費：出家戒全部免費，並由本寺贈送三衣、具鉢。

在家戒費新台幣一百元，縵衣由本寺統一籌製，每件收工本費新台幣壹百五十元。

六、戒本：一律由本寺供給。

日本佛青年團

訪問內明書院

洗塵法師設宴歡迎

(本刊訊)日本佛教東本願寺青年團，為加強中日佛教信眾的聯繫思想的交流，增益國際社會的福祉，由團長星谷慶緣率團員五十餘人，於四月卅日早十時，訪問妙法寺內明書院。校監洗塵法師，領導僧伽會董事，佛教書院暨內明書院師生代表兩百人，舉行盛大歡迎。洗塵法師致歡迎詞，讀誦祝詞獻贈紀念品。接着日佛青年團長致謝，回敬禮物。之後，雙方佛教青年互贈紀念品，交換意見，促進彼此間的瞭解。三百人聚會一堂，洋溢着融洽、歡樂的氣氛。該團訪港，在近代佛教歷史上乃屬首次。洗塵法師為盡地主之誼，表示歡迎之盛意，特設宴款待，並陪領參觀港九佛教各地名勝。

慧明精舍佛學講座

講解諸佛降生要旨

(本刊訊)香港慧明精舍舉辦佛學講座，每逢週日下午三時至五時在大會堂九樓舉行。五月廿一日(四月初九，星期日)補祝教主聖誕，雲集緇素百餘人，濟濟一堂。先向佛像行禮，唱香讚，次由寬榮法師開示諸佛降生要旨，聽眾無不法喜充滿云。

佛教聯會暨數十佛團

舉行筏可上人追思法會

(本刊訊)香港佛教聯合會，於五月十四日上午十一時，在佛教黃鳳翔中學大禮堂舉行「筏可大和尚涅槃追思法會」。參加祭禮者有佛教聯會董事會，佛教僧伽聯合會，東蓮覺院董事會，佛教醫院委員會，及各大道場、寺院、蓮社、佛教各學校，共數千人，全體肅立誦經後，由佛聯會副會長黃允畋居士獻花，並恭讀大會追思文。

佛教寶覺分校

慶祝佛誕節

(本刊訊)香港新界洪水橋寶覺小學，於五月十九日由該校校長慧瑩法師領導全校員生一千多人，另有歷屆畢業校友和隣校的校長，在該校大禮堂舉行慶祝大典。先是集體禮佛，稱念教主聖號，環繞校園一週，從禮堂繞到荷花池，再回到禮堂而後浴佛。還有兒童表演、舞蹈、合唱、話劇及佛經朗誦等節目，情況隆重熱烈。會後學生及校友用茶點，教師們在清涼法苑用午齋，充滿着佛誕歡樂的氣氛。

香港佛教書院

接受學生申請入學

頃據香港佛教書院發言人稱，該院蒙教育當局之指導，社會人士之愛護，學生家長之信賴，得以迅速發展。中學部經教育司核准為三年補助中學。一九七二年度英中一年級新生，第一次(六月四日)及第二次(六月十一日)入學試限額已全部告滿，惟遠道

學生與家長，仍不斷函電請求給予投考者機會，茲經招生委員會議決，繼續接受申請，第三次入學試，定於七月二日舉行。同時，英中二、三、四及中五重讀生，亦開始接受申請報名，報名時間：每日上午九時起至下午五時止。報名手續，(一)持升中考試證或有效證件；(二)繳報名費二元；(三)繳二寸半身相片二張。至於大學預科(F.G.U. and F.G.U.)暨大學部佛學系，英國語文學系，中國文史學系，社會教育學系，工商管理學系，及哲學系，入學申請日期及手續將稍後公佈。

星期佛學班廿八開學 臨時參加者亦表歡迎

(本刊訊)三輪佛學社，佛教港澳會，法相學會，合辦之第十二屆星期佛學班，定五月廿八日早九時開學，由世佛學會梁隱齋主持，介紹各講師與學員相見隨時將該班之課程綱要講述，以作學習上之準備。報名如未接通知，或尚未去函報名，而有意參加者，屆時亦可上課，補辦登記手續。該班不收費用，對初研佛學者，莫大裨益，幸勿失此良機。開課後，一兩星期，仍可參加。因授課程用佛學十八講，可自行閱讀，追上功課。可請問講師，至為方便。因報名簡化，參加者勢必增加，可能額滿見遺云。

內明書院 歡 祝 校 慶

(本刊訊)新界妙法寺內明書院，四月廿五日舉行創校十周年紀念，同時亦為該院董事長兼校監洗塵法師六秩開三壽辰。特舉

行慶祝校慶及祝壽典禮，到賀嘉賓包括海內外諸山長老，護法居士，社會名流，教育先進，及學生家長數千人。

慶祝會由上午九時開始，由洗塵法師親臨禮台接受祝賀並致詞，隨後開始遊藝助興及以齋宴招待嘉賓，下午有音樂會，籃球友誼賽，電影，化裝表演，晚上傳燈遊行後，始盡歡而散。

天寧寺梵唄錄音製片 在港流通，歡迎請購

(本刊訊)由戒德法師演唱的天寧寺梵唄錄音製片經已出版，本片計有六集：一、戒定真香，爐香炸熱，唵阿目伽，嚴淨偈。二、香纜熱，寶鼎讚，唵嘛呢叭彌吽，起佛偈。三、讚禮西方，念佛功德，警眾偈，呼寶鼎，唵捺摩巴葛瓦帝。四、藥師讚，拜願，民國萬歲，回向偈。五、虔誠獻花香，吉祥咒偈，呼佛面。六、臨終助念(念阿彌陀佛)。以上全集定價港幣四十元。香港代銷處：香港衛城道廿三號妙法精舍。

新加坡華嚴精舍 「衛塞之夜」廿六晚舉行

(本刊新加坡訊)本邦直落古樓一七一號華嚴精舍主持廣義法師，為推動青年界對於佛教教主釋迦牟尼之思想宏願更能深一層的認識，故每年於衛塞節前夕舉行「衛塞之夜」，風格殊為別緻。今年已訂於五月廿六日(古曆四月十四日)星期五，晚七時舉行。以慶祝二五一六週年衛塞聖節。其所邀請之佛教青年團體，計有南洋大學佛教會、佛青年弘教法團、淨名佛學社、女子佛學院以及居士林青年部、法輪社等。其儀式及秩序

如下：

- ① 鳴鐘集會。② 全體肅立。③ 唱三寶歌。
- ④ 獻花。(廣義法師)。
- ⑤ 全體向佛前行最敬禮。(合掌三鞠躬)。
- ⑥ 朗誦巴利文經句。
- ⑦ 集體合誦大悲心陀羅尼，般若心經。(祈禱世界和平，本邦國運昌隆，人民安樂)。
- ⑧ 廣義法師致衛塞節獻詞。
- ⑨ 大會主席韓玉瑜小姐致詞。(前南洋大學佛學會主席)。
- ⑩ 德國比丘舍利弗致詞。
- ⑪ 演說：(高文顯居士及其他)。
- ⑫ 傳燈：(象徵佛光普照，傳持不息)。
- ⑬ 遊藝舞蹈：(女子佛學院同學)。
- ⑭ 抽幸福獎：(獎品由本精舍信徒報效)。
- ⑮ 自由茶會：(由本精舍報效招待)。
- ⑯ 禮成。

又訊：據南洋大學佛學會當事人籲請該會男女會員，屆時均請熱烈同往華嚴精舍參加是項富有意義之盛會。因目下南大正在放假期間，各同學無從一一邀請，屆時希自動前往同申慶祝云。

另該精舍并於古曆四月初八日舉行浴佛節，情況亦極熱烈云。

八打靈觀音亭福利會

慶祝佛陀誕辰

王其輝主持浴佛大典

(本刊吉隆坡訊)八打靈再也觀音亭福利會於五月廿日下午二時假該亭慶祝佛陀二五一六年誕辰，並恭請我國工藝研究及地方政府部長拿督王其輝主持浴佛大典。

是日參與其盛會王其輝部長伉儷，准拿督黃添水，宗聖法師，信悟法師及各嘉賓及男女居士並設盛大素宴招待，儀式簡單隆重，濟濟一堂，情況殊盛。

該亭福利會並於廿一日，由上午八時開始舉行佈施大會，前往首都各慈善機構頒發禮物予貧苦孤老不幸的人。

首由該亭福利會總務黃信昌致歡迎詞稱：
本亭福利會於今日慶祝佛陀二五二一六年誕辰，並舉行隆重浴佛禮，蒙王部長伉儷親臨主持盛會，及各界善信嘉賓光臨，實使本亭增光不少。兄弟謹代表本亭主持鏡龕法師暨本會全體董事向各位致萬分感謝。

本亭福利會自成立以來，今年已踏入第二個年頭，為遵循佛陀慈悲救世精神，本會每年乘佛教衛塞節循例舉辦佈施大會，并蒙社會各熱心人士，善男信女鼎力支持，慷慨捐贈，致使本會今年舉辦衛塞節佈施，得到非常美滿成績，計收到義款達四萬餘元，另大批食品及日用品等共分裝七百餘袋，訂於明日組團親赴本坡各老人院，孤兒院，盲人院及殘廢院等慰問，並分派禮物與紅包予七百餘位不幸者，也讓他們一齊同歡共渡佳節。

本會蒙各界熱心人士捐贈義款，除佈施外所剩餘之款項，將全部用作慈善福利用途，及通過本坡各華文報章捐助那些貧病孤寡和亟須救濟者。同時本人要在此強調兩點：

(一)本會所收到義款絕不用作一切經常開支，甚至一角錢郵票均由本會主席鏡龕法師負責報効。

(二)本會義款所有捐助不幸者，均不分其種族和宗教信仰，一視同仁。

最後兄弟代表本亭福利會祝福各位善信嘉賓，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繼邀請工藝研究及地方政府部長拿督王其輝致詞稱：照我國規定今天為佛祖誕辰，

而各地皆熱烈舉行慶祝儀式，貴會亦遵循佛陀慈悲救世精神，舉行慶祝並舉辦佈施大會。

拿督王其輝部長繼稱：我國政府雖然將回教列為國教，但其他宗教文化亦給予自由信仰與發展，這是我國對宗教文化作民主的措施。

他又說，貴會自成立迄今，便遵循慈悲救世濟貧的宗旨，給予我國不幸的人的協助不餘遺力，此種為喜最樂的精神是值得人民讚揚，這對社會福利事亦作出良好的貢獻，因此希望貴會永遠保持佛陀慈悲救世的精神，為我國貧苦不幸的人作出更多的貢獻與服務。

最後由副會長柯吉安致詞，及邀請名譽會長拿督王其輝部長頒發證書予對該會有貢獻的男女居士。是日的素宴係由該會正副主席鏡龕法師及柯吉安先生報効云。

八打靈觀音亭福利會 舉辦佈施大會

八百餘名孤老殘者受惠

(本刊吉隆坡訊)八打靈再也觀音亭福利會於五月廿一日舉辦佈施大會，是日到會董事非常踴躍，鏡龕法師、柯吉安伉儷、黃信昌伉儷、巫麗珍、拿汀盧鏡濂、拿汀胡詩敏、邱南洋伉儷、龍歷文伉儷、吳福潤伉儷、李聚貴伉儷、陳瑞蘭、李美玲、李菁菁、李翠翠、黃麗華、黃麗芳、鄭景良、呂碧雲、王晉敬、葉清方、羅全、許錦蓮、鍾傑明、伉儷、董銀娣、曾玉娥、洪允才、黃麗絲、陳惠芳、劉玉蘭、鄭梅櫻、曾運蓮、邱雯鳳

、邱文強、楊月玲、邱雯鈺、翁文禮、吳子鎬、陳佩雲、林妙森。

該佈施團由主席鏡龕法師領導各董事前往以下各慈善機關分派食品、日用品及紅包予八百餘位孤老殘疾者，每位領得一袋禮物，計有：麵一包、豆一罐、葡萄糖一包、面巾一條、香梘兩塊、牛奶一罐、塑膠用具一件、蛋糕一包、餅干一包、糖菓一包、茶菓一包、菓子鹽一包及紅包二元。茲將各慈善機關名稱及人數列下：梳邦蒙福孤兒院，一五一人，蒲種路清心社孤兒院一一八人。咖啡山安老院，四八人，十五碑盲人院，五十人，銀禧老婦院，一〇〇人。蕉賴十一碑殘廢院，一〇七人，安邦新村老人院四三人，濟世之家四四人。

八打靈痲孿兒童院一八〇人，華人接生院(三號樓產婦)六五人，安邦真善堂老人十二人，及三教會貧老三人。

除各人領得一份禮物外，並將剩餘食品分派另下列團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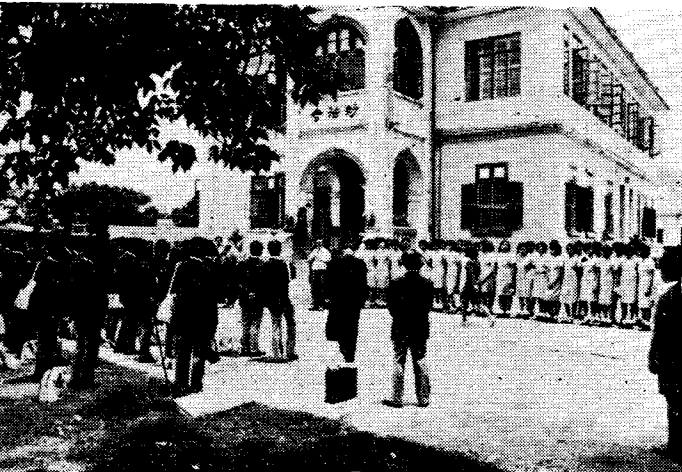
- 一、咖啡山安老院：麵粉四包、菜油一箱、白米一包、及醬油二十枝。
- 二、安邦老人院：白米一包、菜油半打、及醬油十枝。
- 三、銀禧老婦院：白米一包、醬油二十枝。
- 四、十五碑盲人院：白米一包、醬油十枝、及菜油半打。
- 五、清心社孤兒院：白米一包、菜油半打、醬油十枝及餅干兩桶。
- 六、蕉賴十一碑殘廢院，白米一包、麵粉兩包、餅兩桶、菜油半打及醬油十枝。
- 七、梳邦蒙福孤兒院：麵粉兩包、菜油一箱、醬油十枝及長袖白恤衫三件。



↑ 洗塵法師致歡迎詞

東本願寺佛教青年團年

內明書院



← 臨別依依——友誼永固



↑ 日本佛教青年團代表簽名留念

↓ 歡譔日本佛教青年團年——聚餐一角



→ 接受日本佛教青年團禮物



日本京都真宗大谷派
訪問妙法寺



↑ 洗塵法師贈名畫給日本佛教青年團



↑ 日本佛教青年團代表佛前獻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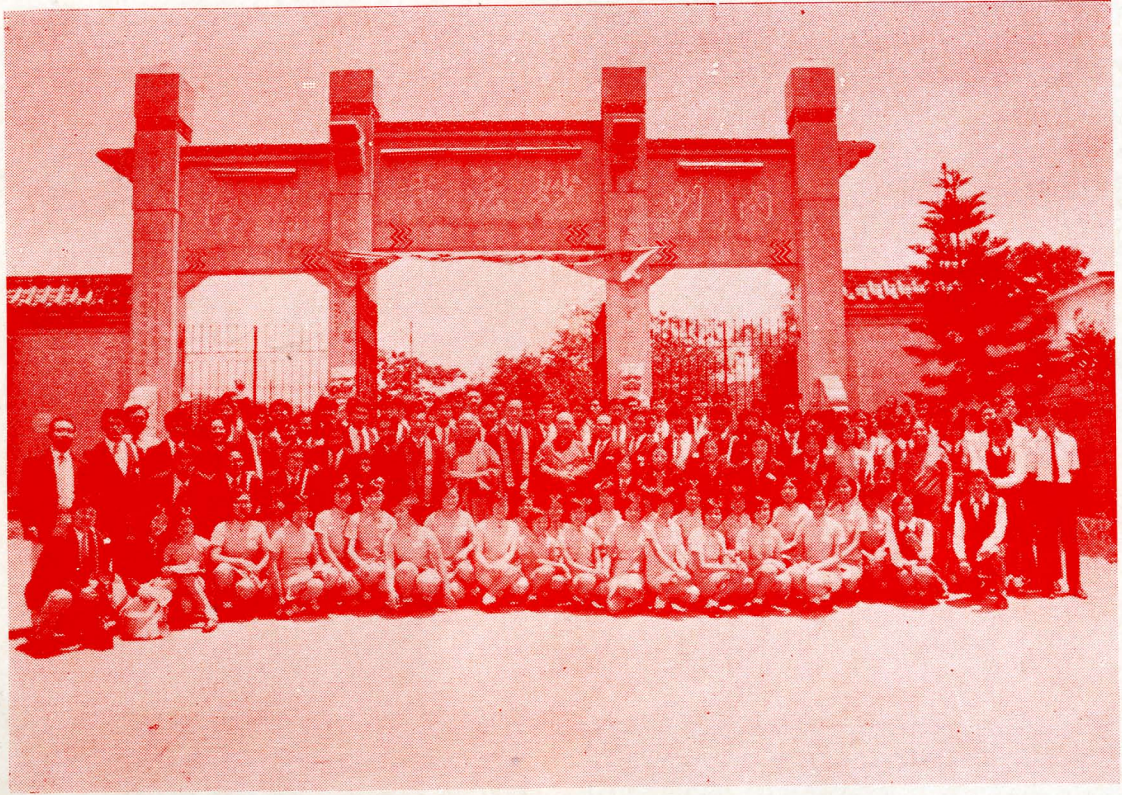
→ 日本佛教青年團長致詞

↓ 中日佛教青年五年紀念贈品



← 在大禮堂開座談會





影合者迎歡與院書明內寺法妙問訪團年青救佛本日